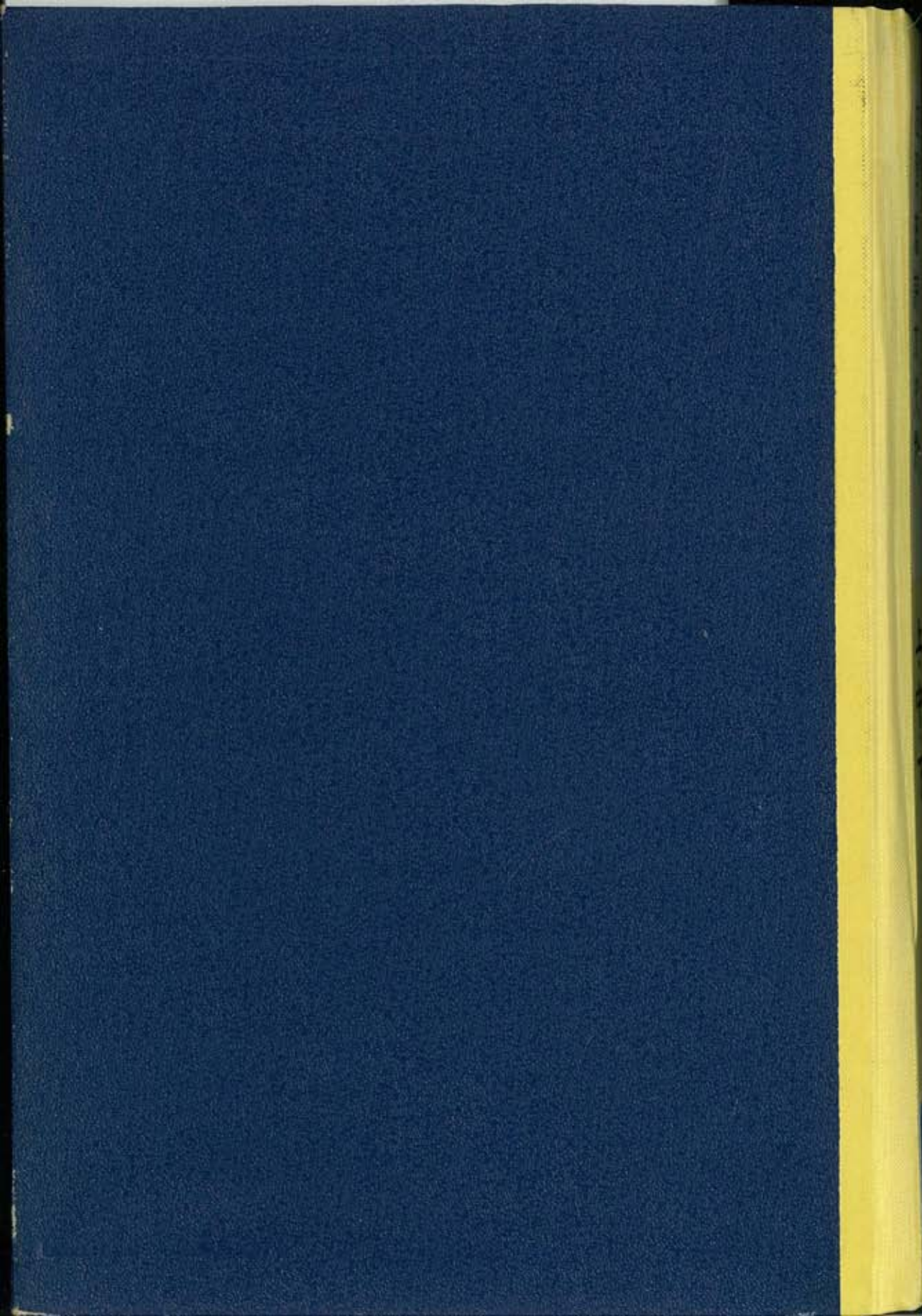






佐賀詩文史料

上



数量更正



44165

贈
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系山貞利氏



佐賀藩詩文史料

目錄

僧藏山

僧了然

僧天亨

僧大用

僧大洪微

僧閑室

僧是琢

洪雲海

鄭竹塢

僧天雲

石田一舟

柴山常名

武富繁齋

僧光巨

僧采山

僧月海

佐賀藩詩文史料

上

目錄

僧藏山

僧了然

僧天亨

僧大用

僧大洪徹

僧閑室

僧是琢

洪雲海

鄭竹塢

僧天雪

石田一昂

柴山常名

武富簾斎

僧光巨

僧梁山

僧月海

僧大潮

僧翠峰

実梅清長

玄梁公

長森以休

平本智雄

多久雄山

僧宏辨

岡竜洲

僧白庵

大塚義知

実松忠恒

横尾紫洋

長尾東郭

副島崑崙

河野悠齋

僧紫石

泰山公以上七卷
三十三人

石井雀山

古賀精里

高柳浦里

原田復初

古賀朝陽

古賀穀堂

中村嘉田

洪晋城

牟田口筠齋

井内南涯

枝吉南濠

湍野荷洲

草場佩川

吉村幹齋

大野梁村

鍋島鷺翁以上中卷
十七人

大園梅屋

福田東洛

永山二水

西鼓岳

忠宣公

武富圮南

古賀素堂

川副二水

枝吉神陽

富岡耿介

谷口藍田

草場船山

佐野雪津

副島蒼海

原田紫陽

久米易堂

以上七人

此外 = 本書 = 入ルベキ者アラシ余之ヲ知
ラ不後人之ヲ増補セヨ

(永池版)

書中年號

弘治	永祿	元龜	天正	文祿	慶長	元和	寬永
長享	延德	明應	文龜	永正	大永	享祿	天文
宝德	享德	康正	長祿	寬正	文正	應仁	文明
天授	弘和	元中	應永	正長	永享	嘉吉	文安
元弘	正慶	建武	延元	應永	正平	建德	文中
應長	正和	文保	元應	元亨	正中	嘉曆	元德
弘安	正應	永仁	正安	乾元	嘉元	德治	延慶
建長	康元	正嘉	正元	文應	弘長	文永	建治
天福	文曆	嘉禎	曆仁	延應	仁治	寬元	宝治

正保	慶安	承应	明曆	万治	寛文	延宝
天和	貞享	元禄	宝永	正徳	享保	元文
寛保	延享	寛延	宝曆	明和	安永	天明
寛政	享和	文化	文政	天保	弘化	嘉永
安政	万延	文久	元治	慶應	明治	

(永池版)

佐賀藩詩文史料 上

明治廿九年十月
二月中清書

糸山貞幹

編纂

失題

僧藏山君

郡名順空新謚圓鑑禪師佐賀
春日村高城寺開山延慶元

年死ス七十六歳當時竜造寺氏創業
ノ際此地未タ佐賀藩ト云ベカラスト
雖モ此詩姑ク此處ニ附ス以下姓名
住所生歿ノ身月等誤ル者カラン後
人之ヲ訂セ

山房風雨曉來晴、風葉飄零自接聲、夢破小窓空生
白、不須雞唱報天晴、明

肥陽信男後藤純明公
雄家ノ祖就子受菩薩

笑

戒法諱淨圓號月湖皆是予所命也因需號證

義堅拒不得獲作禪詩一章以系厥下云々

僧了然君○杵島郡武雄村

天宇雲收爽氣浮洞庭萬里碧波迷欲知物外好消
息七十二峯曲水流

晉大永年七龜集強圉大國獻星鳥仲流日了然

老衲書

失題

五十七年僧天亨君有實有權○龜造寺家公ノ弟佐賀郡川上村万壽寺佐
知反白○天文白○天青天

天文十七戊申孟春十六日以當寺付厩賢首

(永池版)

座仍唱伽陀一首訂萬歲長久之慶以奉寄新
長老者也珍重々々

僧大用君○佐賀郡嘉瀬村

開闢斯山十八一本年栽松栽竹結機縁孫枝兒一本

子葉定一本繁茂的々宗風傳億千

失題

僧大洪徹君○佐賀郡春日村玉杯寺ノ

勅門先闢大陽晨露々紫烟含瑞新早在靈梅蒙化
育玉林春促少林春

失題

僧開室君號元信三要三里三岳寺

主曾子足利學校校長老ト云フ德川氏ノ願向タリノ慶長十六十五歳死ス

萬事人間傀儡子、棚頭日々使吾狂言、非言是是何物、端的看來脫有無、

孔子家語

世際季運而學校教將廢也、維時成府家康公、于文于武、得其名、故興廢繼絕、為後學剡梓、文字數十萬、而賜予退為謝公之恩惠、初開家語、此書是聖人奧義、治世之要文、寔非小補也、刊字列盤中、則明本家

(永池版)

語以數本考正焉、或板行有訛謬、或文字有顛倒、以之加之、以余刪之、雖如此、有帝席鶴鶴誤者、必矣、只願待博雅君子、改制焉、謹跋、
慶長茅四竜集己亥仲夏吉辰、前學校三要野祢於城南伏見里書寫

七書

夫兵書古今雖多、諸家說凡以七書為樞機、孫子以兵書見闔廬、知孫子能用兵為將、破強楚、是孫子力也、吳越學書於曾子、事魯君、後事魏文侯、擊秦拔五城、所以吳起為將也、穰苴齊景公時、文能附衆、武能敵敵、景公聞為將尉繚、以天官時日決勝而已

三畧老人授子房書也是漢代平均基乎太公以文
武龜布豹大傳於文王武起周代八百餘歲者乎太宗
問李靖對曰先仁義後權譎可謂文武兼並也前
大將家康公以文安人以武威衆天下萬民咸歸服
雖周漢不能過忽隨公歎命記七書於梓以講直正
之畢矣予為令太平於後人跋其後也 慶長十一
龜集丙午初秋念又一日 紫陽閑室信叟書焉

水上山壽寺十境八節

僧是琢君征名明琳佐賀市桑長院ノ主

元年死六十八歲

(永池版)

月顧四方天地間一峯秀出碧孱顏東西南北極千
頃山遠深谿々遠山 劍閣

松龍般若又彈琴花駐騷人好引吟峻嶺惠峰樵徑
斷鳥色稀處碧雲深 惠峯

深々雙澗兩乾坤寒水浚然入別村左右逢源靈地
裡於中高處立宗門 雙澗

百尺石屏一段奇高懸瀑布落函池若令白也見斯
境合賦飛流直下詩 石屏

青霞嶺上白雲飛款款飄然茂翠微此嶂從來無別
業夕陽送盡待朝輝 青霞嶺

雪耶非雪白蓮峰自古山中十境宗不屬陰陽泥土
外四時一樣玉芙蓉白蓮峯

寬水從來碧玉泉深源流出起庖烟終朝盡夕課經
卷四向芭高市文前寬水石

左邊扶杖右邊石々徑參差履險危前後高低難進
步老僧八十忝來遲左手石

失題

洪雲海君

名浩然韓人十リ征韓役二

主二殉ス其
廢今二存ス

髫年漂泊日之東莊越吟邊歲歲窮蒼海洪恩無所

(永池版)

表寧趣明節許微衷

題牧童圖

鄭竹塢君

中一征韓役二依裔ト号ス韓人十リ
一今二存ス

牛放長堤欲暮天徃來青草飽溪邊牧童無事橫吹
笛興入前林綠樹烟

奉賀侍從公

盛公泰
携彈州直能公還国

聖祖神孫錦還鄉肥州草木總生光周家瓜瓞何須
美錫祚後今世々昌

泰嵩公像贊

日佐賀市竜泰寺
主寛永年間人

失題

中
 宣
 之
 兵
 三
 郎
 一
 夕
 神
 右

元禄六年死ス六十五歳ニ下田処士ト号ス藩主ノ伴読久

座
藤
社
吉
浦
神
社
村
鎮

人由
匠木
術工
ヲ之
以進
テト
蓮稱
池ス
侯陸
ニ奥
仕ノ

(永池版)

ノ天和二年死ス五十五歳其畜今ニ存ス

過橋空谷臨無地撐月竒峰直上天不識山雲溪水外先君即蓮池始祖直隴公心印有誰傳

紀事

一名咸亮字伯通一曰琴翁
一夕竹翁卜号文市郎右衛

門上以稱テス京師ニ脂學ス元商蒙ノ子學
斯ヲ以テ手用捨ト爲ル享保三年死

和州葛下郡布施鄉今市村有孝子婦名伊麻第号
長兵衛幼弱喪萱堂值繼母、、共而不慈然二子
篤孝也繼母生子而後弥憎先子夙夜不懈恭敬益

博矣、后继母倡夫率子遺先子而往住于撫州大坂
既又率子棄夫離去二孝子聞之悲便行迎父而遣
。然婦寡婦無力弟業於桶匠窮殊甚不足供衣食極
力營辦相共議分朔望之先後而養之也寬文十一
年辛未之夏其鄉有疫疾老父嬰此而不思飲食品
品進味不寧食父病間曰若^有鯽魚欲食之也故盡慮
尋覓而水遠山長茫然失志其夜及深更瓶水有邑
不止伊麻不堪眠起而視之鯽魚躍于瓶中喜之無
量視之後瓶水靜而無邑翌日供膳為老父一嘗之
則病忽愈隣里親族驚嘆皆言是平生之孝心天感

之所致也乞其餒餘而食者悉莫不快復者也貞亨
五年戊辰夏江府人芭蕉庵挑青壁絳和州之神社
佛閣時聞此孝子而絳謁去至於京師語當時有能
書之名雲竹：：聽之而感嘆共沾巾言曰想夫本
邦雖不乏孝子然有天感者止養老孝子也中華如
姜詩之泉魚王祥之雙鯉黃雀是其去世遠今當澆
季有伊麻之鯽魚天神地祇之所感古今無異所謂
至誠無息樂矣哉云：余自去秋學于洛周旋於同
志之家聞之今茲仲春適于和州而訪問其宅鄉黨
咸稱之喜告也始所聞之行實无毫遠矣其為人溫

和淳直也故容貌辭氣之間一對之則孰有不榮孝
心者耶吾今往而秣謁幸事也壁間有一長幅看之
則雲竹所書之孝狀也因而寫之懷之歸也歛後孝
子來于洛陽問余之僑居裔所織之本綿而謝其
情亦厚哉嗚呼其仁而且知禮寔為人子者之龜鑑
也是故裁所送之綿幅摘雲竹所紀之梗概復合余
所聽面晤之言而書應慕孝人者之需也豈遑愧不
文之拙唯在欲擴孝子耳元祿二年己巳冬黃鐘朔
旦把筆于鳶飛魚躍軒大室村人武富咸亮

（卷之五）
永五年仲秋仲丁奉祝肥州小城郡多久邑

（永池版）

東原庠舍之新築

恭惟夫子生民以來出類拔萃之聖也天相斯文而
為文教之宗其道亘古今亮天下是故智愚賢小肖
咸莫漏乎其數使由之使知之而人之不近於禽獸
者夫子之德沢也然其道行乎世待其人而後行也
其故何哉盖有知聖恩厚好學者則補相其道也維
所以貴有賢知者也爰有肥陽嘉府城宰官多久茂
文公尊崇夫子往身構聖祠於宅舍之東而秣於朔
望祀於春秋亦所以欲亮本然之善也加之推而為
臣民建庠序于寧地便東原庠舍是也其教授令儒

臣河浪恒講解經傳以教育學徒兼習六藝也猗興
矣大哉復為世教新欲築文廟而斬山斥地碎嵒塞
谿惟見義勇為而不惜財物菲飲食惡衣服致美於
鳳檐竟楣經始乎壬酉之勾芒落成乎戊子之壽星
尊像之巍：龕櫝之煌：其類希也使掌祭儀鎮聖
址於前夜而奉安陳遵豆於翌晨以繁享矣八音克
諧神人呂和三獻均奠多士以肅贊復位而唱祀畢
此是茂文公好學信道之功驗莫大之盛舉也僕竊
按仍曰貫潤飾人之漸所易也創業垂統人之最所
難也然此大哉濬者其志可勝言乎此亦有陳善之

良臣衆多而義順其美補助其志也有孟子言上有
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信哉此言也夫人之在世也
幸慶之其品雖不同謂其最上則莫幸知乎仁義之
德莫慶合於君臣之道也由是舉觀之則其家亦馨
愈修已而德崇治人而業廣則唯家齊而天祿永持
而已哉蓋國治而万祥五歲矣猗興盛哉礼樂之興
起上丁親祭於国学中丁祭祀庠舍其間日行於宅舍
矣寔是非天地昌會之運曷如斯乎自今有家德輝
人之欣怡如雲霧晴而嘯月冰雪消而翫花欽僕之
園生亦豈幸免而已耶值此盛時而其喜夜以不寐

也且茂文公不措僕之拙永當商量堂殿之準規階
壇之彫刺也僕感服其皇志而不獲辭因画以殘其
司其既聞土木成而肇裡而趨進恭拜新廟奕、觀
礼容肅：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是故弗得默叨綴
俚詞亦獻微物以聊表束脩之礼意仰冀垂照監
後學武富咸亮頓首百拜

樂樂詩

吾常好樂樂所樂無害哉樂天四時好樂地万物備
樂人有樂行樂已能樂事此數^樂之外更樂微：醉
雲從竟

(永池版)

此絃蕤大納言某公、令琴工神田近江作之最雅韵
也、余彈弄之數十年、為輔仁之友、知有一唱三嘆之
和、而游於藝之益矣、易云、同嗇相应、月氣相求、水流
温、火就燥、雲從竟、瓦從命、此之謂歟、旧号虛雁、今修
復而名雲竟、与鳴門絃為雌雄、永可愛玩、因以記焉、
室永丁亥仲冬吉旦

無塵玄鑑居士

口大友親秀碑

僧光巨君

中名明幢佐賀郡春日村高城寺、主俊黄藥派トナリ藤津郡古板村普明寺、人十、寛文年間、

身是空花、心亦青、怨讐何處更相締、应須磨滅英雄

劍武斷百年泉下迷

苔清水日記

僧梁山君

名宗佐賀市慶雲院ノ造西
賀市福泉庵ノ主夕リ享保
十二年死ス七十六歳

元禄二年二月廿七日、晴猶醉、馬中風起、藝州親之

居士來問西行之庵、山人出迎、曰好來、信士入

來、礼上人像、呈短和歌謗曰之二首二句、更就山人

需語、卒書山吟興之、卓錫水之阿長吟、煨芋歌、饗

實無此物映潤有櫻花、未時拽藜望東澗、間左
右皆櫻

樹山櫻生色倍于昨日、申時醍醐住夢三老人登峰、

(永池版)

詠和歌二首、短和歌一首

連哥
自序曰、逢西行五百

年之春、山人曰世道未盈於五百之數、胡為有斯言

哉、夢三曰京師東山雙林寺西行碑碣、石塔
寺主追奠

上人五百遠忌、日當春中十六、長雅老長考弟子長
考師貞德

是京師街中著名歌士既以和歌奠上人某夢

三也、同加其勝筵、勢州亦聞斯奠、山人曰嗟呼時哉

京師奠之、闔國奠之也、豈論盈不盈于其中乎、山人

今春居故基、可謂希遇也、夢三亦點首而去

三月廿四日、檐雨滴瀝、草房幽寥、又賦山吟、山舍

兩微、山鳥吟未秋、先覺氣蕭森、浮誇葩蘼、非吾事得

趣謾書此日心 禽吟不限吟吟去樂迷森烟殘香
半線淡靜似吾心 出奇畫策、森、爭似林間任
意吟兩裡綠陰青轉好此中灰尽立功心 朱晦庵
指卧菴先生曰忠義功名乾坤惟一人而已是實錄
也予是緇流雖然怎麼平日慕先生品藻 線雲尚
凝翠已時露生申時覺無賴隱露窓而長嘯曰此生
有什麼因由喫閑之太哉 者個也是
山人之趣 觀身恰似峰頂
一片雲吐

四月廿五日好晴茲值慈母七之忌親舅宗秀子
尽情奠溪菜更有那一物微嘗固極又擬反哺直行

(永池版)

清水湄以沒底碗盛此岩間水供老慈前伏尚饗之
吁此水也原非出於愛河之流非混於濁淫之波自
已胸中流出来迺天迺地終無濁土鑑此水儻來得
照鑑則換濁為清長有淨子掬那泉幾去看瀏漫則
止哀復常古之今之清哉淨哉更尚饗之 猷水偈
此岩間水揚江難比湛碧碗中聊答大庇 酉時
下雨二更風起如驚濤拍海岸竟夜不輟
五月廿八日今日又雨露柱子告山人曰噫人間万
事量力隨宜樂為佳倘嫌瘦馬瘦驢強索檀溪截流
駒一生恐無馬騎一把薪為幸得一掬水為幸足則

朝市雲林隨緣放蕩恣是自適之地也上求苦口庵
主幸納之山人諾曰感謝時起予者其惟先生乎
呈先生茅庵雖漏未需頭茗粥味疎喫得休君
是臥菴岡上世叮嚀言勝錦囊謀

自贊

僧月海君

山常名昭一子佐賀郡巨勢村

竜津寺

化霖君ノ弟子ナリ大湖君ニ於

法兄

タリ後京師ニ寓シ茶湯ヲ賣

ヲ以テ業トス世人依テ賣茶翁

ト稱ス室晉トス三年死ス八十九歳

吐這瞎漢、謾打風顛、早歲入親事、師參禪、百城烟水、
遠探要津、熱渴痛棒、掌苦喫辛、歷尽雪霜、自赦不了、

(永油版)

顛預面皮、懣懣多少、老來安分、為賣茶翁、乞錢博飯、
樂在其中、煮通天澗、鬻後目花、若人論味、薑口蹉過、
因憶昔年、王太傅、依然千古、少知音

髭鬚照室、疎髮擊鬆、疲杖扶老、雀毫蔽容、具盤荷盃、
獨步治東、賣茶生計、足養衰躬、非儒非親、又非道、一
箇風顛瞎禿翁、

箇賣茶漢、籃裡維何、無底椀子、聾縣茶籠、為糊一口、
賣弄諸方、用力是大、得錢却微、箇擔板出

夢幻生涯、夢幻居了、知化絕親、疎貧索、万衆猶無、
足退步一瓢、還有餘無事、心頭情自寂、無心事上境

都如吾僑苟得休斯意廓落胸裡日太虛

偶成

警少年禪流
做余茶亭

太傳面前翫却去、千年旧案舉來新、
腕頭無力全抹起、漫叫煎茶莫失真、

題錢筒

隨處開茶店一鍾是一錢、生涯唯箇裡飢飽任天煎、

又

煎茶日、起松風、醒覺人間仙路通、
要識廬全真妙旨、傾囊先入箇錢筒、

失題

(永池版)

揚

方外閑游趣不群、銚中一味世相分、
茶帘揭出清風

幟、仙窠題成爐上文、鼎熟檻泉浴東水、
盤香佳種海

西雲、老眉荷去紉林下、
都京歲却價錢賣典君、

幽居

僧大潮君

又名元皓字月支一魯寮
主藩主ノ今二佐賀郡巨勢村竜津寺ノ

寺ヲ再興シ其主タリ又藩主ノ伴讀

タリ明和六年死ス
九十三年

策者不知厭、窮者不堪憂、
日是生死徒、共歸一荒丘、

安心法如是、寧用為身謀、
比來愛嘉遁、種桂山之迷、

時就白雲蔭、或依明月秋、
山禽啼樹杪、蔓草麻啣、

樵童偶此過竹邊放犢畝歸路吹橫笛餘響滿岳湫
自當養懶癖何苦問貴游

感秋

南海秋風起北山夜雨來芭蕉心緒乱不但望御臺

初夏遊莊分韻

迷栖誰為問宛在水之濱花落仙源遠風來禪榻薰
紗窗移竹日茶鼎起松雲黃龍不吾老春歌尚可聞

七夕值雨爽然成章

一雨林亭樹色生香爐枕席並餘清
寒雲歛傘梧桐落爽氣穿簾熠燿行
天上雙星今夜合人間孤客幾

秋情、南方未作登樓賦、長笛誰吹折柳芭、

秋日寄懷勸修上人

高僧遁跡信中山翠靄重々秋色閑世上紅塵都不
染更懸明月照禪關

復三宅親闡儒宗書

辱惠書申以送序予已卜明日發行以予畱滯十年
而交游之雅有在也諸君子頗有來訣者匆匆不遑
筆研不即裁答多罪哉使旋客散後披讀之足下之
文大進予聞足下近請岡援之學華音童習白粉今
而得洗其鴟而窺韓柳之門墻華音之果有益哉可

以欣慶祇及味其旨意則怪足下何以有此言也足下豈失心邪夫足下學孔孟之道者非邪孔孟之道交際之際信札莫尚焉足下之言悖礼害信足下何以至於此極也送序所謂釋氏以遠離城市為教為潮者亦當遠栖寥處於遙陬窮山之中獨善以終其身是我傷伽梵之道非汝俗士之所能興加者則將何責焉至於曰求售其技曰請言以壯其行及此我於藩外之民抵排華音若有所嘲弄者狀則何悖礼害信之如此也予游寓此都：：學士大夫多請學華音者雖是世法為慈心故隨緣教之未嘗求售是

世人所知也及足下請學乃約俾為弟子昨言在耳足下能欺天哉頃造足下別足下欲贈以言我未嘗開口請之夫儒者所為礼者所以揚人之善成人之美務善其交際以使有榮耀者非邪佞使予求售其技清足下贈言足下務相佞借掄揚而令人謂潮得足下名譽益長者豈非好礼之益乎不尔何以贈言為况予未嘗求售技清贈言乎贈言而嘲弄之為者非悖礼而何匿其所言矯其所不言務以自務而張飾名高者信礼謂之何吾聞孔孟之道則不然也昔者孔子學礼於老聃：：者朱熹輩所謂異端者也

然孔子說禮每必稱老聃及其別也有猶童之嘆未嘗出一言抵排之儒者之道固然也足下為儒異於孔孟藩外之道豈不足為道邪蓋亦世所稱山嶠柯者道耳我聞柯始學親已而棄親學儒已而又棄儒學巫祝淺見生者師事柯而終信之足下亦師事生而終歸木氏子始以為傳者妄也以今觀之亦似不妄者夫儒者之道禮莫尚焉故足下之悖禮者過矣我時乎禮法之外者也雖然以子足下有一日之雅也一片慈心勃發不可以遏觀縷一紙留之足下、辱荷天祿顯為朝士悔過改非修禮完信以永終

令譽哉六月二十日昧署始審足下之名有犯國諱上犯其字下犯其義足下為朝士有是不違衆喙所不容者其過改焉亦為一片慈心哉不能已已余又嚮擬留言於足下既成未淨字也逼發故以稿寄

贈儒士觀瀾序

余少乃知有無上天人師之道遂棄儒入道、既得周游乎天下名山大川懌如也然吾道非語言文字之所能得昔佛世尊脫金輪宝位中夜以跏趺徧為一切人天及六道群品故以大願心務修苦行遂成無上道也則興為人天師是以初自鹿苑終至拔提

河橫決、豎說、以大饒益萬世鳴乎、亦崇矣、然世尊垂
其慈說、道無已、而又說之元海藏、郁、也、則豈惟儒
是文、是知楞嚴雖摩、則文之奇而神者、古以為在六
經上、不獨道之無上已也、雖然、吾之所謂豈文之謂、
夫文者言之跡、之似乎本邪、然似者之於本末、始不
辨矣、是其不立文字者、非邪、昔佛世尊在靈山乎、拈
花示衆、而人天皆悟然矣、而獨以大迦葉之微笑、乃
喲云、然所稱喲、豈世尊蓋亦自得焉、乃世尊之所以
印者尔、海藏難可能跡矣、夫而後道傳自迦葉以至
達磨、西來大行中華、暨吾之邦域、乃吾得焉者、

幾載矣、夫漢朝夢金人而後、諸法師以訖行者、千餘
年、然是特跡焉尔耳、於乎跡未外焉、而以此足悉我
邪、雖然、能得者、得本跡之何損、若是則文猶道也、道
猶文也、余亦以此首倡者、意在斯乎、而文字立、不立
在我而已矣、余又奚言、余少時意竊謂、今之業文字
者、未脫顛倒支離之謬、蓋因說之所以襲邪、抑不思
之使然邪、今不業文字、乃已、今而業文字、何不脫謬
余是以始教中華音意、乃以文欲增吾道之耀于光
明者、無他人、天稱為師、而道之無上也、日者余之來
東都也、則士大夫及儒生靡然、從余學焉、然余識於

華音自若者寧不嫌乎已自謂人之不我知非獨今也古之猶病其如斯夫而都下有三宅觀瀾者肇因廣汎与余善云者以請學華音余聞之亦猶自若始不肯应已而又請余乃敏焉則使其子學已則為不學者而聽焉是余之向弗教者為是故最後觀瀾謁余於越桂洲席則曰師胡為乎不來也余应之曰以汝不嗜耳与其以不嗜接我歸休已儒則於我乎何有觀瀾後學於岡玉成、吾崎国先生之門人而故与余善者於是余喜謂瀾有若不自足者願乃陽避而陰習之邪夫習焉者豈有所益故邪而今而後

(永池版)

瀾所為如見有脫愉快哉今年余將西歸乃以余所得無上天人師之道留之言是余之所以自若者是余贈言者甫享保丁酉二年六月十九日釋元皓稿

肥前杵島郡須古豐前坊祠神門銘並序

惟吾神明之國、典籍所載、上自天七地五、而下其謂之某山之神者不可枚舉、亦猶佛教多神、彼所稱風神雨神山神樹神海神河神、迺此謂英彦竹臺愛宕榮術鞍馬僧正金毘羅妙義之類皆是也、夫神者妙應無邊者也、而本跡深奧、非智慧微淺之所能測也、蓋梵釋天王、若羅漢諸聖、欲護正法、久住世間、降跡

於名山大澤之區威靈顯赫保國安民賜福除災奔走其邑里父老及男弟子弟馨薌蘋蘩歲時罔怠者其安知非神之所感格乎若爾者維神能降福福弗爽聰明正直譬如明鏡無影不現雖則無不現乎鏡体不壞輝騰今古隆々弗替是黎民之所以歸敬也吾肥西陲栗岡之山萃焉顛有豐前坊祠食其邑者實為肥藩大夫藤原茂訓而邑曰須古是茂訓之世守也維寬延元年著雍執徐之歲孟春之月神降于邑之所謂東岡連理松者乃憑人曰筑之秋月豐前坊神也方是時巫覡不假桃茢邑里無勞執乩而能

(永池版)

知其所宅處矣茂訓以為靈瑞乃偕其家臣暨鄉夫子之徒相謀而祠奉之於是合邑父老耆儒士庶及他男女子弟馨薌蘋蘩絡繹載道也宝曆元年夏六月即命石工創建神門標之然邑之民以其未有銘之者為闕典茂訓乃遂偕其家臣暨卿夫子之徒又復相議使臣須古寬紹來于甘露謁余不朽其事余故為神明銘以授之且屈曰夫神者妙應無邊者也威靈顯赫誠爾彰々邪子歸恭捧斯篇造祠以告之其必不以余言為河漢也而神實歆之神實歆之則毋論不朽莫盛焉吁維石勒之可也銘曰神乎格乎

神其烏乎度光被遐陬而無乎不在者德乎名山之
顛乎出雲行雨者福乎神其烏乎度 室曆壬申夏
五穀旦其露門元皓大潮敬撰

^下鍋島茂里譜跋

實松清長君

中文四郎卜稱又林家二學
正德五年死八三十八歲

右茂里公譜應五代令孫茂主君之需由舊編直筆
之間又考官庫記錄及豐臣秀吉譜本朝列侯傳等
之諸書定異同訂謬誤略其繁舉其要僕初見公譜
嘆曰吾邦之士民沿一統之化安堵而至今日者多
公之力也然人唯語戰功之功而別不知有忠職之

(永池版)

勤夫外則手干戈衽金革內則獻諷諫服巨室所謂
出將入相之美談而古今希有者也良嗣賢孫任重
職掌先鋒者皆是非公之餘榮哉君既記其譜顯其
烈以欲垂於不朽可謂克孝之終者也豈夫是而已
哉身修家齊保其子孫黎民而不空祖先之勞永氣
治平之權所庶幾在于茲耳 正德三年十一月八日

石田氏席上

半日清閑十歲情對花歡語說平生主人壽樂山兼水
一氣和風一樹櫻

^上楠公画贊

僧翠峯君

中名妙覺小城郡岩松村田通寺ノ主後黃檗派トナリ神埼

興和仁比山村安國寺ノ中

義臣正成世稱楠氏為君禦讐赤坂築壘奇畫夜逃過敵伍裡巡人誰何追殺隻矢帶卷普門中鏃即止射無所傷慈力如此一心唱名能所融甬力不斫刀指何觸指妙乎難量頂戴鋒視鉄漢云誠仁勇絕比是故賢勛萬古獨美

楠正成画像贊

玄梁公

楠正成者當天運變革之時克用智勇偉舉武功而

(永油版)

氣焰摩星斗威稜震園囿是以世所以稱雄傑也元弘之秋主上感靈夢而直降東夷征伐之命乃謀天下草創之事數啓軍戎速然慮忽焉通矣初於河内國舉義兵桑赤坂之城隍屈敵數回而燬城逃潛矣同歲四月屠湯淺之城出張天王寺于時而六波羅焚諸卒雖挑戰不功而敗北矣重使公綱攻之豫避銳早退天王寺反舉遠烽潰散公綱而後雖逞威猛不煩民屋厚礼士卒故近邦遠境之驍勇咸來草偃自歸正成之仁惠也又二年八月偕天王寺閤太子識文逾固士卒之志翌歲春二月正成之所守金剛

山麓千剝破城以東軍百萬騎困之日夜鬪戰而以
奇策異義因億卒伍屈辱軍將守城兵勢確乎其
餘百戰百擄破堅碎銳而回復天下矣因此褒賞抽延
尉增封目厚浴恩沢雖然天皇守文不全再逢變乱
當此時正成雖獻謀因依坊門清忠之便任其言不
効枉率命可以歎惜焉乃赴兵庫之次於櫻井之馭
呼眾嗣正行遺誠別離而白漢川力戰雄爭全節隕
命乃是殺身成仁之謂乎嗚呼微正成則皇業不還
可謂撥乱反正之元功也考諸中華亦可不多端也
戰勝功勝者韓信合術運籌知機者子房傳心實万

(永池版)

世之雄士林之翹也今楠氏不可見見此回像則其
志亦可見忠臣義士豈可不慕哉元禄丁丑夏肥侯
拾遺致德齋手自画并讚焉

名和長年像讚

勇略何回募愧髦禿知水兵從義風歆伏名響山川
戰孰讎陸試論長年富侶干木

赤松圓心像讚

赤松儀容更寫猛奮挾矢月傾橫刀風韻幾利大軍
一託天運知勇豹韜義兵啓憤

山村六郎左衛門追悼

山豪伯傑終于勲勞嗚呼哀哉蓋豪也世為我小臣而事左右也年既久矣幼而敏自十有四歲侍余側時親文章筆硯旦夕恪勤者亦已數歲也而豪弱質多病悁：為嚮七八年來因感重疾免東武之精勤歸西肥之鄉園而疾稍痊又命彼補家藉之闕漏而粗完全焉壬申之秋復陪余述職侍在東都夙夜勤勞而尽勲修之力雖然生來多病因勞倍重藥石之効亦微也今茲甲戌自五月望前忼怛危急鑿衆医与百藥而淹疾沈痾無緣治術羸樵槁悴至七月二十二莫亭午下世矣嗚呼哀哉而豪累歲勲勞之真

(永池版)

空歸泉壤况又妻孥遼境永訣之悲安得尽筆舌焉惜乎豪也好博聞強記畧有肖矣仍思道為詩畫重名因雅頌雄者是杜老哭長孫之哀今於豪也欲復言之吁只懷豪之平常事迹歷目觸耳不堪慨歎賤淚濡毫聊述四七字為輓章爽灵尚其鑑焉知逐西風去故園難招秋日一歸魂池塘旧草枯無跡空見遺編添淚痕

圓明院追善紺紙金泥心經寄進

夫有為之轉變世之常也雖然花賤淚鳥驚心亦有以哉于爰今妹金女雖為幼齡温和而孝于父母惠

于諸人容貌言詞亦無比父朝臣鍾愛尤甚今茲八
歲孟夏旬雖嬰疾病依無佛神擁護之眸一得快復
矣夷則初演日再發憂惱服藥祈願無所不盡憊雖
得其驗猶未全遂仲秋十有四日未刻如睡唱滅嗚呼
悲哉天命之所極乎於累祖之瘞地高傳禪刹使耕
雲和尚為導師整葬喪之禮後修無邊善業号曰四
明院月桂露白禪信女佛事七々日當彼岸如此佛
緣則中有無迷成佛何有疑哉哀慟之餘自書寫般
若心經且終詩哥而為追福備灵前而已 憶得人
間命在天秋末露脆淚滋然心頭無二無三裡一卷

(永池版)

梵經對佛前

甲子二月中院游於茂春○錫島官左衛門之榭詠落

梅

老梅一樹黃昏後、况是游筵竹徑通、半面映臺留艷
色、數枝向客賁殘紅、暗香冉々隨風散、疎影斜々候
月工、最愛庭前千萬點、看來看去費詩筒、

失題

長森以休君女名敬一傳次郎ト稱ス江

以テ才藩ニ仕フ室曆
三年死ス七十歳

敬修尺素問候起居康寧否嚮者雖持文席久。多記

我絳帳既書本末且祝將來儒風興貴國隆盛祭祀
興大家裕人也僕亦曷勝雀躍幸託角氏轉達千里
面目欲言雲阻海遠伏罄鄙忱万惟慈懷平棻之書
統冀鑑察焉恐懼再拜 仲夏廿一日 崔田精多
人久公机下 長森敬六

治亂記一名北序

謹一曰若譬古其治也其亂也猶四時之錯行而
成敗離合紛紜于一數百年之間蓋政令休明則
邦家永久教化陵夷則民廢離散三代之盛五季之
衰豈其可不鑑于茲乎惟夫九州天府之國而都會

(永池版)

之地山川神秀拔其粹也人物雄偉出其類也是以
名跡勝蹟儼存于彼豪傑將士發揮于此我肥之勲
績亦卓尔於此中然其實者非史策則其不可得而
傳也無其人則其不可得而述也粵有馬渡氏新
俊繼者乃肥州之產而章思事跡故闕市求家取實
闕疑更互演繹刪其繁亂而其編以足徵之矣不又
幸哉自爾以來蠹食年久而知者鮮矣不又惜哉執事
小川俊方人舍知之不措感而有餘以達于君所賢
嗣君乙覽之後新降一高命淨盡訂澄一本目名
曰治亂記總三十卷是其休明陵夷然昭一本

昭乎不在此書哉于時享保庚子年長森氏記

祝多久邑聖殿頌并序

平本智雄君

由權之進ト稱ス林家ノ由
人學術ヲ以テ本藩ニ仕フ

元禄年
間ノ人

多久名區東原學府邑望闕畢丘山仰居丘左文舍右
武場洙泗之流可斟斗斟之光应合觀夫村園霧列
山林鋪布田疇綺分屋宇櫛比巖乎臨其山上者聖
殿也城哉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日月之照如四時
之行發音而物教化群生者聖人之道也惟夫肥陽
名大夫藤公既文敏武以備以教率孝弟稱忠信仁

(永池版)

義之風厚及禮樂之教遠移既而相攸於東原新建
聖殿其峯巉巖森鬱而以地理之宜時山勢之向陽
也列山為丘移石為基經營修飾亘歲累月捃司以
能使民以時且夫堅強而不野素質而有文所謂文
質彬彬者可以觀焉余去歲之秋聞此盛舉不堪仰
慕頭躡而出擔簦而行入境知民俗之美望殿見地
經之宜一村一蹊問農尋樵兒童指聖殿走卒於庠
舍仁政之及民俗者可以感焉其他不遑枚舉姑舍
之今茲之秋輪奐已成以日之當丁近尊座薦菜蘋
遍招士之有文者燕饗孔盛其儀其則濟々焉肅々

為聖神在上俊秀滿堂鄙生何言雖愚點爾如何僕
雖不敏可不言其舉乎仰頌聖德之無窮俯祝賢公
之成功

於乎不顯宜聖為宜見經及物無後無前昭々日月
混々原泉高明悠久則地後天嘉城之允多久之巔
斗斟光合洙泗路連繫安之廟不崩不蹇於輪而煥
又孔之堅祖松新栢爰斷爰鑄一基高秀百世長傳
仁里振興礼園周旋忠信可進孝弟應先厥鐘歌鼓
于豆于簋併和而節併攻而專至其聽是天其相旗
應（秋）由道可以學賢祉福時至德澤侯延如恒之月

（永油版）

如方之川能使政教文物興然王澤蕩々賢公乾々
仰頌聖德俯祝萬全

文廟記

多久雄山君 名茂文伊豆下伊豫人

祖 明治四十四年
正六位下 贈

維時元祿十有四年季秋朔初七辛卯日前於京師
所奉摸之尊像遠途幸無他障滯速降臨鄙邑千喜
萬祥不堪歡欣之至堂宇徑營土木落成構候室于
塾側暫奉安尊俸令河波氏自庵祝菜行香代敬白
鄙誠恭惟僕雖不肖為一家之長則嚴君之道備焉

况僕封邑雖編小，而君人之責在僕身，則治教之不可偏廢也。由是効武城牛刀之說，累年使一儒生司子游之一端，雖然地僻人偏，倡而不和，教混而不行，人亦日放失而有將去鯨羊之勢，是以熟計施為之緩急，古人曰視廟社則思敬，此言極有深意，人能執敬廟社之心，念、不忘、事、不失、須臾不離敬，則萬善聚焉，為賢為聖，而人道之能事畢矣。苟失思敬之心，則為愚為不肖，而日趣於禽獸矣。道二敬，上不敬而已，是故先儒發明之曰：敬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而為萬世聖學之基本也。此敬也，視廟社則祭

不視則不祭，由是觀之，先設聖廟而使人知所敬，而后由是道之則用力少，就効甚衆矣。大槩人之所以不好學者，信道不篤也，所以信道不篤者，未視聖廟也。何也？自學校之政不修，以凡庸見聖人，名經典謂外重輕賤人倫之道，而別探玄妙之旨，雖老師宿儒尚因循于俗習，崇他神他佛，而於我聖人之道渙然不知所以宗之。况於未學者，若夫聖廟巖然于茲，視者訝相謂曰：是何神也？曰：是孔子之神也。曰：孔子者，昌守之神也。曰：守孝悌忠信之人神也。人、知孝悌忠信之神，而每視思敬則不識，不知孝悌忠信之心

油然而生焉。素善良者貴之敬之，彌興勸善之心。素不善者畏之、憚之，自起懲惡之心矣。勸善必於是，懲惡必於是，則至廟有補于治教，莫切於焉。矧子弟之受業者，出入稱手，旦夕恭敬，神眷佑善心，日增長，入則孝，出則悌，朋友相勵以德，則於變時雍之和，不甫成焉。夫如是，則不好學而何為此？故約自牖之一術，而僕今日所以奉安尊像之旨趣也。且夫為人之父母，為人之君長者，未嘗有不願子孫臣民向於善者也。竊願向於善，不得不尊信至德矣。伏惟中國曲阜之真廟達郡國春秋二丁以大牢之祀，祭至廟者一

千五百六十餘家閭里小社，不可勝計。中華文道之盛，良有以也。而忠臣義士列名於載籍者，不可枚舉矣。是無他，至廟充于里巷，而師儒之教，務備也。我神州古昔，大學寮親典格，式暨諸國之祠典，考之國史，其盛與中華奇文人才士，又不耻彼也。其后暨文教日衰，諸國至廟，松地無一字矣。抑何知敬至學道乎？人只知有子曰二字，而動為侮至叱儒之弄言也。依是仁義之道，終熄而天下毀辱於闇夜者，數百年宜。亂臣賊子接踵，患至摠也。義平戰保元，軍元弘建武，應仁之亂，此皆權輿乎。不知仁義之道，彼所以不知

仁義之道者又此監觴乎學校之政不修是其迹彰
々者也然猶素王之神灵未墜于地粵東武大樹幕
下兼統之肇繼數百歲之他迹新作大成殿于城頭
自衍杏壇拜于階下賞獻官勞畫生賜燕於列侯諸
臣之來禋者依是天下皆知不可至德之不敬也又
大闢疆延自解任我諸侯卿大夫下逮諸士百家之
徒各順其碩容稊聽焉依是天下皆知不可至道之
不學也於是至光再張六藝就緒而吁咄嗟滿于都
鄙矣而前侮至叱儒者辨口向化如感鉄鉞也抑知
一字聖廟移風變俗之神速如此而舉其要其學智

(永池版)

其德量可謂淵々其淵浩々其天我尊大君官下繼
義羽翼就邦之初先于事營至殿修大祭矣而邦亦
向化恰迨乎東武當此之時粗知禮畫而于事者無
幾矣未數歲而待人文士滿於國尊君俄頃之助功
化如此嗚呼奇哉微哉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資始云
者東武之事負此也至哉坤元万物資生云者肥陽
之事負此也幕下始之於東官下成之於西東武乾
道也肥陽坤道也乾坤定位君臣曰德而樂生成功
之則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灵集于郊
陬是休信達順之徵也夫祥于善殃于淫者神明功

用也東西之善如此必也至聖之神明洋洋乎在於
其上在於其左右祐以百福又何疑哉又何疑哉嗟
斯國之人有何幸生文明之世遭文明之君被文明
之沢哉遭文明之君被文明之沢者又何以乎報之
也夫必謂不可各以文明之道各不使其人各被文
明之沢者也昔文翁初設至學於蜀都可謂知吏于
土之職而能慰其勉者也僕雖不足方、奇等然弥
六合不為大獻於密不為小私欲學餘民於區、之
小邑全非美為觀也只恐僕尊信之誠未至妄作事
於隘巷使蠢邑民瀆尊靈惟人力之所不及伏祈神

(永池版)

明之祐而已仰冀至聖之神明永光降於此地自僕
一身至無數自當今至無窮以明々之德教万生明
明伏乞垂昭明

和平君道拙城南中秋賞月韵

僧宏辨君

智雲小城郡東多父村妙覺寺主大陶君二學下云室

曆年同人

蟾影晴懸淝水秋佳期明月滿城頭天中仙桂清香
散笛裡關山夜色流河漢風高哀雁斷江楓露白宿
鴉愁南樓今夕多詞客幽興何如庾老時

夜坐

袈裟有誰訊，跣坐獨凄然。出定時窺夜，孤峯圓月懸。

守庸藏司

京師人

西游訪余于桐野寺，有中秋高

梧堂

島原英寺

留別諸子之作，見似次韻，却呈

三門臨島嶼，四衆送迎多。珠繫衣中色，月懸崑上蘿。
梧高栖彩鳳，海濶出青螺。杯渡尋常事，明朝奈別何。

懷東岳主堅禪師

海上蓬壺鰲背山，樓臺十二彩雲間。一從白足浮杯
去，浩渺烟波隔往還。

重陽厚子岳見過賦贈

角巾何料促登高，白社黃花乞濁醪。但有東林詩興

(永油版)

好，紅樞照座滿林皋。

宿永福禪寺

村路迢迢溪水長，丹樞隨在帶秋光。故人出定相邀
宿，一夜梅檀爐火香。

懷高賜谷

青山花落念綈袍，獨坐香霄遠思勞。四海弟兄吾已
老，中原名姓汝尤高。星文遙動張生劍，鶴列堪期呂
氏刀。玉帛微書應有日，餘香爭得及蓬蒿。

章蟠岡

蟠岡不見章，時見風雲起。清世無三顧，好為高穴士。

酬蘭皋君見寄詩

岡鼇洲君

名白駒字千里太仲卜繇又播磨人學府以子連世僕二仕

明和四年死
又七十六歲

駟車向東路、々々遠且長、悲風何蕭々、紙吹我衣裳、
攬轡正徘徊、披衣登東岡、中原有佳人、意思不凡常、
鳴琴白雪老、吹笙青雪翔、大雅久不聞、逸響初飄揚、
此會難再遇、離別天一方、游子懷佳人、何以慰我傷、
恨々長夜歎、息車輪轉中、願得双羽翼、高飛在君
傍、扁舟曾乘興、五緯照秦城、沈醉黃金尽、狂歌白雪清、
文章憐落魄、詞賦論豪英、海內誰畏友、中原堪數名、

(永池版)

譯準開口新語

魏武在許都、挈壺氏夜半鼓鑿十一色、有司將治罪、
魏武聞召親詰、問曰失一理或有之、九而十一、奉職
亡狀、鼓吏頌首自陳曰、臣本失一駮、遽之際欲以枹
止、色遂成十一色、魏武笑而原之、

楚人有患眼者、請華佗治之、佗乃抉出眼珠、灌以湯、
藥曝以太陽時、有鷂忽來攫其一隻而去、佗竊以狗
目代之、紉之眼穴、其傳以神、膏不有日已矣、佗問曰、
曾無異於昔日不、其人曰、以有異、唯上廁、右眼則惡、
其織左眼則欲紙甯、

秀天靈社之碑

前肥塩田郷吉浦至誠山秀天靈社者蓮池侯始祖
直徽公之祠也公本州先侯藤原勝茂公第三子也
母岡部氏神祖為子以配先侯以元和乙卯十一月
十二日生公於佐嘉公兄曰忠直已在主器矣寬永乙
亥春卒于東都郷先侯乃命公之代朝覲是歲冬十
二月奉旨從五位下朝散大夫任甲斐守歲丁丑西
洋教賊聚反於後肥天草地有策應命于時公年甫
二十有三代勝茂公將兵往征之越明年賊平咸劉
之功冠乎諸侯云朝大嘉獎厥烈寬永十六年先侯

(永池版)

遂割郡邑分封公于蓮池城公性嚴而仁納諫任能
愛士恤民自奉以儉待人必豐而至其祭感否而黜
涉之則不毫有假貸所謂庸感公斯有焉公崇
神道堂學于駿州淺間庵祝宮內少輔昌賢神解妙
悟深造厥奧又旁通教風證真諦語在霖禪師所撰
祠後碣神之手叙是似不純矣蓋道雖殊乎各有所
長取其所長而治邦家孰非至道以至誠名山公之
於神道有取於茲焉禪者不拘泥不拘泥則寬大寬
大則簡易寬大簡易政之善物也夫威嚴而慈仁至
誠以行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至誠也者忘之

實也。士大夫之重義輕命，惟恐其後作人之效，豈非
莖芷之薰耶？寬文丙午，公年五十有二，若老傳國直
之公，乃卜隱於此，遂落髮以義舉自稱焉。逍遙自適，
不知老之將至。常語替御臣曰：「百年之後，吾必休於
是山矣。」九年己酉春三月五日薨。春秋五十有五。薨
前一夕，澡浴更衣，屏婦人，与子弟各永訣，黎明安然
而逝。乃奉遺令，送親氏葬三分靈殖，以其一藏於茲
山。其二則瘞潛鼃慶園，二剝潛鼃今宗眼也。甚哉下之
感德也。公之薨也，園御如喪考妣，久之不泣，不啻其
棠之不可剪敗也。里老邑人，把香曳節而祠奉之，感靈

(永涵版)

顯赫錫福除災，不可殫而述也。直之公時持桑壇之
祠扁曰「秀天義舉靈社」，則係於神祇。曹听命所以褒
其德也。於是歲時祭不怠，寬保癸亥之冬，今候欽崇
神德，更以公生辰大行祭會，徧饗賜里老邑民以大
悅。乃下令曰：「自今之後，与夫春祭歲、勿替，毋以歲
豐歉增減追遠之德，豈不厚乎？」嗚呼！拒公之世八十
年矣，靈威凜然，今猶如在。民之不能忘，非盛德至善
孰能与於此？公子女八人，嫡曰直之，直之公有一男
先卒，乃立其弟是為直祢公。今公則其嫡長也。銘曰：
祠之言思，民不能忘。嗚呼！公德山川無疆，延享丙寅。

八月二日，儒臣岡白駒拜手誓首奉命敬誌。

題梅

僧白庵君一名了字佐賀市宗童寺主室曆年間人

勢似臥竜有屈伸，枝々花開著紅鮮。若將貞節比諸葛，梅是東風第一臣。

野田鷺

大塚茂知君

一名顯字克忠五郎一安永七年死

白鷺辭遙碧，野田欺雪老。時泥常散步，為恐污霜衣。

竜蟠岡

松樹竜蟠處，鬱蒼白日陰。請看霜雪後，不改棟梁心。

(永池版)

尋芳徑

林間春色至，雪後韶光開。迷徑探芳步，宛然一朶梅。

臥游亭

琴芭亭上，羣山色壁間。閑高臥，無神夢浮雲為往來。

補天嶼

嵎氏多餘石，補天此亦成。試看池水上，今尚五雲生。

疊錦林

楓柯霜後色，却勝雨中花。須白林間飲，人生日易斜。

垂花塢

裊々藤花色，垂々繫玉長。霞觴天上賜，醉敘紫羅裳。

鳳鳴谷

地靜如空谷，梧桐秋色清。怪聞明月下，誰作鳳凰鳴。

鼇蟠岡

寒松忠恒君

中教十郎一々文左衛門一々

四十子安永三年死

高岡千載樹，宛似老盤時。々起人間雨，霏々天際寒。

臥游亭

天外孤亭秀，真因四面開。少文非有待，能入臥游來。

補天吟

誰將煬帝力，孤嶼得奇功。看取補天狀，居然太古風。

(永池版)

疊錦林

天孫機巧罷，雲錦裁成裳。可愛楓林色，何如春樹芳。

垂花塢

華萼翩何美，引蔓千尺藤。春風不吹斷，搖動紫系繩。

尋芳徑

幽徑隔深堂，芳菲復何處。遙聞哥咲色，試自牆東去。

鳳鳴谷

何年秦氏女，共作鳳皇鳴。鳳去人還去，蕭瑟時送迎。

觀魚磯

手把種魚經，悠然觀綠萍。巨纖雖有異，不必道南溟。

浪華賴子千秋有介抱真居士贈佳什一篇於
我古文徵余得旁觀意喜即次其韵以寄賴子
時余將再東取道乎彼故言及之賴子蓋嘗余
所一見者也

橫尾紫洋君

中孟纂道輔道符道質世康
助卜終不川久保家ノ士天明四年
死不五十二歲或曰五十一歲

睽違冰室故人顏、悵然千山與万山、遠近笙歌新樂
府、金銀樓閣旧仙寰、擬采蘭鵲東浮海、又逐春鴻北
度關、羽客倘携天上去、桂枝应向月中攀、

俠客

(永池版)

飲博相逢結客場、千金一擲是尋常、膽如斗大心如
水、映徹腰間三尺霜、

須磨詠

二首

幼冲天子賴諸平、三載蒙塵一谷城、外戚衣冠回玉
勒、後宮羅綺盡霓旌、還將刊朽尋常質、猶擁勤王十
萬兵、獨特中原周鼎重、不知元仲霸功成、

登臨富邑吊英雄、一世榮枯感慨中、自有豚兒加赤
紱、徒教猿臂擁彤弓、三春移艫花還散、万里浮家月
已空、今日荒城何所見、離々禾黍動秋風、

九日書懷時余將以是月赴東都

茅堂佳節寂寥哉，籬畔菊花恣意開。倏忽陰晴天上色，無端隱見霧中臺。小妻唯自縫衣坐，諸弟猶能載酒來。不識明年何處所，登高臨水且啣杯。

哭母墓

感矣林間路，感慨履霜華。徒將眸裡血，滴作墓前花。

青霞樓

紛々車馬滿皇州，獨自高人謝貴游。墳籍堪前閑日月，襟懷不改旧風流。山遙江雨春加色，天近青霞畫映樓。善矣招賢朱郎裡，褰裳何必向唐洲。

失題

(永池版)

曾游已是十年前，詞筆生花滿坐賢。今日偶來尋句處，三間屋破見青天。

失題

長尾東郭君

口名元幹，矢治馬卜，終又文。政五年死，又八十五歲。

大恩爭報七旬翁，公賜賀金妃國風。聊役壽筵吟且酌，稱觴先拜赤闌東。

時公述職與君夫人日在東都故及

鼇蟠岡

岡上數株松，鬱盤欲化鼇。為裁君子苑，未向呂巖封。

尋芳徑

芳樹夾幽徑，春風舊地生。或伴鶯歌去，也追蝶舞行。

無花塢

人道步搖轉，我疑冠玉垂。綠蓮花樣好，不獨賞心痴。

馭樹畔

驛樹如糸道，蒼茫低亦高。恐得依、色，須知跋涉勞。

童王祠神門銘并序

天明癸卯之歲，官置六府省，乃命臣等司其事。於是
乎桑長堤于秀鄉，江一本福富崎壑，一本以為田疇。
撫從氓黎，繁殖戶口，拮据百端，民以安堵。因命此地
稱福富新村，是臣等奏功之始也。尋敕建童王祠，以
鎮護新邑，伏願賴神靈之德，堤防鎮無決塞之患，永

稼奄有銓外之觀，而俾此新邑兼國祚，共延長云爾。
此為序。銘曰：茲立神門，童王攸止。風雨時若，祐
民福履。享和三年，執事臣長尾元幹謹誌。

訪竹公金鸞別業卒賦以奉呈

竹氏隱栖地，衡門街道邊。砥川通屋後，裏尾透階前。
蛙奏德璋樂，農於桀溺田。窮鄉何患陋，雅量覺君賢。

石神門銘并序

恭惟我神埼郡，所奉榔田大明神祠者，傳景行天皇
所創也。此正史所不載，雖不足徵，然爰閱舊臣本告氏
家乘，本祠來由明備，且靈驗不一，就中弘安年中蒙

古十萬冠于西壘，防禦之際，為眼所飄，沒藏于海島。
頗有神助，於是乎歷代尊崇，屢有奉幣使，後置勅使。
代而主其事，今本告氏等其裔云：此其大略也。銘曰：
蕩矣景皇，敕置靈宮，歷年千百，治亂在中。陵谷幾變，
祀事污隆，慶長戢戈，礼修潔豐，应感是著，庶賴益崇。
重新華表，石作奏功，双柱屹立，及棟穹窿，闔國瞻仰。
自西自東，乃賽乃禱，万福所藂，銘其梗概，以垂無窮。

三嶺雪

副島崑崙君

由名昭賢，字嘉平，祐平。夕孫，兵衛卜稱，又享和二年死。

又六十七歲，或曰四十七歲。

三峰天畔雪，閣上捲簾看，不改千秋色，還生六月寒。
野田鷺

青田僊出水，白鷺迺成群，似曝霜衣淨，娟娟映夕曛。
臥游亭

鳴琴亭上靜，千古賞心間，誰識優游意，烟嵐画裡山。
補天嶼

碧水南蒼嶼，層層疊石奇，倏生雲五色，似鍊補天時。
疊錦林

葉：經霜後，滿林錦色新，夕陽一相照，還勝百花春。
龜蟠岡

崑岡高數仞，上有一株松。且見凌霜色，千年作老龍。
觀魚磯

閑意磯頭生，觀魚樂不窮。沈浮寒藻際，來去綠波中。

尋芳徑

雨後林間徑，尋芳對日斜。吟哦情不尽，還折數枝花。

樊會賦

河野恕齋君

名子龜，字伯潛，上之崔阜。少南濱，卜居學街，以蓮池使仕，安永八年死。

夫何小禽之衆多，分羽毛以各有儀。青蒼莽而逍遙，擇園池為追隨。啄秋實之垂累，弄春葩之萎蕤。飲不

(永池版)

裡分日香花明日張

俊寬僧都碑之文

僧紫石君

佐賀郡巨勢村龜津寺主。大相君ノ法孫。室曆十年死。

相傳僧都左遷疏黃島，以文治二年丙午四月廿二

日竟殂于肥前配所。其臣有王九華之植松，其上即

此蓋距今得五百七十二歲云。事在國史可徵也。今

茲天竟法印。武庫山主。立石于松之傍，需余記之。其俾

後世不誤其古蹟。銘曰：松而墓矣，渥古信今。人之鄉

德，時不復心。維時室曆六稔丙子之秋。

弘道館記

養國公

往昔有虞氏之帝於天下，命契為司徒，五教之叙，蓋
權輿乎斯焉。三代聖主迭興，而庠序學校之設，是先
焉。貪所以明人倫也。夫玉假琢，方成器；人誨學，始知
道。苟不知道，則馬牛襟裾，故古之進士、造士之科，拔
儔擢傑，莫不必歸于學矣。當此時，道無異端，人無異
行，天子廬宮，諸侯泮壁，養老必於斯，獻馘必於斯，軍
國大議決於斯，六藝游息必肄於斯，春禘夏飫，秋冬
禮畢，陞降有儀，雍容揖讓，賢者知之，不肖者由之，知
之者以達，負重致遠之材，由之者以成孝悌忠厚之俗。

（永池版）

彬彬如也，粥々如也，此教之所以傳萬世而無弊也。
歟！周衰，學制廢，秦崇吏治，而坑焚儒籍，漢興，設石渠
天祿、金馬，著作諸署，武宣之朝，諸儒輩出，遺經復明。
迨顯宗、右文，學生至三萬員，蓋西京科舉之法，雜置
賢良方正明經宏辭孝悌力田等之目，取士之方，尚有
古。鄉舉里選之遺。唐置弘文四門博士等之館，生員
亦盛。然舉業則以待賦，宋則以文辭，明則以經義，科
程異宜，風教鎔鑄，隨世行隆，忠邪景茹，至其叔季弊
極，則從事於學者，雖袂袂覓博，涉擣藻豐，僭弁髦六經，
疵贅語孟汎，濫駁裂未嘗屑，遯志下學，覃志遺經，以

講古人為己之學於是實行日耗遂使朝士不信道
蘇軾視學士以為不關涉治國与修身之事於是政理
學業岐為二途至降与柱下葱領之教鼎立為三悲
夫顧夫邇昔吾神聖之邦學隆于上天子幸璧沼親
執紼奠之礼淳和勸學之諸院置明經文章曆算等
博士級茅歷試之制多效諸華且聞黃薇公留學于
唐歸營黃舍於我肥此事起乃知諸州亦各設國
學為熙文之化洋、盛矣哉自保元以還武將擅權
文教不振控弦持戟之夫生、藉父祖蔭茅土世襲
日弗識一丁字徒負俗智色色是耽奢多自奉於是

僥倖進取者擲掄經術之士謂儒士凶益於國乃抗
顏曰今吾東方何所不是武斷而復周礼之法之為
噫亦弗思之甚矣夫周礼之法即唐虞三代之所為
教而所以明人倫也今人而外人倫以為治不為禽
獸者殆希矣人苟欲不為禽獸則舍學將何之由故
學無別文武也無異今古也無隔華夏神邦也其書
則六经誥孟其教則孝悌忠信其治具則礼樂刑政可
謂炳然著明矣嗚呼世主孰不好治而惡乱然每鑑
前轍治寡乱多無他學制不修銓衡失人私智臆斷
弗遵先王憲章故也可勝嘆哉逮神祖數揆奎運回

復憲廟崇孝東都創學而後備山○長肥○能○藩水

府米○藩諸泮宮後先並起四方翬○嚮化若吾

藩在梁唐時梁杏壇於西園○寶里○村大二區而

后世重名教銘誦不靡雖然距于今多歷年所頽廢

隨之且以地稍僻士之朝夕為者或盡之於是寡人

相攸于國都之中新級學宮於青松原○街今日弘

道館乃分文武諸科日鳩朝士大夫暨子弟課業將

以厉士風敦邦俗以明五教之倫弘先王之道迹恢

祖業遠復黃薇先蹤也未幾青衫挾冊者填門痕國

人士有事官衙者出入講論燦膏繼晷疊々匪懈采

芹觀薪者胥樂于此庶幾其從是以往賢良俊髦可

以供治國之用者繼踵比肩躋○蹕○姪美於魯頌

之化也夫學有先後有華實所貴其先實行不驚虛

譽文質班如外內如一遠迹靡然嚮於道孝悌之風

行於上忠厚之俗成於下則四隣文獻亦將來而取

法豈不義哉蓋立事必弥日而後倬功欲速則事不

成々村必偃身而後拔華不成章則不達故吾欲其

規矩制度損益有序後掖切劘考課有次拾級而升

盈科而進日就月將緝熙有終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然明復生不敢建毀校之議子孫奉養永世

無隨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願克有終也。且聞世祿之家，鮮能由礼言其驕逸之習成性也。又聞乘風而顛，豈非加疾而南者遠，言其勢順也。故吾欲貴戚列卿有位之輩，誅節服侯，惕厲典于學，以先誘國人，其勢猶之建旌乎。禮以斯二首為誡。（夫）述前聞詔後生儒者之業是也。而先聖之畫具備，豈有所不足而後，後寡人之言乎。若其闡幽顯幽則古，厚尾精。里石仲車山。崔暨日時名彥，蟬聯景附寡人，所以詔來哲者是已。遂揭為。天明壬寅

倉永清雄傳

（永池版）

夫士之生戰國也，被堅執銳，恒知進而不知退，先登陷陣，距跳奮厲，當是時，唯有死之志，無有生之心。然臨其苦戰鏖鬪之際，毀啓利鏃毒礮之中，出沒鄧師屈盧之間，尚幸保全身命，無他者，天耶。終所喪其首領不悔者，幾耶。凡稱猛將烈士者，載諸史策，碑於人口，永世不朽，流之於燕居衽席之上者，猶且扼腕噬齒相愉快曰：「匪是匪夫，蓋人物之情莫好生惡死也。但見利者叨土竊爵，役于榮名，而身是污焉。見義者激于消恩，片言之所答，代于妻孥財賄之所牽，而名是烈焉。不然，則塵芥形骸，徇其所惡，而毀譽于千

載之下至愚者猶且不為之况智策黜慮之士乎當
今昇平百餘年上自廊廟肉食之人下至井稅鶉衣
之氓目不覩戎衣誠獲之嚴耳不聞金鼓雷震之震
慣于姑息恬乎燕安忠孝不知仁義不修委靡懦弱
遂至莽然挫銳志悲夫曩者我藩有舍永清雄者為
人個儻慨志尚義烈弱冠拔擢勤仕先公左右慎
謹奉職數年一朝先公感疾曠日不瘳暫御有司蹙
額痛心百尔療劑不驗清雄寓直之間疏史署中適
至終南進士鍾鳩之事反覆數回拊脾而嘆曰游魂
為精以除妖孽果有之哉方今我公有猷實為其真

宰憂寔沈台駘果何物鍾鳩之所為其在今日邪我
意決矣愉色溢顏然後断然却穀窮誓于神祇禱以
軀代主藩城西北有山曰清水有施無畏者立為清
雄崇信之日尚矣乃蚤起沐浴而詣一隸徒焉既述
則陽謂隸曰余今夕須宿山中汝其儼舍以俟余歸
隸應諾而去是日大雪四絕人行遂獲其所欲哉隸
埃于舍半日怪其不歸乃尋雪跡之則見清雄在絕
壁下羗流降擎冰雪割膚受以數日菜色之躬業既
氣絕矣於是驚愕無措百方救濟不可復甦適撫得
其遺書於側閱之忠肝義膽溢于辭句讀者莫不涕

泣也無幾先公疾稍々以瘳於是乎人咸以為其忠誠之果孚於鬼神也朝野膾炙其事嘖々弗措敘其操行超群云顧夫士之先登陷陣出入死之場者其義使然、國士之所自許振古不為不多抑昇平無虞之日儼然獨高其節概見戔勇為視死如歸者千百人一人耳嗚呼噫哉時清雄年甫二十有七所終元文五年庚申正月廿九日云余所慕其為人得聞其兄芳辰者而審行狀故為之傳以詆夫稱丈夫者如此

孝女傳

(永池版)

藩西鄙藤津郡、檣崎村郡或曰杵良百孝女、名籬父彌右衛門、家甚貧田產並沒入於債家、傭保難作僅活乃一饘、一粥、日煥々相哺也、女天性淳樸、目弗識丁、自幼事父母、至孝不令弗敢出閤、溫扇惟甫、父母素嗜麴蘖、女為之紡績、餼絰以給酒價、或為人泝澣、耦耰、致些簪筴、以饒其不贍、指手至眠、龜然勿恤為之也、蓋女生十九歲、比其十歲、母患血暈、率牀卧褥、女侍湯藥、晝夜弗解帶、撫掌骨節、抑搔痛養、刻意就養者殆乎十年、猶一日也、每其靡業、不能沽酒、則抵酒肆、懇德、日以母病、不能斯須於外、故無路獲錢、願

賒一小樽以奉爺孃雖少間必竭力以償弗敢違
負酒家感其誠懇無不與者後日必辨直未嘗食言
以故雖飢餓屢乾而枵匱常需養老之資繹如也鄉
人或撰佳婿後為女媒妁則固辭曰身得苟嫁庶免
凍餒然膝下無人則蚤莫焚炊之役非妾之任而誰
任哉僥倖二親困頓不敢顧也其他萬若斯今茲夏
朝廷命有司巡行疆內廉察窮民適至其鄉速報其
事官廳召至于庭問曰汝孝親之狀為何女曰家貧朝不
支夕但未至買食嗟來食耳何足以為養唯至日

之夕則喜老者一日無恙至日之旦則喜一夜無他
每味爽仰天而拜以答慶憐之無窮也且為二親嗜
飲弗憚勞役日營致酒錢耳弗知其他朝後嘉其意
而肆其事給官庫錢數十鎰以旌其高行云
野史氏曰昔者仲丘贊孝以為至德蓋至德也者天
親必至之懿德不可得而尚焉者也夫窮閭救閭荆
鉞布裙之女耳弗觴痛言目弗識丁字而其行高企
孝已曾參者豈非有天性秉彝之良心不可得而掩
者在乎若梅崎孝女是矣願今金闕玉樓饒綺曳黻
之女手攤賢媛烈婦之編目富清紫彤管之史傳毋

在後警師在前典誥之說晨昏盈耳而審其素行則
往：蔑觀父母舅姑而藐視乃父嫜褻驚狼靡所不
蕩者一聞孝女之風能不慚而入地也哉繇是觀之
文吏者文武人者武國家厚其世祿各將有所用於
治亂也居則待畫絃誦雍容讓其自似可以脩世安
民左劔右戟射御綢繆其威似可以折衝禦侮然而
迨于遭遇風雲坐禪廣堂軒輊百僚提携綱紀不利
其身而忠於邦家者幾人迨乎際會寇難被堅執銳
翱翔於箭飛鋒交之間為人為鬼之閑能不顧其身
而殉于社稷者幾人夫食其祿讀其書講其業而無

其行者一聞孝女之風能不愧而入地也哉繫顛頓
賤女之善行其關係於世教者豈淺：哉因為造傳
傳以報彼子不子婦臣不臣者庶幾其禔之有所惕
然內自訟也

忠喪墓

單騎避讐狐水涯、歎情迴響五條家、躬隨落月仙都
隔、懷逐孤雲客路賒、旧祿魂飛湖畔浪、新題淚灑旅
間花、送成寧恨無名氏、千載風流增國華、

真手

川。佐賀郡
上村

健福寺作

梵王臺樹影嵯峨、衝雨騎驄偶一過、拂檻晴嵐生洞

聲。○^崖響飛瀑濺蒼阿，山遙頓覺心懷定。地僻翻憐
象多，海岳况凝遐眺眼。詎妨。○裡弄金波。

名所雀

蘆花浦畔望將迷，玉妃祠前雀夜啼。潮浸淺洲無所
覆，月明華表又雙栖。

登。龍溪。溪。阿山。遙。望。心。懷。定。地。僻。無。人。
象。多。海。岳。况。凝。迴。眺。眼。矩。如。口。裡。弄。金。波。

名所崔

蘆花浦畔望將迷。玉妃祠前崔夜啼。潮浸淺洲無所
處。月明華表又雙栖。

高勝記



佐賀詩文史料

中

144166

贈
系山貞利氏



佐賀藩詩文史料

證治古言後序

石井鶴山君

名有字仲平
久家人士所
以

卷之二十一

古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余觀其言之日久矣。而愈

江上國手始信吉言不喜誣云江上國手果漢

孝昭智王之裔。以大藏世為望族。中古重德。誠若

佐賀藩詩文史料

中

證治古言後序

石井鶴山君

石名有字仲車有肋ト称ス、
多、久家ノ士、學術ヲ以テ本
藩ノ士トナリ、藩校教諭、藩主侍読ト
シ、寛政二年死ス、四十七歳、

古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余疑其言之日久矣、扁倉
父祖不必是、然請治者活、何憚而不服其藥、且聞
醫意也、得意自在、其人何必閨家世也、迨敏交蘭庵
江上国手、始信古言不吾誣云、江上国手、東漢灵帝
子、阿智王之裔、姓大蔵、世為望族、中古有種敏者、城

筑後江上邑。諸三郡據之因氏焉。後數世賢種戰死于
島原而後子孫寔微。至王父進之先生始從高木默
庵學。醫譽高當時。我儒唱長沙氏之言莫先焉。先府
君文伯先生繼緒善濟其美。旁修文辭。厚於南郭。服
部東厓藤。伊及一時諸名公。至國手凡三世。業益精。
以效愈著。蓋醫三世則世治人多。而大報其德。其人
則稟精氣也醇矣。其家方則考諸古也博矣。徵諸今也
信矣。其應變也當矣。其辨藥性也審矣。故外劑莫不
效也。其可不托死生於斯人哉。慎疾之道為尔。扁倉
父祖固無聞。而國醫之子不必皆良。然欲以廢三世

(永池版)

之說。猶之見芝草之無種。而求不耕而獲。因醴泉之
無源而憺人之鑿井。是豈揣本齊末之謂也哉。國手
素博覽強記。馳名於四方。屬者奉命教導。闔國醫生
而匠貧千數。不遑口授。於是乎錯綜群籍。撮其要。以
立一家之言。證治古言。傷寒論往古今方。尋畫相尋
而成。及古言上梓微言於余曰。斯舉非欲公諸海內
也。聊以啓儒醫知蒙耳。余儒術之其大旨。附言及古
賀教授之序備矣。余不及且。不學。醫復何贅焉。姑以
余宿疑。敘交國手而後親然之。由以書其後。若夫因
書而得意。則在其人矣。

象頭山願文

惟天明五年童次乙巳，寡君肥前侍從將親江左，爰以九月廿三日，發輒取途山陽而東上，其臣片山豐高、副島安明、牟田茂暉、中山政雄、岩松翼之、陣内真胤、松村茂胤、藪内昌希、石井式猷等，奉命追扈，亦以同月廿六日上道。既舫黑崎阻風，未聞需滯六日，半程不進，海陸異道，後先不及。若或後期，負辜不測，神魂杳越，扶搖無翼，挹浴景於咸池，望若水而延佇，願夫航海之凌，借風為足，藉帆代馬，托牡命於一葉安危，決于瞬息，俯驪窟而恐墜，又虞鯨鱣之暴，解戰兢。

(永油版)

蹈冰不寒而慄，竊聞象頭山金毘羅大權現威神彰於往昔，福蔭被于末季，有祈必享，感格影響，譬諸縣鼓隨槌，水清月印，瘳痼蘊枯，止災禳福，加之反逆風為順，救頽舟於將覆，於是舉舟人負每晨齋食披瀝肝膽，傾首跂足，有仰神明冥助，伏冀悲願不謬，冀回衛護之眸，命天吳擊鼓，喝海若揚旆，檣兩師清前路，役飛廉為後殿，鑑送芥舟速達，浪華因擬舟，過橫陽之日，移步灵山，佐猷画馬伏惟聖神赫在尚饗。

倉永先生行狀 并銘

先生姓藤原氏，倉永名芳辰，父某，祖某，曾孫祖正次，始

以善馭頭。至先生凡四世。々々策筭裴先生氣節慷慨。志尚激烈。弱冠時與仙臺師岩岡某。宅八條家所。蘊五換紫葛。而青出於藍焉。既歸仁于藩。屢宦東朝。駿孟川為東道。飽險^迅如箭。每不可操。惟土人忸水者。簇檣藍輿。濟之。公俾先生試技。左右失色。先生受命。粗無難色。直驅跋于怒濤。猶之平地。衆皆愕然。公悅。脫所衣。衿手賞之。既至武金川。々々瀨于海。而取東接房。德積水洗天。公又顧先生曰。蹈海有術乎。先生乃長駟。破浪道路。不行觀者如堵。少為豆人寸馬。縹緲隱見。烟波之際。公麾之。乃回塵。衆望神之。與邑台。

于波濤。余曰。往時鷗鶴氏之弟兄。一河一海。並建奇功。今先生兼焉。初先生在東都。每夏月。講水馬於墨川。雖則都人士不先生若也。後在浪華。講水馬於十雙河。雖則都人士不先生若也。於是名垂藉々。西都施達四方。藩野口陂泓涵象天池。先生嘗肄弟子於此。迺人如魚貫焉。如昨。章幟交錯。羅穀疊波。公駕臨焉。大夫士觀焉。又率子弟。禮騎射於大野。結埒張候。隨次並馳。疾軼奔電。發矢如破。公駕臨焉。大夫士觀焉。又講南場於牛嶼。及城苑。以講騎射及兵馬等。官表其地。永世屬諸先生。又嘗畜人貢駿馬。而悍不

可制公以命先生：一著鞭則從送爲，罄控爲，惟
意所欲也。蓋先生之造宰于神而灵于物，無復瞎馬
害手事者，故其用可推以奉上，可移以御下，機變中
節，泛駕不敗。公嘉之，加賜祿秩，擢長於弓隊，前後歷
事三朝，而君大夫士皆師之。弟子蓋千五百人矣。歲
丙申，請而致仕。公故優礼之，信致仕俸若干，士人榮
焉。今歲行年六十有七，而其氣烈益壯。昔人批鞍顧
盼，可以並稱矣。於是弟子相與謀所以報德者，因屬
余紀其行實。刺諸君喪，幾其卓節偉功之不湮滅於
永世也。余固欽乎執鞭寧謝不文，遂爲之記。俛銘々

(永池版)

曰：折旋蟻封，何有康壯。詭遇多獲，何稱歎良。都若先
生，千歲一遇。德進于技，人歎驥附。蹤跡是龜，射不失
鵠。躬範三朝，直馳四國。荷祿致仕，晚節不忒。房星在
天，輝配南極。

和藪孤山齋居雜詠二十絕 遠山

海西小芙蓉，秀色無背面。兩肥隔一水，山見人不見。
早春訪蓮池，大夫松枝君。

雨雪臘看尽，寒餘月建寅。萸葉生十二，青帝初回春。
玉管全移律，山川物色新。更逢簾日霽，忽有懷佳人。
携伴二三子，行々傍曲津。莎軟兼步履，柳系拂岸巾。

鴛鴦近啼猶淡北雁行未頻漸餘水浮鏡雪殘山削銀
狗尾長橋上則與蓮池鄰入縣有三異元是爭多臣
已敲旧知内相近善待賓華館設綺席々々羅八珍
吟哦各随口待酒旧寄身坐久西日沒東林吐月輪
庭沙疑有雪宿鴉或誤晨興深未言旋高吟益相親
笑我疎懶性漸與蟄虫伸遍逢陽和遍從是幾回臻
席上賦奉贈島君嘉穀儒宗
握手都門且罄歡老場稍覺客愁寬朱弦一合秋
轉上首欲貽風色寒明珠價入梁車首北斗光依豐
劍看直置他鄉悲別甚莫使琵琶席上彈

(永池版)

有所思

匹馬事行役蕭々向北州合歡如昨夢一別已三秋
落日紗窓暗長天雁字愁所思宛不見迢遞玉南頭

丁亥元日

斗杓東建帝王都忽喜韶光被海隅聖主如裁求駿
詔人間也自有龍駒

三日集清陰亭記

古賀精里先生

○名樸字淳良一ニ敬
ト号ス弥助ト称ス京坂

二勝ヒ學大ニ進ニ藩校教授藩主伴
流シリ石井崔山君ト恭國公ハ
大ニ文學ヲ振興ス幕府ニ辟レヲ昇平
校ノ教官タリ旗下ニ列ス文化十四

三月三日興諸友會于清陰亭。實為寬政癸丑之歲。各賦詩一章。而屈記於樸。蘭亭修禊歲在癸丑。今邇而數之。得癸丑二十有四。得歲一千四百四十。王右軍之祀。嘆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知後人之有感於其文。然蘭亭之勝集。得右軍記之。赫奕宇宙。苟目識一丁者。莫不宝其蹟。而群公之詩。修禊之因。附簾幕。刺以傳于世。今閱之者。若目擊其風韻於清流激湍之次。忘其隔千歲之久。千里之遠。何其盛也。清陰之亭。在府治之下。會不過十人。庭不過數畝。又使詞翰

之拙如樸者記之。徒可以糊紙窓。覆醬瓿。既不足以追晉賢之游。亦無以備後人之覽。是為愧已。然永和之時。中原陸沈。王室偏安於江左。故群賢流離奔竄之餘。有蘭亭之會。在蘭亭則為奇遇。在群賢則為不幸。方今海內承平二百年。文化大興。翰墨之邦。士庶彬彬。佳節微逐。不出鄉鄰。而有斯勝集。一觴一咏。亦得俯仰今古。以暢襟懷。不亦幸乎。諸友擣藻刻意多可。傳者蘭亭之詩。與回。皆賴右軍之祀。以傳天下。後世今詞翰之拙。若此記者。反將託諸友之作。以免為糊窓覆瓿之用。抑亦幸矣。於是乎書。

佐嘉文學石井先生墓表

石井佐嘉著姓仕於藩者七十餘家有通稱十郎太夫世為多久氏家臣先生其仲子名有字仲車通稱有助居近霍山以為別号先生幼而穎悟強記絕倫生未免懷父口授大學一年成誦暨游鄉校夙夜勤勵年十七為都講堂示所業於詩僧大湖、曰子必名海叟恨吾老不及見也或携入京從高葛陂學既而之江戸時道日廣邑譽益馳公聞而祿之擢伴講備顧問眷遇尤隆自時厥後間歲東覲先生必從國學建業教諭進祿二次賞賚優渥先生才氣飄逸而

(永池版)

風流溫藉未嘗臧否人物未嘗以得喪經心或遇橫逆之來處之恬然與人交不設崖岸無貴賤無賢愚必得其驩心藩初館先生於城東以待受業者至不能容輒拓其屋作詩敏捷而鋪錦列繡鉢心削目方其酒酣耳熱四筵從譁左右應酬之不遑忽伸紙濡毫必鏘鏘數百言若宿構焉雅好涉覽終身所歷西遍探玩石東窮奧羽北徑山陰諸州南入紀攢之地凡海內名山水者必得其秘秘而發之於諸列國儒先墨客亦必接文酒之歡平居語及幽遐必娓娓不倦使人傾聽己酉秋公東覲先生送至春將歸而羅

恙猶力疾後五瀨之行比到樞州不能復從停郵閣
二旬而卒寔寬政二年四月九日云葬于州西成郡
曾根崎村久昌寺地疾方困憊起坐口占曰玉皇使
者自風流四十七年花月游今日朝天餘一恨主恩
海岳未曾酬此亦可以想見其風概矣訃至門人謀
表於墓來告曰乞文於君亦其治命也余悲之不復
辭也先生娶松本氏卒繼室以竹野氏生一女一男
男名文橘甫五歲襲祿佐嘉古賀撰述

清音亭記

折楊皇苓繁絃急管之音里耳之所悅而淫蕩心志

(永池版)

終於亂也矣獨大音之希邕一唱而三嘆若無可嗜
者而真樂存焉市今之世咸英韶濩之音已絕響而
鄭衛咽嘶沸於城野吾惡乎求其音而樂之猶有山
水自然之音而已泉石相激而成音固異乎糸竹典
肉之奏未必中宮商未必成節族而洪纖緩急可喜
可愕者乃變而不窮其悠揚隱緩在有無之間者天
暗風恬之音也其激射噴薄如雷霆如抵墮者淫霖
積潦之音也一徐一疾一文一武之中真味雋永知
而樂之存乎其所以條邪穢而養天和者不佞望
等鍾磬之敲擊吹噓坐而享之不亦樂乎吾友平川

子遠居北山舍臨溪水或取諸左思詩命之曰清音之亭而使余記之夫山溪之舍無注而不聞水色山岷既不知其可樂城郭之人一至其所無不惡其嘈雜喧阗亂語言而妨睡眠獨高蹈遠引當居川觀之士聞之以為可樂此其可樂與否不在山水而在聽者之耳山水之遇知音不亦難乎嗚呼豈唯山水之音為然哉人無不飲食鮮能知味天地之間精微神妙之理之寓於動靜云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子遠業匠其居斯山也求治者屢滿戶外而其望聞診切日必涉十百里不以為勞怡然樂山水之音匠之

(永涵版)

為技賤矣而亦能樂之者不在其技而在為之者之心子遠之心豈有得於夫精微神妙之理而然欤子遠非高蹈遠引當居川觀之士而能与之曰其樂是誠可記

大興寺集

神。佐賀郡野村

曉晚惜韶景、遐暉伴日明、緇素雖異道、迷情非炭冰、出郭南蒲牢、寺隔烟樹層、落花不相待、垂枝嫩葉青、菰蒲漸已長、曲池冰以澄、流鱖依美陰、裊娜垂紫藤、吟心勝象外、搖曳野雲興、

蓮池即舍廡夫島。

有詩次韻

麻溪殘雪解，卻舍引春風。眼纈三蕉醉，胸塵萬斛空。
曾嗟雲樹隔，相遇水萍同。髣髴鄉園趣，小窓梅吐紅。

賦得春色滿皇州

畿甸知春遍，康莊無雪殘。祥光含瑞德，佳氣滿平安。
花出宸垣外，柳垂御水干。輕塵生鋪陌，耀日照朱欄。
勻綠長堤草，叢茅曲渚蘭。波紋鼻河漾，霞綺數峰攢。
丹靛表羅蓋，鮮衣倚錦鞍。垂綸収玉尺，挾彈送金丸。
耕鑿堯衢詠，文章唐代冠。陽和曰聖政，德沢万人歡。

癸丑雜旦

客歲得外孫故及

清晨盥漱汲流澌，新霽窓梅映瑞曦。欲避靈名徒畏

(永池版)

影，追懷往事尽彫脂。四旬今日初添四，兒腹前年又
得兒。双鬢鑷系君莫笑，高堂具慶獻春卮。

題水山圖

瑞靄丹葩入望新，神靈窟宅玉嶙峋。仙凡分境山根
水，先洗滌人城市塵。

題畫屏

高柳浦里君

中名集字子建庭次郎一父忠助ト称ス元手園權タリ

學術ヲ以テ士トナリ藩校助教トナル文政三年死ニ五十五歳

滿所貼畫，若干妍媸，潤滑混西施於無塩，曰瓊玖
於瑤玖，如工品遭窵而拙手得志也。雖然野雀在難

群而後益見其毛羽之異類。驥配駑駘而後益知其蹄足之致遠。今觀此屏者皆評之曰某美其惡十目之所睹十手之所指不愆其監定然則能者解冤而名益顯也。不能者失志而瑕益顯也。吁嗟我僭平素操觚而屬文命意蓋以么麼未免竜頭尾蛇柔助脆骨之機擄藻而賦詩意思淺露格調陋劣未免牛鬼蛇神之輕白俗之刺弄雀趾而畫春蚓秋蛇僅足以記姓名此徒為糊窓紙覆醬齏之具而已。若有取而貼之屏障藉以為壁福者不為後人所嗤笑詆毀者幾希矣。

龜峯石九府君墓碣

石九先生諱良幹字禮介以字行居面龜峰以為号考名良賢妣程原氏家世多久家臣先生自幼力學未踰弱冠都溝邑之學舍兼錢穀冗務一日自奮曰丈夫生世毋守一丘齡踰強仕負笈洛攝既歸以家臣假任國學教諭無幾陞任仕古賀教授應幕辟踵代其職為人喜愠不見於色接物不修邊幅韻意斯學邃於經義傍善埽川家楷法陞仕以性在官三十餘年增俸賜物前後數次進班步卒隊長其德學志譽眩炙人口文化壬申二月十八日卒壽七十八配相浦

氏子良村襲疑銘曰先生著德司一國清和允溢
衆所矜式既大其門永貽功力

恭侍蓮池侯盛宴謹賦一律

金昭玉粹煥其文英偉名久所聞何幸置招叨末
席不圖盛宴引微醺臨江苑苔城千雉團砌烟霞春
十分幕府東朝期在近長程豈厭有勞勤

稻佐神門銘并序

神來自百濟唐食于斯既經千餘祀靈下闔衆誠虔
事早潦螟螣之害賽禱每有陰助頃造其神門而使
高柴作其銘 稻佐之山唐貌嚴翼敷斯威靈永鎮

(永池版)

邦國監臨在下眷佑農功介以熙嘏奄錫歲豐吉蠲
為饗享祀崇敬惟神降休為民司命 享和紀元歲
次辛酉國學助教高柴謹稿

失題

契濶雖經歲鷗盟意不遠偶來接酒戰好是破愁困
花卉被風疾葉苗為雨肥醉餘誇更劇玉屑自將老
恭侍蓮池侯盛宴謹賦一律

原田復初君名種雄一久齋字惟岳一

不忠助一多嘉志ト稱不精里先生
ノ門人瓦原田某ノ二子學府ヲ以テ
藩校教諭夕リ文仁政
八年死ス五十九歳

十里郊坰境域鄰大都奕世仰藉親德逢車馬初程
近賞及烟花半過春下銜英華直聞盛親義細席德
音新尚羊鎮日雷恩汎雨帶別愁暗海濱

上蘆洲公孫書

日月云々謹奉書公執事伏惟今公襲封之初首建
學於今二十祀上自卿大夫下至卑官小吏亦知尊
道重禮夙致一變駸至魯非出公之英明獨斷其
孰能之及茲以陞歷十百年為西南右文之邦者其
亦公之賜雖然自古願治之君彊首善而患無繼能
美奉者苟能美奉潤色有以對揚上之盛意其至於

(永池版)

道也不難當其時雖或有識此意者無其位言不得
以易行焉徒有其位矣徒有其位矣而非其人不足
以有識焉是以或有因循苟且姑誦亶數紀而有得
効不甚大者焉是古今之通病也今公孫堂大藩
之宗室而位列士大夫之上德為一國之望兼所謂
位與德而有之於是乎陳其是非得失於公前置諸
事業何難之有是蓋公之使公孫浩治學政之盛意而
公孫當今力於美奉潤色之秋也人々聞公孫之治
學政所以喜而不寢而區卜之所以不得默々也謹
撰闡學政急事務者數件因文錄上伏冀高明採擇

上有以裨益於風化之萬一以下以副人々之望何幸
也下以化百姓則公孫盛德之事非區區所敢識也
冒瀆尊貴伏冀高明垂聽頓首再拜

楠公祠會誌記

楠公謀猷功烈懸日星於天雖市童村叟亦能知而
言之不待後人之贊頌至其若忠誠貫日月亘古今
不泯滅百世之下使人扼腕切齒感泣不能止者則
秉彝好德之良心而非強之而後然也距今百四十
年吾藩有祝氏信溪江氏原者謀刺楠公櫻井永決圖
曰忠孝者人道之大綱而邦人最著者楠氏之莫若

(永池版)

也而繼承三百固執不失者古今罕俦雖由平素家
庭之教然亦櫻井永決之訓實銘心刺骨奉而周旋
以濟世美矣已耳今刺其圖以揚之使人有所觀
感而興起不亦可乎有大木英鉄大木伯者聞而
大喜從漏以成其事公聽其事也曰善哉信溪之用
心也寡人父子與衆襄其事也賜黃金若干以資其
費於是乎一時公孫大夫至士庶人亦各鳩貲成其
事信溪大喜曰吾素願成矣乃入洛刺父子永決圖
版之一龕而左右扉扇寫正氏及和田恩地八尾已
下六人或托孤或殉軍圖刺成奉而還置之北原

佐

賀村即香

蓋自香火云、實寬文三年之事、當我乘厩之中、年距今百五十三年也、世變時移、不知其所在、幾數十年、今茲文化十三年春、大塚長徹嘉村總藏、獲之於高傳禪刹莊。村。山門上而像之、与龕皆蝕缺不完、二子乃謀填補以新之、曰、精於典故、審於制度、莫若於利昌山領翁、乃泚而謀之、翁聞而喜可知也、甲曹刀劍之制、考索揆点、而以囑之、小出光豐、以填補之功、峻与翁謀置之西河内。上。梅花庵歲時往而拜之、顧楠公設後、稱贊其功德、脉水戶侯淺川之碑、而考其歲月、則信溪之舉、在其前二十九年、而

(永池版)

淺川之事、僅止碑文、刻父子之因、俛及其一時忠節之臣、未聞其事、士大夫其然、縮流此。誤而謀此舉、何其偉也、而今二子之与翁謀而新之、謂觀感而興起者、可謂繼信溪之志於百歲之下矣、後之觀者、亦將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則二子与翁之志也、其事之源流、三子之記、詳之、文化十三年丙子秋九月、国学教諭原田喬監薰頓首謹記

伊万里還佐嘉途上聚地名

玄溟維万里

玄海伊里

火国属三春

肥仙

路丹丘隅

丹丘

邑舟行黑水隣

黑川津

名傳松柏浦

松浦

地久梗楠濱

楠久 雲暗望夫嶺 振中 潮涵通漢津 漢津 波平恬戶
 痛 平戶 山 僊藏城園 山城 河內聯竈灶 大竈 山中
 積鹽薪 村山 大都村落富 大村 武邑士民淳 武邑 塢
 野莽蒼外 村塢 鹽田泌沸 鹽田 桃源波洶 馬神 川杉
 岳碧嶙峋 嶺杉 崑腹隱牛尾 村牛 樹頭竇 馬師 高橋架
 江港 高橋 鳴瀨注如响 村鳴 白石稱天府 白石 黃城
 憶故人 黃城 育兒民既庶 李兒 事母福頻臻 福母 猶
 惹藤蘿夢 靈臺無点塵
 贈龜井道哉 松校直夜介題
中村士德日賦
 志行自期点也狂 久聞黼黻既成章 振衣高士蹈滄

海披髮游仙下大荒 東道旆旌遠策略 西州割地擅
 壇場 和鳴清世知奇瑞 丹穴鳳雛五彩光

送山領詞伯昌 利之任磔山
蘆汀莊

窑戶百千紫解厓 商工雲集覺喧嘩 故人 彭 沢曾栽

柳 故八石貞堅 新尹回陽欲賞花 跡類南昌梅福隱

客盈北海孔融家 一鄉姓族多金李 今日常知系譜

窑戶千家其
 先來自鮮域

郭外林亭逢玉堂 梁士、獲明人顧元昭七絃
 琴有銘玉堂以為其号

名琴落手託佳名 絃上清音寄再生 閱尽無窮人世

交翩然象雀向蓬瀛

士長州蘇府臣守邸幕下近
我仕一槩一待囊周昨列國

觀明人畫帖有感

傳至日東事亦奇、細微縑帛古之遺、北胡何料移周
易、中國無由觀殷彝、民庶如雲三代裔、貨財航海万
邦資、趙張王李相達處、豈識千秋興廢悲、

雨中訪江山人

古賀朝陽君

中名能述字仲安安道卜稱
又精里先生ノ内人元農家
得ノ子學術ヲ以テ藩士ノ養子ト為ラ

冒來山下雪、知我苦相思、嵩溜皆琴筑、溪烟雜藥炊
結交堂轉世、學道本同師、投老成鄰里、商量招隱詩

(永池版)

古賀朝陽生石銘

凡語必忠臣、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

容負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应

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

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畫此当坐隅、朝夕視為警

變翩然象雀向蓬瀛

士長州蘇府臣守邸幕下近
致仕一槩一待囊用時列國

觀明人畫帖有感

傳至日東事亦奇、細微纖帛古之遺、北胡何料移周
鼎、中國無由觀殷彝、民庶如雲三代裔、貨財航海萬
邦資、趙張王李相逢處、豈識千秋興廢悲、

雨中訪江山人

古賀朝陽君

中名龍廷字仲安安道卜稱
又精里先生ノ門人元農家
得ノ子學術ヲ以テ藩士ノ養子ト為リ

冒來山下雪知我苦相思、嵩溜皆琴筑、溪烟雜爨炊、
結交堂隸毋學道、本同師投老成鄰里、商量招隱詩、

(永池版)

河上雜詩

老去看書倦、興來扶杖游、山村皆白夕、水樹尽知秋、
風冷香魚市、火明烏鬼舟、自非近瀟久、那得悉清遊、

花竹堂文抄序

古之立言制行者、不必待於人、不必待於人、故其自
知也審、其自知也審、故其自信也篤、孟子之於去就、
曰行或使之止、或居之、韓子之於文章、曰人笑之則以
為喜、譽之則以為憂、夫二子之自知自信、而剛斷不
惑、皆得之於酣養、鍾藝咀嚼、道義之餘、豈一旦果敢
之所能致也哉、吾友士德村中起于草萊、矜式一邦

其人強毅其學宏博堂以精里先生為師先生之學正大如彼士德實有典刑今年已踰五十身未嘗出鄉土未嘗求交于四方所著未嘗肯以示人而學術文章已折衝於千里之外矣頃繕緝旧稿抄詩文若干卷今曰花竹堂文抄以南坑擇世伐果石舊宿文章而嘗有一面之識也欲得其一語并諸卷端遣人且書幣而往焉則世伐沒已踰月士德乃携卷顧余曰世伐既如斯子為吾序之余辭非其人不可夫士德道學之淵深精義妙道之所造姑舍旃士德搜羅古今典籍而列之胸中鑄鎔融液混化無餘故其所

著詩文滾々浩々如長江大河之奔至而未已縱橫變化如風雨鬼神之不可端倪其訓誥之文清庙之奏長篇大作多益辨者固其長技蓋絡歷代作者而弄之股掌之上故模擬創意變調不一要之韓蘇諸家才雄博者性如是至其晚節稍欽鋒鋦歸之溫厚老練成熟前途可想聞世伐嘗觀其詩云奇俊多出人意表可謂具眼恨不令渠觀其近著又恨將觀其詩而不及觀其文也夫以纖巧為高新尖為奇沾自喜者天下皆是士德抱一代之雄才聘一代之雄文而不肯以示人者虞其不合乎時好而將

以俟千載之侯芭也。嗚呼孟韓邈矣不可作也。知二子之所知信二子之所信而剛斷不惑者獨吾士德乎。士德唯自知自信天下後世必有公論余非其人也。

山居秋夕

一卧山村秋復生。幽憂百物自關情。霜侵蓬鬢人將老。水落魚梁夜幾更。近月微雲媚有態。滴花涼露泣無色。此身未可浮江海。且向滄浪試濯纓。

精里先生宅陪尾齋博士薩摩赤崎文學浪華中井伯毅席上分韻

(永池版)

東海奎璧正輝光。一時俊髦會武昌。東帶陪燕如負芒。冬暉臨、祖橋傍。南國儒先推陳良。白眉才子有季常。看挾既陳侑金觴。高爵裁、佩玉錯。醉後吟出錦繡腸。穆如清風滿西堂。西秦霸客本清狂。漫鳴瓦缶雜宮商。

中秋望月有感時君侯寢疾

滿天秋氣夜無雲。危坐南楹寒漏分。安得月宮仙子藥。跪擎銀盃奉吾君。

哭妻

結髮成夫婦。深知內助賢。不虞疑是夢。此別實終天。

抹茅迷姿滅巾箱賸馥傳抱持孤女幼歔歔淚潛焉

宿石山寺

余宿自近金仙境，明窓照看河山影，清江一曲沙。琵琶湖、暮雨蕭、魚鼈冷、燈前檢罷昨游詩、枕下櫓、上漁艇、不眠自數石山鐘、靜臥水齋秋夜永。

泛庵記

古賀穀堂君

中名燕字厚卿一、葉雀碩仙花顛潛富等ノ号アリ敬

一太即右衛門一左衛門修理藤馬ト
稱ス精里先主ノ長子藩校ニ學ニ校
ノ教授藩主伴流夕リ大ニ藩主ノ信
スル所トナリ牟田口瑞商君井内南
厓君等ト忠宣公ヲ佐ケ文學ヲ
廣張ス天保七年又五十歲

(永油版)

黃薇人登々庵、漫遊四方、每至如歸心甚樂焉。因自稱曰行庵。又嘗航海樂之、因自稱曰泛庵。行庵者、使阿岐人賴襄記之。又徵泛庵記於余。夫泛庵猶行庵也。襄之記備矣。余將何言。且余未及見登々庵、而曩者聞之、其邑子登々庵、夙清操、蟬蛻埃壘、一朝謝室家、出鄉里、無所係戀、翩然如驚雀野廡之脫乎籠、竺而遊乎閑曠之地、蓋舉天下之樂不足以易其樂。豈聞古者列禦寇莊周之風、而喜之者乎。夫既舉天下之樂不足以易其樂、何有於妻子、、猶然何有於外物、無將迎、無欣厭、泊然其道為徒、而何必有待於

行與泛乎。今屑々然以行庵之。又以泛庵之。余竊疑登
登庵未能免俗而造好事人也。及讀其行庵詩曰。蝸
廬解舍寧無累。金殿玉樓却有憂。乃歎然曰。我過矣。
我過矣。行也者言無所行而不有也。我不待而彼自
至。蝸廬金玉。万变乎我前。而我之行者自若也。夫行
庵至矣。又有泛庵何也。一葦之外。溟渤際天。其靜則
已。其動則驚濤狂飈。鼉作鯨。蚕柁工一錯。魚腹葬人。
故在舟者。寢訖飲食之不安。而皆懷陸行之安。孰能
以此為樂者耶。而況以此為庵者耶。今夫眎溟渤猶
蹄涔。視天壤猶幕席。濤颶鼉鯨萬变乎我前。而我之

汎者自若也。是泛庵之樂也。雖然自莊齊夷險一死
生者。不足以与此。而亦非庵行之所及也。故行庵其
常而易。泛庵其變而難。不由行庵無以至泛庵之樂。
不有泛庵不足以享行庵之樂。余思登：庵。其殆葆
真櫻寧而益進於道者耶。遂以此為泛庵記。又係之
以泛庵歌曰。五頃琉璃一葦航。泛然不繫茲倘佯。
滌滢滢涵懽魂。慄慄兮恍然若入貝闕而朝童王。白
波雪山而吐欬兮。摩髻輾鱗歎旦場。中有逸人和樂
且湛兮。諠浪共敖如室堂。雪晨孤蓬兩夜榜。兮最愛
秋天明月光。漁歌櫂謠遙酬唱。兮白鷗羗來在我傍。

湖湘名雲浮家泛宅者、鵠夷邈矣、釣徒凶、于陸于海、常且變焉、泛庵之樂、獨不可忘。

祭賴子成文

嗚呼文才之難、旨史廢令而下、獨推韓柳歐蘇、彼褒然、稱名家者、世不乏其人、而^其脛炙人口、犁然中心者、天壤之間、豈易得乎哉、以支那四百州之大、猶且如茲、則在我秋津瑞德之州、厓、罕逢胡足深怪、神武以來、且措不論、逮德河氏之薨、興惺窩作倡、林氏繼起、既而新室伊物之傳、翩然駢出、樹幟劃講、帝制自擅、然而大業盛事、委靡未振、以有待乎後人之闡發

(永池版)

之也、至我子成文、才天授、別開生面、文宗八家而不承其範圍、待步趨宋元而不墮其圈套、胸羅四庫之書、巨肝細肝、綜覈臚列、故其發而為詩、為文、為策、奇正万變、波湧電掣、操觚之徒、相顧失色、加之潛心皇朝、倜儻今古、理亂之原、沿革之由、莫不窮究而嶽崎歷落、拔戟成隊、某在京^{最久}、華文名熾然、衣被海內、讀畫子仰之、猶瑞星祥雲、尚有毀譽不公、且評亂交、而隱然執文壇牛耳者、數十年莫敢或爭、若其外史新策、通談樂府者、實神武以來創見之書、而其詩篇及雜著、短章、悉備大家手段、其或恃才揮霍、未歷鍛

鍊者未必無之、而細瑕小疵未足以訾議也。要之本
邦自古及今、^持詩文二途未有駕而出其上者也。書
畫雖其餘事、亦優入神品、可謂文苑全才、藝林鉅匠
矣。余交子成垂三十年、其間久離暫合、不可勝數、而
其合也未嘗有淹三日者也。唯其臭味相合、而嬰懷
最甚者、則去年崑山之花、甯河之水、抵掌罄膽、以為
千歲奇觀者、宛然在目、而遽為永訣、且通後之評、則
其深喟而生前不達、冥冥之中、負茲良友、胡天地之
無知、不慙遺伊人以福天下、流垂子而奪之之速邪。
今將過三株之里、吊其遺孤、閱其文、庶觀物懷人以

侑薄奠、哭知己於九泉、而官守有禁、不銑自專、姑陳
哀辭、以代蘋蘩、嗚呼哀哉。

題僧大含所藏賴子成耶馬溪圖

記距今八九歲、予子成邂逅于長崎、古人游龜梅泉
樓、舍華素、饗饌頗豐、秉燭設燕、歌妓佐酒、其琴研卓
礫、酒漿炙燂、宛然支那也。既更蘭燭、地浮白無算、醉
容傀俄、談論風生、子成擲管作畫、能事卓絕、縱橫
如意、一座皆傾。又棧舟曰、將終南山下、明月在水、天
波不起、子成筆翰如飛、逸氣凌雲、扣舷叫呼、鳬鷗驚
散、各自旋此、時是千古、尔來余心固已服於子成之

能事已先我著鞭也。今睹豐含公所藏子成耶馬溪
圖、著老秀雅可愛。余行亦半海內、而未嘗聞有邪馬
溪者。今子或獎賞以為海內第一山水、則在余其為
闕典特甚。雖然、割聽之說難遽信。從余聞含公為人
極不凡、而子成西祀、則天其或借手於人以全
洩山水之奇秘、定其高下邪。余竊惑焉。要當待異日
謝事時、所謂耶馬溪、含公及子成、品評水以定其
論、亦未晚也。因嘆道在迹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
難。余生鎮西、而含公占耶馬溪、皆為子成所有。則子
成之先我著鞭者、非獨畫而已也。時病在蓐十餘

日、謝絕筆研。然平生逢山水如逢故人。況子成之所
畫且記乎。今因含公之請、展玩不厭。然欣然錄數語
還之。甲申秋仲、閏月上浣、風雨蕭蕭。中京武田女池
清風樓上

送草隸芳東上時隸芳將送家君赴對州觀聘
韓之俊

千載丈人不徒死、朝鮮聘會事詢美。草生攘臂起窮
鄉、忽向雲衢鞭駉駉。經歷三都時對州、雲濤烟嶂七
千里。自倚健筆走竜蛇、氣壓寰海讀畫子。小春、四
照春堂、楓葉菊英對別觴。同社文人各有贈、吾更祝

甫々勿忘芙蓉之山高萬仞秀絕好比甫文章北溟
之水浩無際深濶好洵尔待腸尔不聞神后証韓々
如犬又遭猿王來卷席通好修盟二百年還憾文場
小豪焉建勳絕域在此時行矣草生尔其勉

曉行

匹馬駐殘夢中驚駭鈴穿林失片月渡水踏三星
霧市人遙語霜橋客已怪雲隨前路白了辨山形

秋懷

西肥城郭古諸侯滿目人烟接地浮紫海潮色高永
夜天山雪色入深秋白沙衰草行臨野落日涼風獨

(永池版)

倚樓十歲竟鍾書劍客追懷往事不勝愁

病餘韻語

猿郎吞海內餘勇震異域拍案叫大奇靖州稍生色

題雲童回

雲待竟兮竟待雲賢臣所以待明君殷周之後劉將
葛此外雲童曾不聞

戊子六月侍病慈廟

家慈今年
八十又四

朱齡近在四年中多病老身奈賦風體遜前賢侍親
意不將一日易三公

中村嘉田君

名成一字士德一
號又一之助一
稱又精里

先生ノ門人元鋤島年人君ノ家女學
術ヲ以テ藩士トナリ藩校助教トナ
ル天保元年五ノ五十四歳或曰古賀
穀堂君ノ文ニ嘉田長余一歳トアル
ハ疑フ

敬修堂詩歌集序

歌詩之最得意而傳於遠感動人心率不在日燬月
煉之作而出於信口成章者如隆準黃鵠重瞳垓下
何曾引一絙掘一丈而鬱勃流動千載之下猶想見
其人彼其悲來橫集口逆意而鳴自不知其所以然
斯以奇矣畫生之詩席間逢題必手拈鬚強言其情
之所無以釣名媒利待道始碎矣其偶觸境摠情亦

(永池版)

唯瞻前顧後竄辱若驚當曰震兮恐世人譏其溺愛
而不取也當曰翼成恐世人譏其盡惑而不取也屑
々乎唯悅人目之謀免罪矣之慮待始不似古人矣
諫江大夫至性孝愛報反匪懈頃得其皇考天珠君
所作詩及國雅於篋中泣命左右繕寫為二卷名曰
敬修取其存日所居堂名也集就徵序於咸一々々
卒業而嘆曰君之詩出於畫生遠矣哉所謂佳者非
字句工穩之謂也又非誇多鬪美之謂也諫江之大
食祿万石位為國上卿君生享富貴不知利路眼中
之人唯其所顧指氣使毀譽不嬰其懷升沈不入其

憲蓋卷中所載莫非情至興來信口成章者說其紀
瑞雲而知其尊君愛國忠厚惻怛之至情說其祈雨
喜晴而知其畏天愛民哀矜恭愛之至誠說其書懷
及挽崔山贈尊人等諸篇而知其尚德信道愛親崇
師之美意蓋無翼成之累而有鬱勃流動之盛
性情所感精神所注亦足以觀其生平敬修之名殆
不虛也惜矣其不享多壽中道捐館不使國人得蒙
被其沢也大夫此舉不獨揚潛德之光耀其九襲而
貽之後嗣其為室何啻夜光月珠咸一瑾瑜作詩之
法不在字句間而貴求於性情其所以貴者亦在其

所感邪正如何敢弁之卷端若夫國雅有友人圖本
士楨

口頂右

致語在不復論

畫洪氏家譜後

文中所謂浩然為洪氏之祖
出於朝鮮劉則出於唐山

右洪氏家譜精里劉先生所撰也洪氏諱安常之無
子也以先生仲子字晦卿為嗣晦卿有文學需諸儒題
言於家譜余受禱竊感祖宗恩信之厚能及殊俗遺
孤浩然亦能感恩激發就死如歸子孫綿連以至今
日嗚呼洪然以奔竄之餘身為替御於兩朝以世其
祿至於安常為叔相於先朝今晦卿又剔歷數載見
授內相洪氏之福何其厚也以國族而得之亦在所

當慶而洪氏而舊之可謂美矣吾聞五方之民衣服異宜和味異奇夫朝鮮之距我千里而遙唐山則直數千里矣今洪氏之先出於朝鮮而劉則唐山其亦得無有与我異者哉譜載洪然臨終書一大忍字以遺子孫共張公藝鬻族日居尚有不合者能用此字而立家焉浩然以殊俗居我土極多不合者是其用力蓋百倍於公藝矣今晦卿以劉繼洪已合難合者也以儒家之子居要劇之地又必有不合時宜者則何啻浩然之於國初則晦卿之於忍字非倍其功於父祖則不可然浩然雖不合乎時而能合乎朝如譜

中所載今晦卿黑頭周旋于廊廟之上老友豪卒屍息後令非有所合而能如是乎哉使晦卿果能合乎朝則施以申以箕子之道周孔之旨舉而措之於今日不難也在洪為孝子在國為忠臣能剛能柔顯融全終夫然後又有若劉先生者論撰其所為傳之於洪氏之在箕封者又轉而傳之於唐山褚劉彼亦未必不謂吾族有人也吾固有望乎此譜焉

迎賓餘興序

松平某君之為鎮臺也洪晦卿啣命候迎乘暇興時名士往復唱酬於赤馬瓊浦之舍館歸則彙其所作

及得字人者詩登若干首（裝）為一軸名曰迎賓餘興
屈余序之余曰宋文帝曰學士輩只堪大疏書此炳
蔚者概出於大疏書中而晦卿方以吏務進為所作
覩視乎其間余觀晦卿所業其亦異乎所謂彙短繁
者之為矣在官寫書昔人謂為民流曰簿領針砭云
爾晦卿此行洗然若在駢壇墨席水木石林間者固
自難得然而人不覩其文彩獨稱吏幹余觀晦卿所
為其亦異乎漂陽尉以待廢曹務之流矣夫長檠高
挑吏事未必舉而吏分其半俸職掌安在君兼舉矣
且夫在顛倒糾紛之際而從容有餘非有局度者弗

（永涵版）

克晦卿此行有才幹有局度風流快吏照映一時晦
卿吾精里先生之子哉吾聞幕朝以儒術責吏治鎮
臺大吏也使其果有儒術邪得無有官餘大軸哉此
行公事也晦卿不敢以此軸于鎮臺吾恐鎮臺之於
晦卿猶晦卿之於鎮臺也洪詩出矣臺詩吾將於人
間見之

送牟田口一之江都

竹箭生遼谷、猗：長不易、豈不厭風霜、担此厚筠碧、
勁節亦多倫、虛心獨兼直、翼以如月羽、東西唯所射、

奉壽精里劉先生六十

劉氏兵戈多帝王、公修文德自鳬翔、英才並入門墻、
裡、盛藻在光奎壁傍、鴻業久凌函丈席、華庚遙奉萬
年觴、四方壽曲琴壺側、情竭應無若故鄉、

送穀堂東上

此別誰能不黯然、向年徑十路三千、蓬萊君就酬恩
地、魚雁吾裁憶昔篇、雲路跡兼鴻鶴遠、天涯影与鵲
鴒連、勉哉歲月双勲業、身既仕途盡在田、

春色滿皇州

欲識皇州盛、韶華媚舜年、昇平多慶沢、桃李自芳妍、
闔闔見天近、闔門得曉先、雲暄千騎入、塵軟万家連、

(永油版)

八極原歸一、真符正握乾、聖恩新雨露、鼎祚壯山川、
臺上休望氣、閣中正賦烟、醉鄉非避世、壽域累興賢、
寶算椿萱裡、物情葵藿前、春光誠可樂、帝德表無愆、

惆役丁

洪晉城君

名煒字晦卿一西墮卜号

弟二子洪雲海君ノ後ヲ

鋤菜已辛苦、驅役日常忙、行遠老肩赭、陟高流汗黃、
夜眠疎樹雨、晨采散衣霜、近有勸農事、賴君稅畝堂、

日光山

日光垣赫日光宮、六十六州光耀中、一統山河終始

誓大廷綱紀古今同天南影勃風雲色地遍豐饒雨
露功更看百年兵甲氣消為奎壁滿蒼穹

樟公碑

扶持皇統在斯人始識南柯瑞夢真
侵氣自避堂々陣曾漢遼聞謗臣
百年正氣歸天地千古奇謀哭鬼神
殘碑幾隨英雄淚永濕墓野草春

名護屋

大酋猛威吞日東欲并韓土賞臣功
脚向孤島彈丸地掌裡群酋破竹中
玉璽巡邏嚴雪夜翠樓哥舞倦春風
濟時矣伏英雄主豈意殊求天下窮

(永池版)

春思

妹阿悅在東都適岡田某

有時當見汝無恙慰兄心千里執巾櫛
三年和瑟琴離情看月坐愁卧對花吟
二妹其其一應知思尔深

失題

赤馬關頭憶昔時當年秋色似今秋
浪花暗散黃金色塵氣朝開白玉樓
江上曾憐伍負庶水濱誰向昭王舟
風光猶似寫遺恨哀雁暮雲相共愁

大神祠

日出天崑日域春鳴濠千古始生民
三辰相燭皇綱定群景交成帝力均
自有祠官嚴其祀常瞻佳氣白

高宸一王正朔無窮極神國神威神更神

恭賀恩公閣下襲封就國

雲霄休命上台傳奕世襲封恩量全奉引九重班位
峻折衝千里國威宣和風膏雨天心共佳氣瑞雲人
意然今日四方齊側耳賢哉好在列侯先

日祖今山夜戰記

牟田口筠齋君

中名通清、少島圭、
士島字天錫、藤右衛門ト
稱又藤校、字七昌平校、二勝フ藩校
教授夕、安政二年死又七十四歲

元龜元年九月連仲大友宗麟領衆侵我自軍高良
山後遣諸將入寇曰杵某東進阿祿神志賀某

(永池版)

南迄海至早津江賀即佐戶次其北逼河上日而豐西

訖及日州師步騎八万此四華於佐嘉城圍而攻

之自春且秋州内諸將神代某等多應之吾日祖英

略神武助太守泰高公此役也上公合謀遣諸將拒

之數破之宗麟怒遣倭大友親秀將兵三万督諸將

曰杵某等攻之親秀進至今山賀即佐衆十餘万此

吾師僅三千城危甚於是日祖進策三衆疑未決乃

自為斥候出城見田夫在田刈稻相語曰城中之事

當今日唯有一夜戰以襲之或可以克幸不然則明日

為魚肉耳日祖聞之決策而還入告泰高公善之

衆皆危之公母愛周氏聞之排障而拊出席曰今城
兵怯懦如猫前鼠直哉謀可聽也因是衆心始定此
夜日祖自迎今山出城僅十七人至新莊邑上日々
有寺曰勝樂言。真宗。日祖曰勝樂嘉名也命伐其林竹
制旗竿以勵士氣衆大振將士覺日祖之有此舉也
至者道路相望比至今山衆至七百潛軍以傳親秀
宮親秀倚相床自行酒勞饗軍士約詰旦陷伍嘉城
醉酣哥呼日祖遣人匝宮場色曰神代某叛矣日急
擊之日祖躬親奮戰衆殊死鬪親秀衆驚潰部將成
松某追斬親秀州內悉平於是威名復大振焉

(永池版)

諸葛武侯圖

諸葛亮名誰不知千秋遺烈使人思南陽耕若將終
歲西蜀業方扶已危魚水日心經世日肺肝報國出
師時三分應遂定于一身死難那運盛衰

軍城早秋

秋入辺城冷日暉征夫百万壯心衰胡人正方陰山
哭漢將早宣帝室威月淨獨看旧佩劍民寒未寄新
裁衣悲哥一曲腸堪斷王事靡盬不得歸

燎民賦

井内南涯君

中名季曉一久收字季卿壯
一郎一久寬平傳右衛門卜

秋又舊校、學、昌平校、
教授舊主伴、
二歲或曰弘化三年又六十
六十三歲

觀汚濁之蓄水養子之微虫化頑質而委蛻張惡
莖而雷曰每昼伏以夜動何暖生而涼終結貪腸其
如唱利毒吻而相送羽鳴鏑以過耳舌含刀而陷胸
噴肌膚而頭刺吮膏血以腹充傷芒刺之負背慘流
矢之攢躬跡詭秘而不測力衆多而末攻天將陰而
群吠日欲蠶而自春乘綺疏之微啓入紗幘之新縫
驚刺客之竊發疑其人之私通時潛行以鑽穴忽飽
充而騰空曰撲倅之蟲蚋比辛螫之蠱蜂蓬目無所

(永池版)

施怒蛾眉何以修容有火攻之下策因人謀以立功
照檝火於夜炬拳芟烟於夕烽或滿空而起霧若南
戶而乘風潛設伏以直起忽追奔而橫衝訝行雲之
駭雨恠驚騰之卷蓬要來路於檐隙窘去蹤於壁中
芭哽塞而若泣影顛倒而愈窮眉已燃而翼煽身被
灼而腸紅真計奇而術巧能遠其而禦凶聊枕席之
就晏詎輕筵之云庸

流戈人錄

功高乎天下而不可以感匹夫之心威加乎海內而
不可挫一士之節唯夫千歲之下使人感泣欣慕不

能已者獨有此忠肝義膽耳吾讀史人錄未畢卷歎
然泣者三慨然嘆者三曰嗚呼義士之不幸何一至
于此乎當其主以家滅之時坐視其仇讐而不復爲
豈忍一日之生戴天日也哉義士四十餘人忠肝義
膽爛然如裂帛矣忍怖負恩割愛殺慈以頸一日
之報彼其爲心也噫乎如生虹可貫霜可表寒可使
後世之懷二心者覩坐賴此而無穴可入也何其烈
乎世之後者曰讐可復矣烏踰年城可保矣寧死守
耳曰不然侯与吉良侯命而供賔辱見辱烏侯怒抽
刀擊之不中烏僅傷其額匍匐而遁侯獲烏其靡命

不敬也專殺不義也報私不忠也侯之賜也死當矣
則固不得保提城也而讐幕府但侯之死因吉良氏
之毒邪貪盡以致此憾死則幕府雖不可讐而吉良
氏不可不讐也如此而後義士之墓無愧於義也耳
若使義士五十人嬰數仞之城亢天下之師共賊內
訐外無蜂蟻螻蟻之援吾固知其不終日而死也若
此則其讐不復從見狗屠而滅耳獨於其心無遺憾
乎哉古語曰感激就死易從容赴義難義士五十人
歃血既盟曰心不渝深慮遠謀遂成其志是其忠肝
義膽昭乎天地日星森布羅列不朽不磨死而爲

忠義之鬼千歲之下聞其風而可感泣乎頑夫懦夫
者是其為師也尊為教也大豈夫優游卒歲蓄死而
云乎哉雖然使義士不逢此不幸又不過乎慨然侯
家之倍臺耳烏能使吾徒此畫而哀至于此也哉

送某于役崎陽序

崎之為要也蓋外邦之咽喉當天下一之衝惟戊辰之秋
命大備魯毅大鎮交成器械施張國之。當此送者
必壯勇敢有武畧者行某君將于役井子送之解輕
舟橫大江觀波濤之洶湧醪酒進之曰壯矣哉吾子
之此行也夫古之為士也在軍忘其家臨戰忘其身

(永池版)

河岳之不能移也日星之不能奪也風霜之不能摧
也雷霆之不能畏也鬼神之不能測也王侯之不能
威也生死之不能亂也是以能冒劍鉞而嗔呌拋鼎
鑊而矢譴啣命不辱授危以死若此而後可謂有士
之心也予觀吾子有此之心哉不得其心而徒暴馮
以稱勇者鮮乎其不聞鼓矢綏望塵霄潰者今也吾
子駕長風破怒浪乘危凌險星行電征然而倥傯之
間能橫梨賦待綽然有餘裕予也以是知吾子之臨
敵有剛出奇不窮策高勳樹大名侔灑乎國耻之不
難也予也以是又知他日吾子之坐廣廊補遺闕報

國而忘身見我不懼死之不难也聊於此行也有卜
烏

悲秋

自知蟋蟀亦悲愁、搖落况逢傷客游、万里高唐追去
鳥、半江斜日認歸舟、青樽松菊陶潛徑、白髮江湖王
粲樓、眺望故山何處是、猿啼巫峽雁羣洲、

邊愁

歌哭俱同日、君王豈盡聞、長城指為墓、高閣坐論勳、
骨照生前月、魂迷戰後雲、庶幾貴柔遠、何事說行軍、

題韓信出跨圖

(永池版)

淮陰年少辱王孫、激怒英雄孫功業尊、當日若思跨閭
爭、傷游雲夢猶君恩、

吳宮習戰

霸主報仇日、佳人習戰時、陣雲起蟬鬢、迎月上蛾眉、鐵
臂持兵重、細腰排隊遲、鬪心豈由嫉、殺氣却成疑、凶
器雖非所、安戎寔在茲、吳宮能拔長、傾國有西施、

訪丹丘草棣芳

仙洞万家積翠間、聽鶯認柳到林關、門臨流水桃花
落、人對浮雲世事閒、彩筆憶曾驚絕域、綠琴喜此奏
高山、相逢只悅能開口、醉倒接羅猶未還、

擬高倉王討平清盛檄

枝吉南豪君

ト名超ニ夕種彰忠左衛門
安政六年死
又七十四歲

檄告諸州源氏及諸將茲銘平清盛襲父祖之業祿
浴數世之屋沢重以保平之福乱遂極人臣之電位
是宜碎骨歷膽以圖消痛之報而久苞禍心漸搖凶
毒屈逆上皇於鳥羽迁皇都于福原流竄大臣剝剥
庶僚棄散岳粟祿以為荒光之糧儲放二百兒童而
伺郡國之譏滄高城浚池連閣層樓尽巧極靡以擬
王宮愛姬電妾披霧駕翠窮驕極奢以僭帝后拒諫

(永池版)

嫉忠賞因姻戚親姦信逸刑及睚眦流血於街巷伏
尸於道僖朝堂之人猴而冠犴獄之吏帟而乳重稅
厚賦流毒敷雲朝為豪商夕則乞丐而平氏之荒犯
制敗度苞苴公行饕餮無厭馳騁弋獵穹昊之交道
路之言其惡極矣宗族之楮群姦之滅其微著焉鳴
呼東海之波不足傷其毒南山之竹安能罄其罪皇
天實惡其虐天下欲吸其肉烈祖積憤冤魂蓄怒星
辰為之錯行日月為之損明寡人欲起義兵順天以
討乱賊為黎元救塗炭已誓此心於山河懸丹誠于
日月三位賴政主倡大義南都三井已應之春秋乱

臣賊子人々得誅之其諸侯及懷忠之士各發兵會
京師共平亂賊掃氛。斬首捕虜者厚賞願望逗撓
者是曰賊也移兵討之其察天人之意今日之勢如
何

紀事一則

平維盛將步騎十餘万擊木曾茂仲師至越州茂仲
曰彼衆我寡野戰不可敵也我軍吐浪山彼必陟嶺
爭利我以奇兵夾擊陷之南谷可逞也乃使源行家
今井兼平樋口兼光及巴女等伏陵谷自軍山下前
林莽衆寡不測維盛亦踰嶺軍山下相拒數十步觀

(永油版)

望久之茂仲發十餘騎射之維盛亦發十餘騎射之茂
仲又發射騎二十維盛亦以二十应之如此數四至
夜平軍疲弊無復紀律於是兼平踰嶺拳炬火群伏
奇發鼓躁震山義仲繫牛數百頭炬其角而放之牛
頭熱怒趨敵步騎踵之平軍大敗走陷南谷々々為填
還者若干人 野史氏曰義仲用兵如神氣掃電激
所向克捷吐浪之役孤軍鏖十万敵古之善戰者未
之及焉使國弗終卒生驕誇衆叛親離身死淡津豈
不及哉

秋色無邊目若環，清湖烟靄夜光閑。
錦帆一道金波碎，白雀双飛華表還。
雲弘水晶神女峽，風梳綠鬢天台山。
此間不讓坡老興，如是勝游得幾般。

送鼂種

種。臣改

游京師

嗟尔少^東事操觚窮覽諸子百家書，又能兼訪神國古，
訴源天橋執矛初學士，徃：稱博洽却向國事多。
粗疏持旨令尔時上國裴葛三換宿志，標皇都送來神國本專門世：多宿儒礼樂今日未墜地，
文献可徵自燦如，嗣之水舊修國史，茂公以來宏前漢，
英杰^傑奮教化輩出一時，鄒枚徒燕都，又是英躔地可

(永池版)

識名門名不虛，須是受益存謙讓，前賢有曰：有若無餘間，又能親經藉夙夜，孳孳思艱劬，徒尔莫貪湖山勝，
旁力赤心答恩殊，餞行重陽前一日為採菊花別酒，刺四座奇君惠辱不須悲，奇做驪駒客路山川水，
土異珍重賦成，易感軀，但期他年榮旋日忠孝兩得全，
令譽行矣，鴻鵠千里翰，一舉直上青雲澗。

送鼂種東遊

聞旂荆山璞，在能用彫琢，苟非就良工，無緣為宝玉。
多尔時上國勤苦欲成學，新奉嚴命辱一朝蒙超擢，
矧又及再時，豈不報恩厚，江左英雄躔，賢俊所來族。

相送不_下董惟執志益精確又喜日昨侶切磋同心腹
界濕恐得病环重全天祿他年登錦棠歸來照御曲

又

迺々雲海外燕都天一涯唯賴日昨友親交昆季齊
想戲倦時後勝地共追隨六月芙蓉巔凌雪振客衣
真是小下天鵬搏志雄哉或游松島地短艇探新奇
或攀金華顛飄飄：嘯天倪此時忘百事堪為羽化思
此餘雖多勝不足遠駢馳慎可惜寸陰莫曠費日時

栢原六勝待卷序

滿野荷洲君

名順大右衛門卜孫蓮池
侯ノ士某ノ弟二子精里先

(永油版)

生ノ門人學所ヲ以テ別視ヲ賜ヒ邑
校教授邑主伴流タリ弘化〇年死ス
六十歳

余嘗論海内之山水佳者隱而不顯々者俗而不佳
二者無相為反覆何也蓋今觀世所謂佳山水者多
在通邑廣都喧擾之中而車轍馬迹舊集麋至蹂躪
不遺餘力如唱樓妓館無處不設則古之所稱為佳
者尽變為汚俗之場是戕天也或稱真佳山水者則
獨局於幽僻無人之境而韵人墨士探勝好奇者苟
不凌峻嶒攀峻壑而求之則窮年沒世窮乏力之所
及而不能一得所謂佳者是亦弊其天也藝州廣島

僧曰風航寺名竟泉在栢原其境內勝地平素所撫
玩勝態以取適者六各命以名題曰六勝作文乞寄
題於四方子展觀想其梗概則松丘檣亭雲橋月塘
等獻奇呈秀來集於一區之中者歷々如視而又聞
風航以恬淡虛無為主之賴先生以名匠若待若文
以華藻其山谷尚以為未足又徵其題詠公諸海內
則其為勝既佳且顯無復彼二者之患矣雖然予聞
浮屠之為道假合天地土木形體以無住著為主本
則戕天子弊天固必在風航之所不向獨疑風航以
六者自適則得無繫念於色相而未得其道之然否

(永池版)

吾學儒者也非深於浮屠者也將俟他日西歸之次
卸裝而質之也詩成凡若干首序其卷端以為贊云

晚秋訪石谷山人

村人三養基郡中原
深堀丹作

滿腔雲霞捲跡藏、心由為吏亦何妨、薜蘿三徑羊求
友、花月一槎子賤堂、麋鹿則人知主意、英灵猶夢遍
仙鄉、朝來爽氣如洗、恍覺置身千仞岡、

謝人惠菊

陶家有餘賜秋色、兩三枝慕彼餐英節、酌為延年卮
心看芳氣滿、惠使露華滋、愧之瓊瑤報、臨風嗅數時

贈水野先生

言源

伯府東天北春寒雪餘人非旧時侶花似故園居
事業双蓬鬢生涯一蠹魚歸心動逢夜霜雁數處疎

江村夕照

沙岸潮枯秋欲闌依稀村落夕暉殘蘆花如雪楓如
錦鹽背歸人草影寒

初冬夜坐

楚騷歌歇聽天風秋尽林亭夜色空霜氣更添故衣
褐鄉心獨換旧書蠹巖城鼓柝寒色啟滄海星辰景
象雄強理系相写函致困情尚自入荒鴻

呈樺島先生

久留米
人石渠

(永池版)

一水分肥疏教程若齒唇自笑池中物未攀霄際鱗
寒花武陵夕霄月落溪濱弄筆陪筵高風絕等倫

觀獵

悠々旌旆肅無譁列隊分行簇草車鼉武將軍金鏢
甲羽林材士白驕驅揚鷹雲合零双鳥羗箭風鳴琤
五祀四野一時雨毛血寒天映出滿山花

君子訓跋

草場佩川君

中名蘇字棟芳一名索倫一

又藤校二學七精里先生一夕軒ト号
亦画ヲ善ク學術ヲ以テ儒士トナリ
舊校教授タリ慶應三
年五又八十一歳

益軒貝原先生刊俗之書余嘗閱數種率皆丁寧深切不復高論其愛世之意可謂勤矣此刊也亦先生之所著而其鄉人佐藤翁為捐貲以授工刻成見寄其從坦明正確實是喫緊為人者而於輔世長民之君子垂鑑戒最深此其所以名篇也聞翁為人惇篤通達事情為鄉里長所在人皆推服顧其得力果在斯書歟世之徒重子或奇僻陰險叛為驚世駭俗之徒遂以債事者比之豈若奉斯平實之刊以能奏功效哉梅卷感嘆聊以命毛穎

松浦家苞序

(永池版)

余之勝具徒好漫遊一行為吏不能如意故每徒人游紀恍如躬歷其境心誠樂之櫓村岡生昨有松浦之游示此紀有題辭之囑松浦余亦曾屢游涉適展此篇宛如見故人面然況其文劭他土則日記如女子之卷然難以待畫如豹毛之斑然唯黑川入野之遊付余之所未曾其歧迷途窮楊泣阮哭亦旅中之一況為紀中之所不可虧虹松原之真似虹余曾於唐津城西佐志嶺頭目擊之如紀中所云恐未免在廬山中不見其真面之嘲耳生世住三根郡坊所邑學兼和漢在研究稱古史以松浦為神后行軍之古

蹟特有是行周（言）咨詢募秘圖（抄）遺書囊中之富不獨
此篇也此豈余脩擔瓦握月好無益之勝者比哉其
志可則也至於此殆使余脩避三舍為歡止卒然信
筆以塞責

那古那懷古

君不見那古那城壘擁上羽之野波戶岬々陰野曠
突率濱之要害莫之或甲想昔爰我天下之兵人兮
舟兮恰如群蟻蟻蟻之上龜阜舉國可賈勇有餘耶
視難林盤石壓破竹兵勢八道摧諸夏蒼生畏一鍾
譬如冥海浩滔天然而宝婺墜兮大樹顛當是時我

（永池版）

軍在彼暴露自苦已七年強弩之末勢危哉爰々事
至於斯乎大詒吁窮兵洩武務遠略珍藏生灵（執）上
種德施仁以保子孫万世之永寧雖然天生若人豈
無意為我東致人不為人致如否則滿清勃興寧能
不為我之不利唯此一伐遠繼神后之威光尔後到
今金甌永無缺駮余尋遺跡上高岡海眩春寒草猶
荒指丘韓山美女驪波濤落日空蒼茫踏雲涉水吊
古去処々猿芭欲斷腸借問曾築此壘者誰也由來
執屨之猿面耶

九月十三夜泝漢

自忘千里寄萍蹤
勝地良宵一併逢
遠近城高霜欲
下滿江秋色月溶溶

寄贈牛住子行時學肥後之助

魔窟接境是熊藩
流峙影盤形勝存
葦海陰冬尋帝
蹟菊池芳草憶王孫
神山絕頂烟長起
鬼將古壇雲
尚化圃子擔簦時
那裡春風桃李入
誰門

大鵬哥奉贈伺庵先生

君不聞南華奇想
天外飄閑口荒唐
說逍遙雙翼垂
天、池震水擎三
千駕扶搖九霞
標亂蔽閭闔呼
吸太虛起雲韶
冬荒冰遼唯莽
蒼園花瀛州不
崇胡華

(永池版)

嵩如塊堪抹撮
日月如丸翻下
跳玉皇真君不
敢駭
后羿遇之擲大
彈箭觸廣寒拔
丹桂息在東海
扶桑
標翔群羽族大
方、望風歸王不
待招鷁鷁一夕
蓬
下夢逐影直凌
九万霄

再過黃葉夕陽村舍

欲向先生五柳門
重來正值綠陰繁
夕陽滿地無尋
處定是去年黃葉村

秋郊雨步

水村猶熱蒸如何
城市苦橋北西三
店風意落高樹
下呼店翁胡床
倚吟步炊麦点
空心一瓢殘、注

徐辭悠然間忽忘途中句

偶興

撫松掃石且盤桓，自覺荒園野趣寬。二頃寧嫌家業薄，三杯不減宦情寒。向來聊爾人間事，幾度竊為吾党歎。何物可無歸托意，暮天雲鳥柱頤看。

呈謹堂先生啓

官時三世受儒門之異襲，道照千秋為藝苑之奎璧。在東土之都會，文擷精華，屈外金之裔流。德場光烈，伏惟謹堂古賀先生，久當衆望，新應俊選。懸鐘幕府，振鉞璜池。家風難容，易名舊章。豈尋常補好古博彊。

(永池版)

更生永錫祚胤，貽謀燕翼。夢得何歎，餽魂韓昔采梓。植從乃祖公之役，尋遺豚犬及先君子之內實。海疆修睦之年，而台象重熙之運也。其蒙恩教而反今復一豬徒傲，逐馳之為爭，如三駟咋。幸屋烏之愛，以垂巢燕之憐，恨不入陽朱陰王之間。蹊或恐追儒服，蚤學之時，好帷幄，自有簪懲之策。慎勿馳橫後于海防。昌平信為詩社之鄉，庶幾廣異聞於庭刊。是韓所以命而遣也。時逢芳暖，晷漸徐遲。重惟先生隨侯，惟和。海人不倦，春福藹。夏佺洋、菁莪並生。翹楚可刈，所賀者，万卷樓之日科，無恙于顯祖考有光。因思一。

蛾子之時術不差是愚父母之願也 三月幾望韓
謹啓 時龔兒邁祭因使裔之

紀事

吉村幹裔君 日名 齋平 董洪 一 久 瑛 字
二 夕 松 浩 卜 号 又 藩 校 弘 化 四 年 死 又
二 時 一 藩 校 助 教 夕 一
五 十 九 歲

奧之役鎌倉景正年十六曉勇過人能騎射每射三
軍破堅衝銳鳥海某武衝梟將也射中其右眼鏃出
於頂猶從之鳥海顧其僕曰吁人之中余天未嘗見
步者彼來者誰居走追之三匝柵卒射殺之景正歸

(永池版)

嘗下馬脫甲曰景正傷矢幸拔之乃偃焉三浦為次
左手抑其額右手拔之不拔蹶其顏双手拔之景正
拔腰刀將刺為次、、愕曰何景正讓曰夫挺身擊
賊中天而斃固吾令也恐乎以足加人額不如与卿
死為次謝乃膝而拔

陸義人錄

余徒義人錄未嘗不感敷奮勵而毛髮上衝也嗚呼
義士四十六人月為忠義死莫一人敢貪生惜死者
何其壯也語曰慷慨就死易從容死難夫淺野侯
遇敘赤穂国除社稷傾覆祭祀永絕市此之時憤、

烈之切齒扼腕而死之也其晉迄卒吏猶欲為之況
交士乎雖然此非其時也故老臣良雄告前諸士而
待後日焉既而諸士分處於各地散居乎異方其間
流離牢落有不可言者焉然而其氣合其志曰蹈火
懷水欲報君復讐之心指顧不忘及期響應竟成其
志一時公侯牧伯爭欲祿仕之而不肯屈節臨死從
容無毫畏縮之態可謂能知時而處之矣余謂若夫
求功徇名者一時為衆所激猶或為之至其功成名
遂而富貴送之有不卑其初心者蓋亦希矣後士甘
死如茲此其青天白日之心可以觀焉嗚呼後士忘

(永涵版)

肝義膽亘古今貫天地鬼神感動鉄石為碑百載之
下流斯畫凜乎生氣猶張目睜古稱主辱臣死後士
有焉

白雉頌

公蒞國之二年東徧羅者獲白雉以獻焉臣瑛謹頌
曰瞻彼介鳥斑斕成文山栖林居惟友惟群惟茲化
色被雪佩琯皓、雀、莫与偕伴藩城之東松筠之
丘離景數光爰止爰維精淑所孕豈有感召去不他
適來上廊廟昔在周時出逢哲王漢家中興更帶輝
光吾孝德朝肇紀正朔復至享和載鳴振岳食當盛

世時應祥符今也。鷺、其兆何無嗟乎。偃戈怡熙歲久，綱紀或弛，趨利誘風，水旱蝗類，仍遇災剗，夷未度。西土為斛，懿哉！我公令譽，登聘克孝，克仁，思道猛省。臨政未幾，恩直及已，卜治功，龔黃可屈於天降瑞在我郊野。若曰：兆庶聊生，自我繫雉，生非偶然。行看邦人百穀如泉，若乃玩瑞，不果瑞畢，天休得人可致。

贈人歸自西山

西山三月，縹烟霞，遙識此行興致。遐司馬曾探天下勝，堯夫徧宿洛陽家，鬢峰雲晴，仙菊響松，浦波清夜月斜，偕向歸來，裝囊裡，翻、錦繡煥詞華。

(永 油 版)

清風堂記

吉村幹齋

清風堂穀堂先生之所居也。先生月會詞客，騷侶於斯堂，以盡一時風流之樂。蓋詞客騷侶襟懷洒落，弄賞凡月，講論文詞，必有此三者而風流之樂可以致也。若夫襟懷不洒落，心生鄙吝，凡月不賞，蹤沒垢塵，文詞不講，語墜凡俗，不可以致風流之樂也。先生之堂枕臨郊，墻眺覽敞豁，以來清風，以來明月，先生襟懷洒落，其猶陶徵君夏月臥北窓之下，清風颭至，自覺羲皇上人乎？先生文詞之古雅，其猶詩謂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乎？其必有淵明之風，吉甫之頌，而弄清風賞明月，可以致風流之樂矣。今者呢墨染翰，出入藝林，稱詞客騷侶者，或有庸侶鄙猥，若

余者不得以致風流之樂也是以先生不自專其樂月延詞客
騷侶廁以若余者使其登斯堂以与風流文詞之觀以致一時
風流之樂也是堂之所以得名共

長夏江村事、

孤村卜宅碧江涯、地僻物閑適我思、芦艇月清垂釣
处、竹簷風度欲眠時、呼僧煎茶、閑相話、招友倒樽更
賦詩、此裡誰知造意足、機心世慮兩堪遺、

納涼

眼看火德在冬皇、三伏那辺宜取涼、老涖賤衣親水
隈、清陰移榻倚林堂、為憐一畝安居隱、更想九重愛
日長、至竟北窓得良計、今天自作華胥王、

有感

黑艦如城帆若牆、焰硝走鉄勢難當、溟濤万里無艱

路五大洲中蚕食衆

宋高和狄旧京蕪光武内閣称遠漠知否古今時各異
鑑前恤後審良因

恭賀明公宣忠陞左近衛中將序

大野梁村先生名平一字衡卿一太

一即下夕五郎左衛門下夕翁ト号ス平

蓮池侯ノ士臣校ニ學ヒ古賀伯菴君

ノ門ニ時ヲ先生ノ父故アリ禄ヲ賜ヒ

邑校教授邑主伴流タリ後家禄ヲ度

天朝以吾公善修其職尽忠建勲以衛皇国嘉之安

(永池版)

政六年己未冬十二月特诏陞其任以為左近衛中

將臣平一再拜頓首賀曰於戲休哉中將者高華職

也以祖宗之勲而未嘗有之是命乃今至公始為非

以公其德与其績安能致之誠非尋常之慶也臣雖

卑鄙今值大慶歡喜之餘有所欲言安能緘口而止

耶人有其任曰而才德業相類者世之論者必比

而称之無損於日時異代称托孤之功曰伊霍於

相業曰管晏曰蕭曹於將才曰孫吳司馬今公之為

中將抑誰比歟當今公卿之家舊翰之國非無為中

將者然或以内閣或以恩例不必其德不必其績臣

豈敢以此比公乎然則臣將以公比誰耶自中古置此官任之者何限才德功業之士固多矣臣於近世最嚮慕於樟公與新田公樟公於殉難之後見贈新田公在討賊之間見畫皆不辱此任者也以臣觀之可以公比者其此二公耶夫二公者一靖國難復皇祚其迹赫奕於世而公之功業未及於此公之謙讓或不自居耶顏回陋巷獨善其身耳豈曰夫禹稷大濟天下之難乎而孟軻氏論之謂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有其具也今公不居二公之地將何所施其功業耶然能有其具故可以比二公也嗟乎使後

(永池版)

之論世者曰不辱中將之任者前有樟公新田公後有佐嘉公不亦美乎雖然二公末路間南身職鋒鏑之間其誠忠大義雖爭光於日月亦出於不得已耳今也昇平歲歲公克保千秋之壽奉皇國以扇四海助皇威以攘四夷使皇國永安而元々長樂此臣所望於公者也信如此也豈徒一國一時之慶乎天下万世無疆之慶也則夫二公在天之靈亦將無有羨於公乎臣大野平一再拜頓首謹序

占天樓記

東洛福君一日邀珮川草翁與梅屋園子密

庵武子及余觴焉諸老皆通國大儒而余一
鄉寒士主人於是請曰

嚮有先人之敝廬難防漏湿今仍曰貫而新築較拓
規模未能侔陶君之用荒庭無塵難姑且安晏子之
近市地是隘蓋其堂幾楹可宴群客庭有櫻樹額曰
雪香取諸宋金華之詩書以王楙庵之筆橙陰窓專
供尚友才容膝一双野航齋以待聯吟怡受人三面
既成三局更起一樓此為看月之場而以占天作号
欲知其幾茅見我詩所望諸公為題一語爰各拙筆
使余記樓夫君幼懷異質張公目謝安於孩提長成

(永涵版)

奇才吳君知賈誼於弱冠誦書則五行並下援筆則
千言立成必為有本之言何嫌驚俗獨負無前之氣
孰敢當予奈何三儉之文難售於世而又五畝之宅
屢質之人匡鼎誇詩不免偷比隣之燭楊雄藏字何
曾清儉石之儲鬼嗤韓先生之窮星奪柳刺使之巧
加以市帛之潛致令藩籬之羸但此既往之迹為然
如其當今所遭則否余途漸達家道隨豐陳之美果
不長貧賜也韓終能大殖此乃肯堂肯構所以能成
而其輪焉煥焉寧宜不頌憶余曾寓津津口早之上
時君枉過蝸廬之中把臂上堂只恨相識之晚論心

剪燭偏欣。歎言若春自茲而來。以至于此。月盟相訂。
結社以時。此生彼來。潛酒。酤酒。倡予和汝。吹塤吹篪。
已是多年。而猶一日。嗟世於我。多以馬芥。見嘲然。君
取人有如羊枣之嗜。所以曰夫名士。微及鄙言也。願
余微曰。山廡陋比。坎蛙僂以生井之窺。強為終天之
辨。所觀局何益。能開我。不容辭言。安得已。夫樓所占天
也。而天所呈景乎天也。茫。景乎歷。苟能言景足
以遙天。爰生是樓。誠瞻其境。盱其盈。騁乎欲。卷前
則普賢托灵之嶠。溫山遙青浮海。後則徐福投跡之
地。金山積翠擁空。東西迤邐。水村山郭之聯。皓縱橫

布置。麦隆稻畴之錯綜。就其近則。衰延三百雉之城。
墻雄矣。地勢稠密。萬餘家之市井。庶哉人烟。青旗星
羅。盡為壺酒之肆。粉壁櫺比。多是累金之家。就其遠
則。雀汀鷗渚之繁迴。島嶼標鋤。菰蒲荻濱之隱映。舟
帆去來。幾處樓臺。截烟帶雨。無涯。作月長藏。則此勝
區之多。何於名。西是減於烏。靜觀万物。足以長養修
齡。然則迎倚。旭送。江曛。因是日。之賞。友好花賓。明
月亦為時。之歡。或觀草木之榮枯。或玩雲霞之流
動。閱年光。節物之轉換。憐時鳥。候虫之飛鳴。兩簷春
寂。風簷夏涼。抗老氣於霜晨。思幽人於雪夜。鶯奇之

巧燕舞之輕蟬吟之清雁陣之整目之所視耳之所
聽幽之斯薰氣之斯觸杰羅無限變化何窮凡其物
象之奇莫有不備即景天機之妙於焉而存尔乃薨
俗入之樓中載成歸之筆下使夫造物所作莫得遁
情茲則主人之才而其能事猗嗟偉矣洵可欽哉夫
景固多非其手則無能狀也故天雖廣唯此樓而足
以占焉

兮翁說

凡天下之文字物与事而已天地日月星辰風雲雨
露烟霧之類皆物也山川草木金石水火菽粟布帛

(永池版)

以至人物虫豸羽毛鱗介凡有形体血气物也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亦物也農工商賈亦物也佩帶
倫理事也喜怒哀樂愛懼喜歡怨恨憂患亦事也若
夫鳥哉乎也苟則尔矣耳亦皆就物与事或運轉之
或制止之者也故字有其形斯有其義猶人有其身
斯有其能也然獨兮字有形而無義但哥咏間用之
引其意以足其節奏耳故兮字必在語尾而不在句
首也余性也方雖有其身而無一所能但時咏哥以
自樂也御覽間好咏哥者或時迎之以從其後有似
兮字而今老矣固自号曰兮翁或曰兮之音替也既

有其音則自蓄其意翁久疏聖賢之書其於簪古多矣此意亦安可辭哉曰是過譽耳雖然吾輩有志焉吾友東洛老人聞之笑曰不然翁有誓後之癖云尔翁曰噫善罵矣然此亦可以自警也作子翁說

南江寓居

曾辱君恩及不才、白頭零落幾時回、朝昏喜汲門前水、流自芙蓉城下來、

雪津佐野君

伯華族

家世医廬負廷以其有器

軒特命轉為士職今自海軍司兼管精鍊飯

佐

賀市事余聞其名久矣而未得晤也一日君邀宴

(永池版)

暖老社諸子于其官舍而余亦与焉為賦二律以呈

家世刀圭命尔更寔由荃宰挾林精中年始疏解行字五物深窮天造情邇備多資機械便海軍舉奉指揮明尚能餘力愛騷雅長与幽人结社盟

此來怪是底場中恁与尋常觀不日圃植異花何国種堂陳奇器或神工影留鏡裡誰奔月身在屏間錯畏風更製氣船供客否天何游棹興無窮

梅花歌 并引

士慶岡本君庭中有一早梅其著梅花在此間

最先者今茲甲子復月中將公出游之次徑
君宅前隔牆見之嗟賞良久而后過焉既而
君傳聞之即折數枝獻之公大悅賜以所獵
獲豬肉云君於是乎自謂區區庭梅今幸得
悅君主之目而其報乃至余亦不可以不
謝於花也因遍請文士題咏遂徵及余有
所感作哥云尔

將軍小隊出相羊
鞞頭微覺遠風香
迎風行過城南
巷果見早梅花
出牆將軍坡
壘欣然立不省
卷雪亂撲簷
蕊賞花豈渠
央歸期有限
係城入主人
方在

(永池版)

草廬三顧回

南陽風雪路崎

嶇三顧頻煩未厭

卿今代王侯賢士

足深宮卧見塵

四

一窓深一覺眠醒聞好音
起來鄭重扶枝折趨獻宮
中助盛吟此時王命促侯伯
各國並興長州從吾肥
前茅已上途
中軍催發期漸迫
方今羽書旁午秋將
軍仍尔樂風流
諸葛之繫謝之來
將軍所為自相侔
自古名將算前定
未戰已知其必勝
宜矣將軍心自
如優游索笑動
待興於戲嘉哉
主人梅百斛中
又其斛吾卜將
軍捷居最主人
梅花北已開

草廬三顧回

江南寓居

曾辱君恩及不才
白頭空老洛陽時
回朝昏喜淚門前
水流
自芙蓉城下
來

歸田詩

鋤良鷲

君名直

字靖卿

一

夕

直

字

靖卿

一

愛吉郎

一夕彈正ト称ス恭国公ノ庶子蓮池
侯ヲ嗣キ送五位下振津守夕リ元治
元年死ス。明治四十四年正
六十七歳。四位ヲ贈テ

君子行藏道自存，見機何待大夫藩。
一朝驟雨鼃還，聲、百里晴霄雀脫樊。
深荷天恩憐老憊，敢誇隱處應星尊。
從今嘯咏優游外，易象詩情好細論。
簷漏蓬門五畝宮，新修深竹亂松中。
地環一帶尊鱸水，樓對千疇抗稻風。
動息有規晨導氣，榮枯如夢夜觀空。
閑來日月從悠久，消遣自資詩酒豐。

(永池版)

心遠地偏神不勞，送奇園夜繞燈膏。
能堪老眼臨王楷，且學愁人疏楚騷。
畫窓烟月晏晏轉，漁檻風潮蕭蕭高。
壁上瑤琴挂不掃，知音杳渺幾時遭。

草木霜遲弄晚晴，瓦紅露^碧不勝清。
按唇帶瓢收葉子，按詩揅簡注花名。
陶籬累富金千朶，邵圃老貧瓜一棚。
靜裡年光多樂事，奚徒鼓缶慰餘生。

失題

松^鉢煎茗翠烟紛，化作前林一帶雲。
吾性到頭耽底事，野情禪趣正中分。

古道照顏樓記

鄉有處女自恃有色未嘗把鏡而照其面其粧梳也膏黛隨意而施髻鬟任氣而館紅粉放情而傳簪筓從心而挿夫鬢髮宜潔而使之汚髻鬟宜正而使之斜紅且唇而塗之額粉宜面而点之頂宜蛾之黛加之輔宜頭之膏塗之臉治額而後画眉而直翠翻白後室釵貫前鼻求而蠹口劬而呆以睨為媚以顰為態而不自知其如此且以為毛嫱西施不足程式坐而居室姪娉為痴而弄之行而步庭父母為狂而答之起而赴市商賈為鬼而駭之惑而入府吏卒為妖而拘之以繫乎獄司以秋者詰問連日始得其寔而放

之而處女猶不知所以然之由向之里老婦：、憐而教之曰兒色固美矣唯治髮掃面之不巧以致遭此窘辱世有一團鍊銅兒病可立而匡因贈鏡一餅處女照於斯而始知粧梳之失宜予自恃之役身愧恨憂悶閉居不復對人、亦不敢後婚以終百年矣世之自恃而不學、而不得其術有一類於斯者焉夫人之生也天必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其美而無痕完而不缺豈唯趙璧隋珠之比也哉然而自非生知安行不能無氣質之偏、之眇者為賢為知偏之多者為愚為不肖其被蔽也如璞玉之未琢其不明

也如琢珠之未磨琢之磨之莫如治其偏而復其美
治偏而復美莫如古道以照爲何則凡經典之所載
史策之所記無非古昔聖賢所言行之道覽經史則
知古道：：則可以照己之言行照己之言行則
其似古道与不似古道瞭然不可掩而不能無自愧
愧而能改：而熟自愚不肖至賢知自賢知達至神
其治偏而復美何難之有然而苟不知從事於斯任
質而不治持性而不復隨意而言假心而動事父宜
溫而嚴以事之事君宜義而恩以事之狎有別之夫婦
乱有序之長幼親可疎之人喜可惡之事當退而進

(永池版)

當死而生當与而奪當賤而褒小則失言辭愆居動
大則無君父賊仁義因惑迷謬倒置錯乱無所之而
不差以居家則僕妾怨以交衆則鄉閭離以入学則
師長不齒以立朝則天下不賴而笑之禍害逼背而
不顧還黜陳前而不覺時雖或矯飾邀名徇使保富
然身無益於一時臭流傳於後世窮窘困辱無甚於
斯者焉是故君子居則絜婁不去側出則載而隨之
盖欲其造以顛沛無所不照也周公思兼三王而施
四事是三王以照而欲四事如三王也仲尼歎不復
夢見周公是周公以照而欲行道如周公也顏淵曰

舜何人吾何人是舜以照而企望之者也周公也四乃
所願則學孔子是孔子以照而師尊之者也茂叔教
人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是伊顏以照而為
學者立標準者也其他長卿之慕相如孔明之比管
樂韓琦之期樂天蘊軾之望范滂雖非二聖三賢所
為之比然古道以照之意則亦有為至如夫趙宋文
信國則以濟川之才遭垂凶之世國壞主辱運移身
囚而其忠義正大之氣發為奇辭首陳歷代節義之
事蹟終以古道照顏色之一語不持古道以照而無
差古人又使後之學者因其辭以知古道自照之術

(永池版)

其功大矣其汎廣矣豈可不謂之偉人哉堂闕宋史
信國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祀胡銓等像即歎曰沒不
俎豆此間非夫也然則古道照顏色之語雖成於屨血
柴市之年然其志則定於挾書泮水之日意其平生
所修之事無非拋古道以照之術也故謂治偏而復
美莫如古道以照焉江府之邸燕室之傍有小樓額
廢不治久矣文政戊子迹賤東來偶即其旧而完之
以為講讀之所余雖不敏常思古道以照而倣其方
一因揭陽曰古道照顏色又置其說於壁間以備旦夕
之規箴云

松響閣箏話序

虞商遠矣韶護不可得而聞也夔曠逝矣搏擊之澹
不可得而向也今之好古者論樂必稱三代論則高
矣然而世代悠遠文獻無徵雖則研精窮思以費畢
生之力亦終不可得之及其不得也乃謂古樂不可
復今樂不足用夫古之君子無故則琴瑟不去側所
以蕩滌邪心和暢德性今也古樂既不可復今樂又
不足用則今之為君子者將無以養其心性乎余嘗
以為以時樂不戾於雅者充之何不可也時樂而不
戾於雅猶古之樂也夫漢魏晉隋唐之間其樂固不

(永池版)

及三代然時尚近古不戾於雅者蓋什之三四降至
朱明艮清世衰俗薄則律漫色劣淫靡之曲無復足
聽皇朝之樂實傳自隋唐故其雅於朴古尚有三代
遺音但奇章不傳別選和漢古詞以被諸典所謂催
馬樂朗詠者是耳今之君子翫之亦可以養心性豈
不其大幸乎鎮西距皇城千有餘里獨以境與西土
接亦嘗自傳西土雅樂當初絃管鐘鼓悉與京樂並
行_行另為玩紫樂見延喜式所載粗可徵也中葉以來
武人割據兵亂相繼樂制泯絕世無復知有玩紫樂
賴其箏曲及詠章今尚僅存在我肥前州為閑人野

僧所相授受比之京樂其邑較劣然未至哀迫淫靡
如明清末俗之樂抑亦催馬樂朗詠之巫奏之燕間
施之閭閻有益無害君子兼翫之豈謂非養心性之
一助乎晦庵朱公嘗曰古樂亦難遽復今樂中誠去
其唯敘促數之音制撰樂章述教化訓戒及君臣賓
主之情令人哥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所謂古樂不
可復以時樂不失於雅者充之亦公之意也然世所
行竢紫笋者与我肥所傳名曰實異今而不辨或以
至徃謂混淆紫朱相爭琴仙藤子素善筑紫古調又
憂於斯乃記授受所淵源偏笋話一卷子佐賀藩臣

兼工于國雅國畫名今春氏夫。六本今泉琴仙其致
仕後之号云天保甲午孟春日序

送齋藤精一序

戊子之秋菴報自邑至曰八月初九之夜風雨大至
倒屋拔木山崩海溢於溺於壓死者千餘人屋與木
無恙者不過十之三四禾之既稼者拔穗而委泥稍
登者破胎而為汎加之災火群起船艦流沒駭心未
息菴報復至曰日月念四之夕風雨再福暴烈不減
於前夕屋之未倒者亦倒木之未拔者亦拔山海之
變亦曰起而獨所賴者死者不至前夕之衆聞而未

了方寸蠢動憂悶欲死有間而曰嗟乎天何毒我民之酷乎因欲請於朝而省邑民所不可如何者瓜期未臻且受賊神內賊不免則歸邑亦不可請然而生民之難一至於斯棄而不省非為民父母之心勞思連日遂決意使內監齋藤精一馳而至邑一傳救荒事宜於執政諸有司一參其救荒之政而消吾勞思之一分其將登也既授命復前席而問曰吾邑雖偏小生民之衆不下於數万今也失屋廬缺衣食親戚流離哭直震野代吾濟之子之任也其任至重其事至難子其奚以答吾意精一曰以所命傳之執政

諸有司而無遺漏以所傳謀之執政諸有司而無背違如是可乎余曰近矣然未也精一曰所命之外苟有便於事者則应变隨宜與執政諸有司執行不待請命如是可乎余曰壯矣然未也必也達我心乎我心安在在損上益下是也凡救凶之政散利也薄征也弛役也舍禁也人誰不知而行之况所任而不疑之執政諸有司乎然而獨所慮者臣子之情所憂於当今者不特士民凍餒之事大則宗廟郭郭之敗壞小則儲積費用之竭耗是慮而其所倚必將上下並辦：：而或不能普遍使我赤子有万一死於凍餒

者夫宗廟郊社之神葺儲積費用之經理非為不急也然比之濟饑覆凍之政則稍可緩也何則損下益上雖富下必疲損上益下上雖乏可必固下疲則上亦危下固則上自安矣故宦犧氏之名卦畫也損下益上不謂之益而謂之損上益下不謂之損而謂之益是不特取卦爻陰陽往來之象又有深寓君子薄己厚民之意焉子至邑日執政諸有司必後曰君命雖至重然豈有臣子而後上先下之理哉當是之時子將何如乎我所望者則在排衆議而執我心先濟民而達我心子其勉哉精一稱曰敢不從所命於

是書以送其行

獨受樓賞月
獨憑虛受樓頭
風眸裡如磨六合空
天問中天今夜月照來

力古幾英雄

己未元日

宇內萬邦王赤子
斗南尺地固山河
鎮西壯士

臣奇正先唱昇平第一奇
夢覺偶作謠
盡英雄手段經過人世
酸辛聖學許多血脉

胸間一種精神

十可山房雜詩二首

山館挂花榮
吟行且小留
身間如退

筆心穩似歸舟
水落溪身露
風清樹色秋
檻前紅蓼岸一半

付沙鷗吟步
驚節杖履為河上
遊神仙非別境
月孤孤

舟課海綿繭呼童
剝栗鉢欲尋雲外
寺迷路問樵叟
題北海道國郡圖
赫：中興威被遐
域安恆愛營以定
郡

國領男知耕歎女知
織皇化所覆如域
失題
會衆訓戒
畫紳交熊臨如
父子親園國臣民未寧

生知已
獨逢君

誰以浮譽付白雲
天下英雄總屈指
指平

梅屋大園先生文

知旧之去世哭之以輓詞而墓誌而碑銘備平生之履歷情誼之摯尤宜然也而蘇東坡潮州碑蘇軾公為百世師公而有知則必辨其過獎論難將至再四也近世袁隨園偶因相者之言徧徵輓詞雖出文人一時之戲態亦未為無識矣要之在其人受知己之言於有知之日則其喜將何如也余之疾今所謂鬲興脹滿不勞諸醫者春麥秋稻堂新不及三飾巾之期可知也迨今見賜一言則華表之榮不啻也而俗間有云病客之諱死者必不起矣余乃反之只此一事庶乎可得免焉其或再傳告存之笑亦非不可也 泉路各游已有期一場局戲倦觀時酸酸

盡盡世間味平沈餘來死後待年不太高非下壽學何所長妄稱師蓋棺猶戴二天下結草中情說向誰

[illegible]



佐賀詩文史料

下

14167

贈寄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糸山貞利氏



佐嘉藩詩文史料

下

癸亥四月十八日燧花三次第四會年君田

御内 香紅半亭

大園梅屋君

名惟精字君一

士學所 度元 年 歲 十八 歲

三秋采葛望茲期 豈特閑中日 咎遲老境接人常入

夢歡場阻事動想時 清言終被俗流斥 真樂寧教老

輩知同病類餘數君在祇宜表雅送生涯



癸亥四月十八日煖花三次茅四會年君田口年

鄧節門左
春紅半亭

大園梅屋君

名惟精字君一
又武兵衛一
夕壽兵衛一

稱ス井内南涯君ノ内人元白石家ノ
 士學術ヲ以テ藩士トナリ藩校教授
 タリ慶應元年歿
 ス六十八歳

三秋采葛望茲期、豈特陶中日晷遲、老境懷人常入夢、歡場阻事動愆時、清言終被俗流侮、真樂寧教兒輩知、日癖賴餘數君在、祇宜來往送生涯、

八月十三日二公駕蒞神野別墅賞月同學賅
臣草場韓等侍烏席上賜韻

山面軒窓池蘸柳、園容都入鏡中看、迺將欲取蓬瀛
此、不禁來曰、難免觀、泉激暗磴珠近響、花翻晴砌露
新乾、少烏華月排雲上、天桂吹香逼坐寒、

雪夜流書

隔壁悄聽蠶食葉、雪埋屋簷、重欲壓、漏下幾等夜過
中、牙軸捲半流未終、空明燈滅三分焰、地凍煙熾數
倍紅、靜極無物擾五內、笑、眼光透帝背、此時心地
頓開朗、蠅頭字成指頭大、

春雨思鄉

日歸日歸春亦暮、此身沉似不隄舟、家山一夜東風
雨、空谷無人微正柔、

次長翁書近況被示韻作酬

觀棋消日知何奇、燒燭賞花應有人、自免早參將夜
直、一年真抵兩年春、

暮春日嚶鳴社諸子時持光寺主僧灵樵師有
詩次其韻

樓高三面敞晴光、菜麦連日天氣香、坐餞韶華騁遐
瞩、也遭啼鳥鼓吟腸、迹曰狂絮趁風轉、思入游絲惹

影長、老境無歡、待伴少、投南來叩古僧房、

三月廿日公蒞學視業既罷賞藤花于神野別墅令教授臣韓等陪焉備負臣惟精亦忝在班末感喜之至茲賦紀盛事

我公崇學重儒紳、召對依前及賤臣、樂泮親臨、誥誦地、省耕旁詠野村春、禽鳥相忘皆安所、花木逐番交、國新、非有宏懷涵若海、豈南安得蒼言陳、

夏夜步月

出浴日初沒、下階微晚涼、葛衣風細、新月欲生光、
五十初度

福田東治君

名公亮字大介一長翁
號又助十一夕大介ト
大塚桂山君ノ門人元手兩橋東祐ヲ
以テ士トナル明治七年死ス七十六
歲

兒解呶唔女善彈、乃公眼底是芝蘭、痴聾稍具阿翁態、嬉戲猶兼慈母歡、何日尚平當畢嫁、於今毛髮不辭官、回頭笑謝荆釵婦、吾未得為梁伯鸞、

蓮池老公辱臨艸堂敬賦

妾孌音陪頭雞犬驚、衡門何意逐干旌、愛人不揣雲泥分、異事永留閭巷榮、墨戲助歡書畫覽、儒餐補乏酒茶烹、愧吾一首高軒過、吐血哦來擬未成、

是日公賜清人趙文楷所畫東坡望湖樓待一
幅即以其韵記恩

無多木石亦成山，仍旧屋廬猶似船。忽把_{（雲）}烟未挂
壁，使人訝是別般天。

主靜齋詩

齋扁主靜以自警，心主靜耶齋主靜。所居不靜心不
靜，其所以兼要靜境、心境、双靜、方從容。自此隨處輒
得如形影，學問之道於斯尽。主齋命名得要領，俱其
靜者非寂空。此間一步誤，西東若使百念俱灰冷，造
成一箇老禪公。古人自天取法為体用，其体固靜其

用動。猶此畫齋，深夜寥閨際，中未曾斷琅、誦、嗚呼
其靜既主，既何言其動。予竊有望於公孫，他日垂紳
正笏，席堂上，会见卅五生靈鼓舞就一新。

天賜園新建歸田待碑，今春亭成三月念五日
老公召草場隸芳大園君一及亮落之敬賦一

律

憂樂關民難自便，中年早已賦歸田。慧牙敢拾張衡
後，_{張衡有}全節遙居永叔先。一世蹤堪供画看，千秋
名却託待傳。豐碑十尺草亭聳，此處巍然壓輞川。

己酉三月念六日米里監船來于崎港予奉命

赴寄畫所見

隻舶何勞萬族化、要宣威武慎諸蕃、慢城一帶跨山
島、鉄鑑百艘封海內、深算不容重祇貢、遠夷猶戴再
生恩、鎮台准其請交前年所漂于松前米
夷十三人于在寄蘭人遣送其船三桅漫羽
風帆快、但見渠儂利寧奔、

陪伊東大塚二者頭赴福岡途上

奔走依前小吏胥、復携刀筆上蓋輿、寧嘆随分爲牛
後、唯愧低威於虎餘、山水猶留儒相蹟、星霜難向倭
奴壘、霸家臺畔涼風路、先闢弘安鑒曹畫、興中園水
戶小宮山

其
所著
元
晏
始
末

難助餘藻跋

頃与馬拙堂會綠翠園、談及詩論、拙堂曰、自汗

漫詩社之復舊、三年於茲矣、人、皆自以為進境、然

自傍觀之、則並是舊日阿蒙、其可刮目者、唯滄洲

治部文耳、兄近年一意向詩、每賦一首、輒必反覆改正

數日之後、請評于曰社、及其容咏、又随改之、他或下

雌黃、必不敢從焉、其不從者、非客氣抗之、兄意蓋謂、

安其雌黃、則非進拔之道也、故嘔心刺骨、必自改之、

至於人、皆嫌于意而後止、豈香山之詢于老嫗耳

哉、袁随園云、知一重非進一重境、兄知非改之如此、

其技之所以特進也余受此卷而閱之始服拙堂之慧眼遂舉其言書于後

失題

永山二水君

名貞武一少晉字德夫一

校助一稱又廣校一學七肥後及昌平
又四十四歲或曰四十
五歲又曰四十二歲

既將一死付鴻毛衆月吟過金水清料理機宜諸老在腰間笑梅菊池刀

庚子游草序

天保庚子之春從駕於江戶得旨与年田口士寬節

五衛門

歷時東方諸藩自水戶而仙臺而米沢而会津

皆与士人款应接道路之見聞風習政治之醇厚得

失頗有梨然於胸中而不^能口說筆寫者但日子有

限念不得舉十一^月千百為可憾也此冊途中信

筆漫者^錄先後無次聊供他日之追念焉耳其人物山

水之紀略及西山瑞菴二記有別錄云

庚子游草

水戶待史官極優厚三日賜休暇每月廿七日賜

宴於館中鮭魚公献諸禁中献幕府薦宗庙而賜史

官皆諸官所無特恩也盖我公以優礼網羅一時之

豪俊修大日本史遂為故事士人疏畫者仕途注
由史官注年公之始就國也先拜宗廟次蒞史館延
見史臣自酌以賜酒棠遇特異庭有老梅一株茂公
所手植名好文本史館總裁副職至小吏三十餘員
會津 學校觀弓劍槍之技教師弟子迎送應接禮
貌甚恭弓師小川某自射供覽槍師志賀某老練名
于藩堂率弟子五人時於諸國謂余曰今日迫矣不
然賤技以呈覽其謙虛若此槍徒有祖傳者有裸侍
者他無著袴者奇矣館中置酒設宴儒官及槍劍教
師獻酬盡歡奉行監察等官教出勸酒禮意極厚子

弟襲祿必試其技非文習讀四書五經白文兵禮兵
要錄中懷心膽一篇武技不究一流之免許不得襲
旧祿必入小普請隊每歲祿百石收三金祿重者課
技更難是以無目不識丁之武人無手不能執槍劍
之儒者但子弟齡稍長多為祿之念用力多端少卓
然成一家者

送人上富岳

西鼓岳君

名賢字叔襄在三郎卜稱不多
久家ノ士邑校ニ學ニ古賀個

庵君ノ門ニ遊フ邑校助教父
安政四年死五十五歲

危峰突兀勢超群唯借獸蹄蹊僅力珠暗至前殘夜日

風斯在下半空雲三州地尽青初了六月天寒雪尚
紛生矣試探徐福跡歲盡必有免秦焚

溪川懷古

舉目茫、簇賊塵孤軍自識勢難振一身唯死酬天
地三世傳忠實鬼神月為招魂江上夜花猶灑淚兩
中春吾邦最重君臣矣海外何能有若人

觀世音古鏡歌

鏡天智帝御物遂為平重盛有今傳于寺
神器三種鏡為貴譬猶三德之有智觀音寺古何所
歲灵奇叟侍所之類當時種我二大臣一珠始覺天

地位苟非此鏡能照邪天智之智恐有累帝已逝矣
五百年小松收府傳此器天下肺肝一、視、至其
親驚且悸烏帽直垂翅至庭高堂擐甲擁老臂一諫
已定國家危所見正大亦何自今日誰人智及之此
鏡雖磨亦徒事

偶成

一曲彈琴罷悠然物外機落花人不掃深樹鳥爭歸
暮雨遮樵徑春流沒釣磯青山身所適何更問朝衣

宿鮎本

鬼將臂山曾築城七層樓櫓半天擎佩牛遺俗匹夫

勇射狗曰俊。君子爭葛屨履霜偏尚儉。火田行水供
能耕。暮投逆旅先呼酒。戾氣衝喉不可傾。

快雪樓記

君子之居嵩穴之下也。鼃鼃梁樞。敝裘百結。藜藿羹
空。妻飢兒寒。慨慨嗚咽。肉時病俗之憂。彰皓心腸。如
百里之波流。礙於隄防也。不佞花風月雪。安能樂以
忘其窮乎。及其立席堂之上。則戔然其冠。襜如其衣。
脊立尸坐。溫恭嚴肅。入則陳罔沃啓。欲以堯其君。出
則柔能導俗。欲以舜其民。一夫不獲。如撻於市。憂亦
大矣。不佞環珮之玲瓏。鐘鼓管絃之鏘鏗。安能樂以

振其生乎。由是觀之。環珮鐘鼓之樂。席堂之所不能
無。而鼓舞作興。可以裨益神氣於將耗也。花風雪月
之樂。嵩穴之所不能無。而吟詠嘯歌。可以上怨天
下不尤人也。仲尼曰。百日之勞。一日之蜡。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夫此之謂乎。小田原侯公用人。奄澤岡田
先生。額其樓曰快雪。蓋取諸王右軍之言。以志其所
樂也。夫方三冬之日。竺寒栗烈。日雲四垂。先集為霰。
既而霏霏飄飄。如鹽如絮。林木之喬高。即茅園榭之
崔嵬。皆飾以瓊瑤珠貝。塵埃跼蹐。空居渾淖之地。俄
然變為白玉之京。何其快也。當此時。見有數屨留跡。

而過者東郭先生^有跨驢者鄭榮欽棹舟者王子猷欽披雀氈裘者神仙中人欽臂蒼鷹者貴家公子欽矛戟在前輿馬在後小隊悉凍而行者宋藝祖之訪趙晉欽皆樓前之奇觀也先生公退之暇溫酒賦詩支頤觀鳥不亦樂乎但雪則當穴之所當樂非廟堂之所當樂也先生立席堂之上而以當穴之樂為己樂豈無故耶蓋貴而不志賤之意也然則花与月亦皆供其樂乎否不然也侯処天下之重職而先生幹其事拮据鞅掌終歲之間日不暇^暇信尚事之人屢滿戶外左交右接一食三吐故春之有花未暇樂

焉夏之有風未暇樂焉秋之有月未暇樂焉獨及三冬之日庶事奏功悠然少暇始得觀雪而樂焉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也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必先天下之憂而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其君可得而亮也其民可得而舜也可以無一夫不獲其所也余因先生之所樂而知先生之所憂記以待先生他日之所成云

澆刺客傳

大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楊士奇曰豫子為旧君智伯殺身不惜抗節致志

行出乎烈士置諸四子間、實薰蕕曰器也、余以為不然、豫讓之於范中行氏、死肉未寒背而事其仇、不忠亦甚、今不忠之人而為智伯報仇、豈為有激於君臣之義乎、苟為有激於君臣之義、何南焉乎范中行氏、蓋智伯餌之以爵祿之利、能使偷生之人亦致死也、豫讓之言曰、范中行氏衆人遇焉、故我亦衆人報焉、智伯國士遇焉、故我亦國士報焉、其為利可見矣、又曰、苦身如此、欲以辱天下後世二心事其君者、其為名亦可見矣、或為名、或為利、烈士豈如此哉、太史公列諸刺客、可謂得其所以也、

觀角力記

禮曰、孟冬之月、習角力、：蓋自周始、商以上未曾聞也、防風氏身橫數畝而不試之、暴陸地盪舟而不試之、桀伸鉄鉤索而不試之、周以下亦蓋未大行也、故雖有秦二世、漢武帝、以五霸之尊、好觀之、當時無復以斯技名世者、若夫世傑李存賢、正敬、則頗有所習、而亦唯碌碌、何足稱哉、本朝角力之盛、則卓矣、自有野見宿祢、當麻、蹴速以來、貴田、孫兵、畑六郎、小野川、谷風、世不乏其人、伊此數輩好事者、筆之畫、像之、畫、以布天下、兒童走卒亦皆知名、其大身多力、方之

商以上人不多懷也。予來江都，一日觀角力，歎然不
樂而歸。友人曰：子西部人也，初窺四柱場，瞻落目眩，
不得其趣乎？予曰：不然。今日之觀，始大樂，中小樂，終
大不樂。場之四面牆以塞之，中可坐萬人。中英設壇，
上有連苞作圈區者，廣二仞而陟。此角抵處也。力者
在其東西，相對割批，鱗並櫛比，群族譬猶九淵
之泉，千峯之山，不知其藏何等物。予以為定是奇觀，
故始大樂也。既而擊柝數匝，司事者持日月扇，麻服
短劍而進，健之自東西各一人，徇力者之号。力者激
口勻足，皆升圈區，虎踞少時，一突決雌雄。此輩身則

大力則多，然自予所期者見之，皆知焦僥氏，但以場
中嚙矢怒焉。故中小樂也。既而一偶二偶，重數百偶，
于腮睥目，腕脚如鉄者，自東升，大腹便便，皮起如宿
瘤者，自西升，是兩巨魁也，相其敵也。剛柔進退自然
中節，弄奇施巧於四十八式之外，遂復一劉一項，劉
者賈餘勇，僵頭兩集，項者徒切齒。此輩身則大力則
多，然自余所期者見之，無異於人，故終大不樂也。昇
平二百年，天下無有戰鬪死者，無有饑寒死者，人民
之多，比諸上古，既千百倍，大身多力如商以上人者，
亦當無地無焉也。而今不見一人，豈其適不來於斯

乎江都万国之所輻湊四柱場最募其人余知其掃
地而來也然而為巨魁者如彼其小凶論齒以上人
野見宿祢當麻蹶速等如一夫則八字立脚一夫而
嬰兒弄之嗚呼天生大身多力何豐于古而儉于今
哉友人曰豈唯大身多力乎大德多才亦然於是予
之歎然不樂者加甚焉

乙巳除夜

忠宣公

雪鬣群嶽覆平蕪歲月看驚如轉珠霜府運籌圖形
勢遺令鎮國小規模微軀任重奈才拙雙鬢霜侵尚

故吾英氣一團未消尽夜更獨闌五州四

虛受樓

江賞月

獨憑虛受樓頭風眸裡如磨六合空笑問中天今夜
月照來千古幾英雄

己未元日

宇內万邦王赤子斗南尺一作滿地国山河鎮西壯一作
快士臣齊正先唱昇平第一奇

暮春西園偶書

海棠脉脉柳青青、簷角鶯鶯報快晴、莫向花前辭滿
酌、一年又有幾清明

湯沸竹爐鎗自鳴、清風一枕足消醒、病來久困看花眼、獨卧小樓聽雨色、

偶作

永夜沈沈燈影疎、四檐寒雨滴階除、病來近日無奇事、凌亂竟航海堦、

病魔少退戲作二十八字

借已駢空疫鬼窟、振衣躍出閻王門、撫枕回思病中事、恰如春夢了無痕、

題子陵釣臺回

稷契皋陶皆實學、男兒生世要任論、畢竟巖光無伎

倆、強摹象許一流人、

送医生花房元叔時學浪華

武富地南君

名定保字元模一ニ密庵一
タ格栖ト弓ス文之助ト
ス麻裔君七世ノ裔中村嘉田君古賀
何庵君ニ學フ元手田捨タリ學術ヲ
以テ士トナリ
明治八年死ス六十八歳

医家大^率果爭端、皆覽古今、漢蘭、吾欲跨民仁壽

域、尔宜比朕、爽調官、研鑽願、尽天人地、診察要、悟心

肺肝、非佐軒岐、兼畢甫、回生起死、奏功難、

花朝原泉村

口五郎
左衛門

明宰餐英堂、煖老茅、五会

廣宅、併成經濟區、此是佳供世、應無藕、伸新節、出講

底蕨掘宿根生砌隅，不敢逸居希運璧。猶能暇日接操觚，田園未是退耕計。聊試燕風七月圖。

畫松壽爽軒百武君七十

吾欽百武子，令後保名門。夙稱邦之彥，推作多士冠。善御調玄駒，劍術走白猿。久任殿隊長，老鍊圍要邊。七十始辭職，猶帶新銳軍。朝教擊劍徒，昼就步操團。國詩時暢懷，（茶）啟晨胸襟真。蘭溪肌肉常含香，君家有古松，老根占地蟠。昔不屈權貴，猶誌祖妣賢。（松）昔為時相所敬，（求）祖妣辭拒之。今已布蔭廣，其下可盤桓。余時來作伴，交誼寔忘年。令嗣孝思厚，嘉辰肆筵。慶賀無援。

例祝頌何借仙，聊表此松樹。永言標貞堅。

詠寒梅

侵凌風雪獨搖柯，寒徹瓊葩香更加。殿歲斜春任呼傲，唯知氣骨異凡花。

賜所親獲康皮茶紀

聞阮虞人帶駿奔，想看万卒擁高原。一丘狐貉非難盡，當道豺狼爭得存。多獲侏瞻多士力，異常復累異時恩。（前）此賜所親獲猶康崔厘者數矣。感惶尊侍冒風雪，翻使微軀回乍暄。

上元日暖老三周第一會松花畫堂

上春之半又溫盟物侯未融梅獨清三鼓何容為氣
竭九還行欲比丹成菜羹咀嚼味愈出屑話耽酣端
屢更知己甚稀頂受重喜（語）諸老意爭噪

仲春念四煖老三周茅二會雪香畫屋

春來何事最閑情東郭迷居旧社盟會語耽聽無意
話暢吟任帶不平鳴人皆老境欣新煖天亦仁恩放
好晴午吹香繡作雪真姿竟在此家櫻

三月初六隨研陽字（佐）右衛門（才）見誘赴古調堂贈

主人崔年（古賀）
精藏

畫堂對雨興懷新不速而來為境真櫻褪棠衰綠未

恩賜劍匣銘為鍋島办老（市佑）

凜其性煌其肌無言善斷無聽善知因不矢親嫁不後
期三尺之劍百世之師

嘉永七甲寅之春日

此ハ古賀素堂先生ノ文ナリ近比手ニ入ル

依テ先生ノ余ニ御記載シ乞フ

系山貞幹

上春之半又溫盟、物候未融梅獨清、三鼓何容為氣
竭、九還行欲比丹成、菜羹咀嚼味愈出、屑話耽酣端
屢更、知己甚稀頂愛重喜（語）諸老意爭噪、

仲春念四燠老三周茅二會雪香畫屋

春來何事最關情、東郭迷居旧社盟、會語耽聽無意
話、暢吟任帶不平鳴、人皆老境欣新暖、天亦仁恩放
好晴、午吹香繡作雪、真姿竟在此家櫻、

三月初六隨研陽字（佐）才見誘赴古調堂贈

主人崔年（精）古賀

畫堂對雨興懷新、不速而來為境真、櫻褪棠衰綠未

滿、墨華恰好殿芳春、

詠免

古賀素堂君

名仲字元載大一郎卜稱又
穀堂君ノ子藩校學士昇平
校五年死又四十八歲

誰言汝無角、我愛汝耳長、偷得月中藥、万壽自無疆、

送弟川久保乾太歸東京

川副二水君

增吉卜稱又小城侯ノ士邑
校二學二井内南涯君古賀
伯庵君ノ門二時二佐賀縣尋常中
校助教諭夕リ明治廿五年死七十六
歲

老去曾無子克家、童鍾誰憫究生涯、唯將以汝為舟

揖、又且托孤煩馬楯、兄弟相離恨雖切、兒孫有待喜何加、我今惟髭心猶壯、臨別寧同婦女嗟、

太田道灌飯藁圖

農家避雨駐青駝、少婦相迎意已通、捧出棠棣花一朵、多情自在不言中、

鑿城春望

桑塘变换似奔波、忽見公内设雀羅、沼水已枯魚躍少、園花空歸鳥啼多、千秋遺愛甘棠所、一曲哀音秀哥、庭草蒙茸有誰掃、放牛散馬恣任他、

應招彷彿谷朗廬、席上福鳥修禱亦至

三十年前曰學人、天涯邂逅果何因、頭添白髮俱憐老、意比青衫更覺親、連夜池塘生草雨、終風林苑落梅春、主忘投轄客忘返、不說情真便是真、

七十五吟

老健何關富貴雲、目猶能見耳能聞、百年三万六千日、今尚四分餘一分、

赤壁後游圖

前時已極興、後時更尽情、日月曾幾何、江山都變形、前後兩篇賦、古今千歲名、何地月不照、何天雀不鳴、一伴太守游、自大色与色、江山亦大幸、千古有光榮、

哭旁又七訃

有子二人先父逝、去今七年猶吞涕、今又有弟逝先
兄、新除喪更和旧淚傾、嗚呼人生何太逆、死生有命難
曉得、老少不定自古然、不唯獨我豈怨天、地下二子
若相訪、為道乃翁老益壯、

奉送旧恩公閣下來旧縣復歸東京

花方燭：迎后来花已摧殘。送后回后来后回与花
共花開。花落何速哉。落花雖速未必惜。明年復見
敗
氣催后回復来知幾日。不似年：花自開。

奉賀左近衛少將錫源大將軍宝刀啓

枝
吉
神
陽
君

吉神陽君 名怪種字世德 平左衛門
長子藩校 = 學工助ト 稱又南濠君ノ
長ト外リ 又藩校教諭トリ 文久二年死
又四十
一歲

臣怪種言 道應文武者 振國運於將衰 是故

白雉之詔垂其寔賴之褒
猷合神明者
克猷兵

於未戰所以大宝之令著其強濟之最伏惟明

公閣下
積德義家遐膺
廿九之華曹
重權授郎

永領十一州之主盟
大勇深江
資之於天地

而風震 宏漢英略 本之於化 羣而無拘 治民有

方棲至心於短墨勤王不急托邁跡於風雲

弥倫而廢績允然 藤原保則朝臣之守國 曷
以越焉 感激而三軍尽奮 坂上田村宿禰之臨
辺 宜為倫矣 比年以來 適由中國之頽凋
橫致外夷之跋扈 九重震赫 群僚空執偷安之
論 七道飭募 多士曾無恤覆之意 曹 科津
彦之不生 惟聞雲霧之重闇 建雷神之長逝 孰
鎮蚩蠅之作妖 當此時獨明公密下 遠知福李
於未萌 奮獨斷於群疑之日 洞察亂機於無朕
操孤忠於衆難之時 欲堅封疆於飽海之隅
慮遏寇塵於長埭之表 填不測之潮以 以竹橫

港之双洲 斷万方之要衝 以控當南之一路
括囊形就 千艦蟻集其前 入穀勢成 万礮星
羅其後 走獸之戴角 未能觸而臻 走禽之負
翰 何得翔而去 固也和蘭之商客 嘆其偉功
宜哉魯瑱之使臣 惜其嚴備 於是天朝始息
西顧之念 霜存故分累代之珍 昔之不吾曰
已自恤恨而且歆羨 今之欲晉啟 亦皆稱言以為
範模 斯知 國寶元樞 業以戲 而愈大 政
資上策 勲以肅清而光益 自西徂東 徧此副
衆黎民之瞻仰 以華變夷 延將揚聖天子之盛

列 臣經種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嘉永七年
八月。日臣大藏朝臣經種上啓

書鎮西志後

所尚于修史者有三焉、欲綜得博、反捨得精、記載明
決、如此耳矣、苟無此三者、欲使徒者瞭然如目視其
事難矣、余頃入出于史、句徧觀先輩之所述、非不詳
然而衆多也、然果能存此三者則衆不數部、不數
篇、不數章、宜哉後生之聽受于古唐、如夢語也、
余於是有所取于此書、中世以上暫置焉、試就文治以
下論之、自文治至享祿、諸家之記錄存焉、而不泯者

落、如晨星、此書勿論、祠院所藏古文斷簡、至于田
畯野老之語、稱官小說之言、苟有闕邦事、必周訪而
詳取、是亦不庶幾于欲諒得博者乎、享祿天文以降、
家藏家譜、人傳勲簿、異同雜爾、彼此交訐、而此合類
結異、詢明闡幽、獨斷孤決、是亦不庶幾于取捨得精
者乎、記載未典亦復不失為明決也、使誓邦事者取
信於此篇、雖不至如目視其事乎、庶不亦聽受于衆
楚之咻也、由是而一變不難至于良史亦唯才之難
也、嘉永七年八月十一日、大藏經種題、

松浦家苞序

松浦家苞者岡吉胤之所作也。余曰自有土佐日記而錦心繡腸之士莫不慕其風流擬其文斑斕湖海薈蔚山嶽抑亦美矣。上松浦之勝甲於我肥而山上臣以來寥々乎無文彩之見世乃此集發揮千餘年之秘不漏可謂偉哉。且其婉於文者不必婉於奇待也。婉於奇待者未必巧於陰画也。此為可憾而此集則兼之亦世之希見者。吉胤方鼎盛學古不怠他日所業益進其大能徧游四方之名山大川揚其沈冥顯其故遺的皪乎使天下後世有所取信者此集為是北焉何帝斑斕薈蔚之為可尚哉。

安政六年
秋七月

登彼高臺

登彼高臺有雲坐々非雲維烟下民所炊登彼高臺有雲如阻非雲維烟下民所聚昔我来思民庶棘々今我来思郊郭孔碩倚嗟富哉宗廟之德登彼高臺三章二章々四句一章々六句

失題

秋風昨夜雁色孤遙憶美人天一隅錦字不來年復暮白雲明月滿江湖

源中將墓

竟戰中原久遺祠今在茲。風霜古松柏日月新忠思。

天運結纓地雄圖永昭時慕哀越人意尤敬向南枝
田道將軍墓

石馬城頭吊旧蹤、蒼茫教氣尚千重、酬恩曾識生前
志、奏績寧期身後封、大陸風雲見旌旆、古祠草木起
蛟龍、群胡屐跡安、邊裔壯士而今說戰鋒、

少年行

平安城中羽林子、少年邀游平安市、幾處清哥聞無
厭、千鍾美酒行不止、紅粉青蛾份如流、城邊裘馬日
悠悠、千金萬金一擲盡、腰間陸離双吳鉤、君不見世
間稱好友、一朝雲雨隨翻手、以此慷慨交游、辭時名

於君又何為、春風未醒美人酒、肝膽只許英雄知、

道善公並淨雪公略譜

富岡耿介君

名教明左次郎、少九郎左

校ニ學ニ草場佩川君ノ門ニ時ノ吏
務ヲ以テ本藩ノ士トナリ惟新ノ元
勳ヲ以テ華族ニ列シ男爵ヲ
賜フ文政五年生レ明治四十二年薨ス八十八歳

始祖道善公、諱賢明、稱喜左衛門、本後藤氏、後居富

岡城、肥前田氏為、姓藤原朝臣、大藏官鎌足之裔、有

後藤介諱資茂者、居肥前杵崎、其十五世孫、曰伯耆

守諱耿明、次子、曰刑部少輔諱栄明、公實其茅

二子也、以天文二十二年生、為人剛毅、闊達、有幹事

之村、天正中、從竜造寺泰高公、攻蒲池、益種於筑後、
簡船津城、拔之、後、屬鍋島、日峯公、為驍騎隊長、鎮西、
各所、及、關原之役、有殊勲、初、日峯公、旗_下之士、齋藤、
用之助等、負功、誇勇、不奉隊長之命、日峯公、憂之、使、
用之助等、自撰^其長、皆曰、臣等、願得戴富岡喜左衛門、
公、許之、日峯公、退、隱于多布施、公、及、八十二、士、從焉、
及老、公、孫月堂公、別封小城、特命公、嗣子、衆說公、及、
八十二、士、輔佐焉、子孫、遂移於此、元和元年、公、戰死、
於大坂、實六月朔日也、年六十有三、法益曰、高甫道、
善大禪定門、葬于佐賀實相院中明王院、
○川上村
ニアリ

淨雪公、諱古明、初、稱喜左衛門、後、改惣八、父、諱貞明、
母、松隈氏、以享保十年、生于小城、資性、勤恪、有膽略、
博通、經史、旁、步、鈴、韜、經、江戶、邸、取、次、役、留、守、居、介、役、
神田橋番頭、至、留、守、居、役、增、賜、祿、拾、石、以、賞、其、功、勞、
於是、至、秩、祿、百、五、石、五、斗、公、所、著、衣、袴_{俗謂}、
僚、不、忍、帝、觀、醜、金、贈、之、而、敝、衣、依、然、矣、某、怪、問、之、答、
曰、諸、君、厚、意、無、辭、于、謝、雖、然、有、主、家、之、窮、甚、於、予、者、
未、可、私、之、也、某、赧、然、服、其、忠、實、安、永、三、年、天、使、有、栖、
川、親、王、降、於、江、戶、幕、府、使、我、藩、主、接、待、焉、是、時、公、為、
柳、田、留、守、居、役、領、袖、先、是、侯、伯、屢、蒙、幕、府、課、役、資、財、

蕩盡無復有餘裕。如我藩殊為甚。公聞是命大憂之。
百方畫策。遂不得也。意謂使侯伯竟至於此者。則非
幕府而誰也。仰資於幕府。亦何妨。若有累及主家。則
有死而已。斷然請諸幕府。以為不教。藩主不得
已。褫祿放之。後持赦歸家。至其子紹運公復旧祿時。
人景慕其忠節。至于演之戲劇。題曰土手鍋島忠臣
者是也。云。土手鍋島以儒耶在于幸橋內。向姬井塢
也。寬政九年十二月四日歿。享年七十三。法諡曰寒
叟。淨雪居士。葬于佐賀水江慶雲院。實我七世中興
之祖也。

自題写真

蒼顏白髮。萬死餘生。忝二千石。竟無盛名。林禽夕還。
山雀夜鳴。歸去來兮。得一居貞。

賣花翁

賣花翁。々々。家在負郭百花叢。一年三百六十日。
朝朝賣花向城中。東阡西陌繁華地。声声呼覺萬家
睡。妖艷隨人評。芳香任蝶戲。滿檐春風露未乾。紅紫
賣盡日三竿。囊中祇得數緡錢。一家妻兒生計安。憐
他純袴少年子。訪花尋柳只素餐。

歸山梨縣里垣村草堂

知得草堂猶有靈、曉猿野鶴護柴扃、一官愧我歸來晚、三徑就荒松特青、

歸田

戴雪芙蓉壽且尊、滿頭我亦著霜繁、閑中日月一壺酒、世外乾坤三戶村、蝶慕殘花飛不忒、人同頑石默無言、欲知老子出關意、須問玄玄衆妙門、

陶淵明

我慕陶淵明、氣格杳難攀、舒嘯風塵表、酣醉天壤間、沒絃琴韻遠、漣酒葛巾斑、惠遠雖許飲、愧入蓮社班、襟懷無適莫、悠々任自然、

賀東疇田久保翁七十分得梅

兒是崔妻是梅、孤山處士樂悠哉、田翁風流同處士、手栽梅花白水隈、盤根如石幹如鉄、万朶花發白皚皚、高標元嫌俗眼看、芳心只許素娥來、翁年七十老益壯、兒已煥手吐鳳才、援琴閑彈時排悶、廣韻唱酬每占斟、人間至樂存此裏、不似凡流老塵埃、我來賦梅為翁壽、風吹香雪落玉杯、

賀家君六十一初度序

谷口藍田君

名中秋字大明秋之助ト称

等ノ内ニ学ヲ元本藩ノ輕卒ナリ
島侯ニ聘セラルトナリ
邑校教授

邑主伴流夕リ明治三
十五年死八十一歳

嘉永庚戌之冬陽月十九日為家君花甲之誕辰不
肖中秋率弟妹妻子從母氏之後而賀之思所以勸
壽杯未得也若夫顯官貴職之使群有司奔走于庭
窺顏觀色巧言令辭稱其盛德以勸壽杯中秋不能
也若豪奴富兒之錦繡其体其旨其口觀此者列袖
環舞吹竹彈糸以勸壽杯中秋不能也然則遂不可
勸乎聞之子輿氏之言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
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今

也父母在堂兄弟無事妻子好合非一樂乎仰不愧
俯不怍中秋之所行雖未能如此平生所學且願者
不外于此則取以為樂何不可之有非二樂乎至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則萬々不當也雖然結髮詭畫
及年十七八歷遊九州既而游京師入江戶觀天下
之文物接天下之賢士凌東海之驚濤跨富嶽之絕
頂有時乎風餐不食有時乎露宿不寐凡天地之變
化人世之態度可愕可懼奔放者淵深者雄健者奇
絕者可以娛心可苦心者且摯身踐接之所學之道
德文章相映輝磨礪而蘊蓄于胸中則中秋雖不屑

豈無一二之可以授二三子者乎且二三子之學之
駸々乎不急則青出於藍冰成於水安知天下之英
才不出門下乎然則雖曰有三樂非誣也此樂也雖
以天下不易矣此可以少勸杯乎家君莞尔笑曰善
哉此則權官貴戚豪奴富兒之所不能也我何不醉
哉引滿自飲於是兄弟起舞乃哥曰黑髮蕭蕭白川
湄是我所栖遲食有菽兮飲有水聊可以陶慈眉滿
堂永和樂講誦充損簞嗚呼天下樂又何樂加之

送砥崎東陽歸伊豫序

我邦之民不知干戈者殆三百年矣固有學御有校

家有塾文運於斯為盛矣然而民俗靡弱國事因循
者何也此非待盡之罪也世儒徃々不知兵之為何
物高誇性命徒說空理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藉口此
赴文弱之弊也子之所慎齊戰疾不曰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成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論語之言兵不一而足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余之
在崎陽為諸生講四子七書左氏松山藩臣砥崎東
陽亦從余學質直而勉勵日列講筵者一年如一日
及左氏之業俟畢歸藩蓋以有長州之役也然則子
歸國之後將從軍於長州乎將從守國乎要之致身

以奉君此今日之急務當不負於所學矣左氏不言
年哀公八年吳伐我微虎欲霄攻王舍有若與焉及
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迁十一年齊伐我冉仲
左師樊遲跗溝衆從之齊師遁冉有用子於齊師故
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孔門之造致力於其國如此
非後世腐儒之所知也東陽臨別乞言因錄平日所
共講贈焉或在傍云東陽医生也先生所告不亦差
乎余應之曰夫医者死生之所關兵者存亡之所繫
均之司命也或執匙駢豎或提刀擣敵彼此互用何
不可之有况一部傷寒論亦是奇正虛實之謂而已

夫当国家有事則巫医百工亦宜尽力致命豈唯武
夫而已哉子不見伏見之役乎上林政重茶商也以
茶筭為号猶且從元忠奮戰著名青史人唯要知耻
好義而已又何叔士与工商哉而况於平生講道之
徒乎或唯々而退是為序慶應二年歲在丙寅中元
後七日聿之崎陽第一峰頭

嬉野温泉碑

嬉野温泉有名尚相傳神皇之自朝鮮凱旋也浴此
而疾愈因呼曰嬉故名焉以其医衆疾浴客群集及
至近年浴室傾圮泉脉漏泄且地勢接溪流当潦漲

之時必有崩壞漂蕩之患也。縣廳屢命邑令修治。闔
邑悼之。不应当此時有日社十八人奮然發憤。各出
財力營之。其肇工也。悉撤旧屋。鑿地深二丈。裂岩角
尺。鞏以石灰。防其漏泄。整其泉脉。且於幅員九丈之
中。縱橫連石。竄凡百二十丈。以導熱湯。中途設機。舍
之。溫暖適度。乃浮石坎。底皆穿圈孔。以疏污濁。是
以溫泉日新且潔。又分泉坎為數等。覆以廊廡。如上
等。則殊以画陶鑿坎。玲瓏如玉。傍架欄干。以為時息
之所。此役也在熱湯沸騰中。為之奏功甚艱。資財傷

殆。殆破家產。而百折不屈其志愈堅。日令北島君。聞
之。獎厲備至。於是日社踴躍。更相勉強。新令成海公。
亦貸千金助費。以明治九年一月起役。至十二年四
月十四日告成。木石之工若干。役夫費金万圓。嗚呼。
此十有八人。俱尽心力。永使居永。將利浴客治疾。其
功可謂偉矣。願後人保其心。隨時修之。勿墜此盛舉。
社負某。謁余。請文。將刻石以告來世。故記之。嬉野係
佐賀所管。今屈長崎云。明治十三年七月。

三月四日。拜仁孝天皇御葬紀其事。

鼎湖鼉去安在哉。雲容暗。不復回。傾海浮河蒼生

淚攀轅抱弓百官哀麻衣立雪三春暮王公將相皆
跣步五十万人寂香色此日種華者人嫌：遙聞蜚輿

度重扉蕭：閑未央影寒衣冕十二章永使万世仰

至德仁孝二字謚天皇

西鼓岳將之平戸便道見訪分韵賦贈

品定春蘭秋菊詞才名不敢讓其師君苗每見欲燒
筆匡子昇來無說詩花外青檣三月興雨中殘燭十
年思待他更得童珠返松浦烟波去訪奇

呈三条左大將閣下

子房容負婦人曰喘腔精忠膽氣雄汎海波驚三載

月牙門馬躍八州風挺身自試回天力隻手方看捧
日功吐握廣求岩穴士稀苓亦入藥籠中

曰回城用謙久富子藻陰舟瓊浦

南方火熱甚輕棹避塵俗離岸風先動穿洲湖幾分
成樓如在水香刹欲渡雲忽見蜚舩到一色。砲聞

函館雜詩新

不須兒輩費相思万里海山堪賦詩七十一翁康且
健秋尾八月入蝦夷

丹邱遺芳序

草場船山君

名康字立太一三舟山卜号
又立太郎卜秋又佩川君ノ

手多久家ノ士邑校ニ學ニ條崎小竹
君古賀伯庵君ノ門ニ時ノ邑校教
邑主伴読夕リ明治二十年
死六十八歳或曰六十九歳

孔子之武城、南絃哥、歎曰、割雞焉用牛刀、是孔子戲
言其實、喜治小邑、用大道也、我多久肥前一小邑、元
祿年間、邑主雄山君、深好學、建孔子廟、大振文教、於
是一邑人士、嚮風絃誦、洋洋、迄今不衰矣、明治維新
之初、朝廷首擢人材、諸國人士、爭應徵辟、而我邑人
亦与焉、深江有美其一也、夫先君之所以振文教育
人材、^其意固在于斯、而今我人士之處理國事、猶牛
刀解牛者、亦莫非前日割雞之力也、有美、最敦交誼、

頃者輯錄其以師友數十人詩、名曰丹邱遺芳、梓公
之世、余謂今之詩、即古之絃哥也、若使卷中諸子在
余^今日、則可傳者、豈止其詩哉、序伶悵然者久之、

明清八大家文疏本序

文章之盛衰、与氣運相關、世之有治乱、文章亦不能
無盛衰矣、國朝洎昔姑舍是、延喜天曆間、海内至治、
文章盛行、然槩不過詞賦駢駢、抽黃對白、以闢綺靡、
至四融華山時、氣運衰微、王室不振、相家專權、保元
平治以來、政竟歸於武門、歷鎌倉室町、至元龜、天正、
兵乱相尋、士皆事長檣大劍、學尚文章、殆將絕、僅賴

浮屠氏而得存，意亦衰矣。及元和偃武，奎運再回，幕府聘師儒崇道，朝野知嚮學。至元祿享保，豪傑並興，文章之道稍明，而未免疵癘。然其氣魄雄渾，光燄烜赫，足以觀氣運之方盛矣。天明寬政間，明氏大明，模擬鉅釘，雖可厭，文之体裁粗整，亦雅。虫魚頗為詳悉，其不切藝圃，亦不為妙焉。文化文政以來，治化愈隆，師儒多宗程朱，醇厚溫藝，而文章之道始歸正，人皆知歸向唐宋八家，亦未幾，十年文章與氣運為極盛矣。至嘉永安政間，洋學寢行，人心日趨新，遂以漢學為迂遠，四書六經束閣不讀。於是乎文章亦大衰矣。

及明治維新，國鎖一開，万国通交之道行，人心風俗為之一變。凡百事皆尚簡便，文章亦乃喜學洋文，靡然為風。文章之衰極矣。夫文章之衰極矣，則氣運亦得無隨而衰乎？明天子在上，勵精圖治，百廢畢興，今日之氣運，猶新造之時，將益盛矣。則文章亦安得不盛且振乎？蓋洋學之所以盛於一時者，則以万国通交之道行，不可不知彼之情狀也。苟欲知彼之情狀，不得不學彼之學，是亦勢也。然而今也，洋學方盛，洋文既熟，翻訳盡日夥多，留學西洋者亦繁有徒。於彼之情狀，莫不悉焉，則不必專學洋文也。於是乎漢學

復興、漢文亦頗行、撰著頻出焉、要之漢學譬猶穀肉、所以平生養身也、洋學猶藥石、所以去一時病也、洋風之入我邦、則外邪之侵身也、今也彼之學術既精、彼之情狀亦既明、則可謂外邪勢將折焉、宜服穀肉滋養其身、而復元氣也、雖然藥石亦未可廢、攻擊保攝並行、以奏治則、國医之良也、會畫估岡田某、廣明清八大家稊本、請弁其首、余乃躍然喜曰、如是乎、文章之道、廢幾復興而歸正矣、何則、近時文集之出、大抵不過刊点注叙一部文章軌範耳、今也至撰述明清八家文、則不以明唐宋八家也、加之明清諸家、宋

學士方正學以下、槩皆興朝元勳、勝國逸民、其忠義節烈足使人興起、賴此學焉、則不唯文章之益進而歸正、國家氣運之盛、亦不讓明清勃興之時也、然味之美者必有毒焉、如隨園菜舟之文、味之尤善者也、食之不慎則中其毒、稊者宜察焉、而國家之病亦在豐亨豫大之時、苟不能察焉、則有積薪措火之懼、咋明者能知之、乃國家今日之勢、盛則盛矣、然不免為病、內憂之人、心徒逐時風、輕躁浮薄、棄本而趨末、道德仁義將墜地焉、為國医者宜進穀肉以保全其中、不可徒服藥石而消損精液也、遂書此置編首、以

告誡者、并憂國家者云、

村上佛山墓碑銘

自古郡守縣令、有大功德于民者、民思慕之不已、至建生祠而崇之焉、門人弟子慕其師、而有生墓余未之聞也、余今於仙山村上先生見之矣、可以想見先生之德之盛也、先生名剛、字大有、初稱健平、更考左廚內、晚稱潛齋、考諱盛之、妣平石氏、先生以文化七年甲午十月廿五日生、其先出武田信玄之裔、福光氏國者、元和中、我國自甲斐來、住于豐前京都郡、梶田村、八世祖某無子、以企救郡小吏、村人村上盛光

者為嗣、遂冒村上氏、村上出於伊豫河野通信云、自此其後世業農、任里正、或大里正、至先生分產別戚、一家、以儒為業、年甫十五、從學于北筑_原、古處翁、及其嗣白圭、遂漫遊四方、与名家碩儒交、而無復常師也、天保乙未年二十六、歸鄉開塾、從游者日進、今已至二千有餘人云、先生學術醇正、事親他孝、謙恭、下人不慕勢利、最長于詩、其詩已梓行于世者三編、其詩之精妙巧、天下有公論矣、余不復贅也、明治戊辰、舊儒主小笠原侯、擢先生列士籍、給祿若干、欲以為儒貧、先生以老病辭焉、配安廣氏、先沒、有五女、無子、三

女皆逝、繼室以字津宮氏及岩谷氏、皆無子、以兄茂
曉子茂治、為嗣、時學于南紀而客死、嗣以弟貴之次
子恭、時廉塾有年、其文章行義可以克家也、門人
謀生墓介恭乞廉文、廉慚為雖行所敢當、廉之於先
生夙辱通家之誼、勢不可辭也、乃就恭之所託、記述
之、俛繫以銘、曰、峽有老庠、耽視負隅、遺孫涉海、豈
山之居、中世嗣絕、代興有人、亦出名葉、南朝遺民、賦
臥晦迹、鄉閭歸仁、乃至先生、以文代武、不朽千秋、名
垂海宇、蔚乎其文、豹皮勝席

源右將

善辯多々善將々、智兄弟弟互相依、如何尺布難縫
得、却為岳家裁嫁衣、

那古屋互硯哥

為唐津馬川
里正某氏

君不聞昔時豐公証玄菟、從軍幾方尽武夫、不用一
人善文士、要使彼學我國書、八道山河隨唾手、威風
所加如振枯、那古城高壓海水、北与雞林為唇齒、此
公胸中算久成、何難決勝於千里、飲酒高会夜繼晷、
玉山頽乎擁哥妓、忽報鼙鼓捧耒耜、呼起侍臣疏一
回、疏到日本国王处、凡捲逆鱗擊疾雷、呵汝何者醜
虜、吾为王則王不爾泄、更督諸將航海波、精兵何曾

減前拳、是行誓飲、鼻水綠、快刀所觸皆破竹、蔚山城
凍雪沒鬢、吶喊幾場、老命皮、碧蹄館孤歎、蟻聚、縱橫
苦戰、唯老秃、豈國故國大星墜、七年辛苦空涕淚、高
城依旧臨海圻、無復蛾眉佐歡醉、如今更剩幾星霜、
城堦只見草萋萋、田夫有時拾遺瓦、猶認桐花旧徽
章、馬川老人好古癖、購得片瓦曰趙璧、煤氣蝕霄堅
於石、百摩千等奈光沢、乃製小硯伴日夕、南面百城
意所適、恨殺諸將不善文、枉被黜兒欺封冊、

江上驅目

鶯啼客路長、雨膏清明節、柳絮不因風、老為江上雪、

佐用姬

妾思如海、妾心如石、道之云遠、君于役、山上下山望
君蹤、海漫、不可從、妾心如石、妾思如海、宛其佇
立山之崔嵬、

奉寄家君

晨昏定省動參差、杏、老雲隔所思、荒淫菊摧秋後
雨、雨林鴉宿夕陽枝、風霜催老親頻病、時事關心官
未辭、昨日西山見新雪、城中寒氣果何如、

所見

老松寒鴉集、江雲欲雪初、漁翁竿網處、落葉多於魚、

秀鄉事實考跋

佐野雪津君

名常民、榮壽、一、夕、榮壽、左衛門、
校：字：京師、
以：華族、
進：明治、
光緒、
八、十一、
歲、
三、十五、
年、
賜：元勳、
伯爵、

余嘗登唐沢山、觀其古城址、我知田原公之深算遠謀、有超絕一世者、於是低回不能去也、蓋下野之為國、山脉連亘、起于日光、起于日光、過氷室、鞆、懸諸山、東折止于太平山、而西南斗出之處、為唐沢、喚當聲崎、高數百仞、俯瞰八州之野、城在其絕頂、墜于壑、而壁于崖、山上大井、水常不涸、傳為無當、其西北三里

許、有蓬山城址、相為犄角、真天險之地也、公之築二城、實在延長永平之際、先將門、亂數年、蓋公豫察有世變、思鎮定之、故取要害之地、以為根柢也、既而將門果反、凶終甚熾、八州守介皆望風喪膽、獨公披堅城、蓄銳兵、陽示卑弱、陰觀其虛、一舉而殲大慙、即使公不勝、亦可以固守此城、以待京軍之至矣、夫有可退而守之地、故能衆可進而擊之機、非有深算遠謀者、其孰與于此、自公築城、相傳不廢者、幾七百年、子孫繁衍、世雄于關東者、豈徒然乎哉、頃者其遠裔及遺臣之後、在近村者、相謀建公祠、唐沢城址、以崇祀

焉、於是公之遺跡始顯於世、之論公者、徒知一戰
殊逆賊、而不知其運籌畫策之有素也、余因循之以
附于事實考之後、明治十七年三月、

平山省齋先生墓表

參國家之機務、而當外交之要衝、惟持民教、而誘掖
後進、有一於此、足以傳於千載、況并有之、如我省齋
先生者乎、先生諱教忠、字安民、稱謙次郎、省齋其号、
後以為通稱、考曰、黑岡治四齋、以擊劍事三春、（傳）此
塩田氏、先生弱冠、誦伊洛淵源錄、有以道學自任之
意、既而自謂為儒教人、不得志於當世者之所為、大

丈夫應顯君沢民、以報國家尔、於是游江戸、繼幕臣
平山氏、後嘉永四年辛亥、擢從目付、六年癸丑五月、
朱利堅國使節彼理入浦賀港、物情騷然、先生受命
巡視、扃門相武治海地形、安政元年甲寅春、朱使再
到金川港、二年又來下田港、先生往參應接之事、又
与目付堀利忠、巡視蝦夷、窮唐太島、遂巡東北沿
海而歸、四年丁巳、与勘定奉行水野忠德、目付岩瀬
忠震、赴長崎、会露西亞和蘭二公使、後貿易、（易）歲
輸丁銅之約、五年七月、補主物奉行、先是、先生屢進
秩加俸、至此、又有斯年、盖異數也、當是時、幕府政衰

內憂外患並至、而大將軍溫恭公暴薨、昭德公襲職、
升伊直弼為大老、大興光猷、先生坐罷職、居于甲府、
隔三年、起補函館奉行支配組頭班布衣、慶應元年
乙丑十一月轉二屯留守、攝外國事務、尋改目付、會
幕府奉勅討毛利氏、先生送老中小笠原長行、赴小
倉、監鎮西諸藩兵、二年八月補外國奉行、叙從五位
下、任回生頭、三年丁卯四月、擢若年寄并外國總奉
行、是冬受命使朝鮮、到京師、見大將軍政府公、稟使
事、會公復政權、赴大坂、尋有伏見之變、乃送公東歸、
補若年寄、移病不參衙、無幾罷職、明治元年戊辰四

月、先生被朝謫、罷居于家、頃之移于靜岡、從德川氏
也、先生為人沈毅堅忍、最惡宴安、奉身儉素、而與公
益救人急、莫所顧惜、幼好讀書、亦無常師、其在甲府
及靜岡也、集徒教授、導之不倦、雖在官日、弟子無飽
跡、先生起於寒微、陞頭達、當外交始興、議論鼎沸之
際、常用節于其間、拮据鞅掌、解份什理、盤錯者不可
勝數、其送長行監事于小倉也、諸藩兵聚懷觀望、逗
撓不進、而昭德公之卜適至、長行乘夜航于長崎、先
生知事不可為、晝夜兼行到長崎、則長行既東歸矣、
後先生常語人曰、余閱世故、當難局多、然苦心焦慮

莫過此時、一念及此、突然自失、爲三年正月先生遇
救、歸東京、卜居_于城北白山、号素山道人、自此他意官
途、以振張國教爲己任、周游東西、述教神愛國之道、
遂立一派、称神道大成教、信徒甚衆、堂概大宮氷川
社、額取、借官募資、再造殿宇、又奏請陞東京日枝社、
爲官幣社、先是先生補權少教、正兼氷川神社宮司、
及日枝神社初官、後累進大教正、叙從六位、二十三
年五月二十二日、疫没、壽七十有六、神宮祭主久迹
宮、賜諡曰素山彦弘道命、葬于谷中之聖域、配桑原
氏、生二男、長成信嗣、次英三、別成家、初余之遇先生

于長崎也、在安政丁巳之歲、一見知其爲名士、爾後
海内多故、音向不通、唯聞幕府有平山謙二郎、明治
中興余官於朝、先生亦在東京、於是日夕過從、益悉
其爲人、而与成信君最親善、頃者君持狀來、稱曰、先
考小祥忌將至、知先考莫如公者、願不朽之、嗚呼先
生既竭力於國家、又翼贊名教、可謂克成初志者矣、
因不辭而表之、

有感

德照隣邦豈偶然、此間尤要庶幾宣、水連東海三千
里、春麗明治廿九年、發達宜遵天地意、堅強不棄國

家權。積看跋扈西秦勢，欲逐群雄著一鞭。

江島曉望

飄然身落小仙宮，雙履穿雲駕曉風。大島烟浮空際白，富山雪映旭日紅。槎枒樹擁危崖頂，嶽巖波涵古洞中。濯足蓬萊流万里，披襟敢數楚王雄。

維府偶成

明治七年八月十三日
得家書慘然賦此

數行愁淚數行文，驚折家書報異聞。但喜慈親逃虎穴，更歎痴輩入狼群。終灰荒園區々宅，紅雨腥風处处墳。累跡長汙先主德，幾年治國事勞勤。
先主周叟自戢宴安如耽毒由來治國要勞勤七八故及

石谿水芭

翠石擁樓脚，潺潺溪水回。夜深疑雨到，推戶月光來。

魯居村僑居雜吟

厭煩卜偏境，避寒養殘病。江村天候早，春色動東坡。峰苗甕斑雪，池漾鵲綠波。吹面風力軟，出時興趣多。溪間行採藥，時聞牧童歌。野梅傳芬艾，山鳥促吟哦。晚歸啓疎牖，碧鏡妝素娥。對之浮太白，心共天地和。故懷塵事遠，真成安樂窩。

時錄畬

故府秋深少客來，夕陽吊古且徘徊。地連層嶺三方

擁海接長天、一面開、累世勲勞基霸業、隨時將畧綱、
人才、而今誰降墳無數、墜葉蕭、掩莓苔、

遺興

副島蒼海君

名童種、ト号ス次郎ト種屋一、一學人

慶君ノ二子出ラ副島氏ヲ副ノ校吉南

二學ヒ京師江戸長崎ガニ時ノ藩校

教授タリ惟新ノ元勳ヲ以テ華族ニ

列シ伯爵ヲ賜フ明治三十八年薨ス

七十
八歳

茫茫一神界、無始又無終、遠近高下、大道之攸同、至
大元無外、豈復有所窮、然而人灵善、亦得班其中、

寄七子二甥

汝父一棋局、有時伴友僚、乃亦摧破之、命汝烈火燒、
君子惜寸陰、令德要懋昭、志士苦短晷、不道張日消、
視善靡不為、何意。明朝、歷覽古今書、無暇知寂寥、
汝父不肖甚、五十悟矜驕、汝才足記此、今復寄茲謠、

岳武穆墓

嗚呼岳公何早死、若不早死、國之祉、中原可復敵、可
殲、王室豈至咏如燬、奸人悞國古來同、忠而得死不死
獨公、唯公之死、在慘怛、唯公之忠、在大忠、帝鑑孔章
灵在天、墓木南、白悲偶然、鼓厲天下忠義氣、後賢宜
須則前賢、千載之下、歎高義、自東海來表敬意、惟時

十月天如拭、湖山呈送清明色、

次韵吊頂羽答曾根俊布

鳴雁枯蘆天欲霜、烏江暮色正茫茫、沛公孫子今予在、鼓棹中流吊項王、

秋興

近日朋曹共白頭、可知吾亦邁春秋、身如有覓還無覓、心似帶愁常不愁、逐節去來雲際雁、上波上下水中鷗、仲雍秦伯存遺跡、富廉繁華是此州、

留侯論

夫以一人之身、共一人角、此小勇也、天下有大勇者、

以一人之身、共萬衆抗、威震天下、驚動四海、餘勇所加、英雄生心、是張子房之勇也、子房一推在秦皇全盛時、涉等劍舞、實俟祖龍死之日、天下勇孰愈於子房者、子房勇根於義、以五世相韓、故尚秦以韓、以其讐不戴天、勇故浩乎弗可禦、秦滅則子房宜引去、而送^漢王至褒中、猶有天下大義者存焉、意謂由是以後、劉項爭興、則安天下者劉、^而項忌、項賊而劉國害於民、故常三致意於劉而不忍去也、他日劉高祖則曰、天以良授陛下、誠以安天下為之大義、夫安天下者、不能復思韓王、或不復思韓王、信子房勇、誠復

決然

義論

夫論義者常以為仁之一節耳茲論非也夫義者以
勇精德為名決果敢毅是其行武勇進德是其行健
邁剛耐是其行弗拒弗容是其行非如仁之汎愛無歸
善節目今夫人愛情過癸則失全體力仁之弊也勇
猛心興而助張威生義之則也受天下兵於金剛一
城軍五百以摧破之柳氏之行也勇之精也以一鉄
椎壓万衆威實令天下生心張子房其人也勇之進
也黃石公教之而後知勇耐義之精進行也義成而

高祖師之以良為在天授仁傳而義能到之智思而
義能裁之礼行而義又隨焉是義万行之仲也哉

智論

智者知也知行事之所宜為而能與義抱合則義者
之知也與仁抱合則仁者之知也與礼抱合而適宜
道立焉是以智為万行之宰也有人於茲智以為民
任而不合抱于義于仁于礼者此邪知也有神於茲
雖有義有仁有礼囿于知何為神明之德也故智在
天為正在人為邪自古性有此事也崔浩劉曜大
江廣元之類有知如此而弗畢于正可惜焉昔天之

茫茫在神明之德、只有仁義礼智而已、有物於茲、未
能畢于義、不能比于仁、不能準于礼、而仁以為憂、而
智為計量、以必謂令彼精神、与体分離、而從变化之
道、則彼漸次改旧想觀、亦自神明之已在彼為恩德、
在我為多傳類、此兩得也、夫神未以天為專有、猶茲
共同之理也、礼則恒謂若茲乎、我無專制之權、而彼
物或拒之、則如之何、令或决之、或曰、以余察之、礼制
未不可、而仁智思量、是以為目的也、此在我無損、在
彼為多益、故至今人不欲請於神、而神明之者、神亦
不神明之也、不有目的者乎、故時、有怪妖奇異、人

以為天变地妖人厲者、神實誘導之美於為神、美則
願、々則得、亦智之巧思有茲事也已、弗在於茲、而測
天者、徒以為可畏之觀、於是有陰罰陽報地獄天堂
說、天未如是其愚且侗也、且人宜做天之仁義礼智
之行也、

松原社大紫記

原田紫陽君

名種興、字子童、一

教本郎卜

稱、不穀、初君ノ曾孫、藩校

學、昌平校

時、少舎長トナリ、藩校

教、不四十

明治十一

贈正二位公、即世之翌年、旧藩之士民、欲戮力建一

廟傳之於永世、以不忘其德、連署請于朝廷、得允裁、於是欲就于春日山而置廟、即瘞公之毛髮之所、在治北二里、以其遠而不便於諸事、更議相攸于日峰社南、欲拓開社之旧境、以至南垣外、沼上、与旧庙列置、請于家事、亦得許可、日峰社者、国祖之廟、世變之後、請為私廟、司家事、取者也、家事、取者、司先知事正四位、公家事者也、乃以今茲明治六年春、初興土木、請家事、取董其役、凡祭祀之事、皆委焉、士民喜躍如赴於父母事、爭獻貨財、瓦石、執力役、七月、新廟成、闕宮前殿階、礪垣、籬皆極清潔、而無有僭者焉、家事

職又僑修治旧廟、且奏請于朝廷、近數山社於其北、營築並作、以其或用旧材、或仍旧貫省工也、二庙先成、而壯麗比旧有加焉、數山社、亦国祖之廟、旧在北大星阿、距治二里、盖以諸庙在各地、不便于祀祭、恐後世廢闕不修、故集以為一也、德号之曰松原社、以傳百世、是地也、環以清流、老楠森蔚、三宮真立於其中、右接城隍、左通市廛、後連泮宮、松林翳焉、前則屹峙、即為日出時、衣冠之路、今也、貸其南北、側於市人、逆旅、旗亭、列焉、是歲十月、迁宮、敝主之役皆畢、以

其十一日初有大事于諸廟七日而畢其間許遠迹
上下隨意取樂蓋請之于縣廳也於是市人分東西
部合後各出奇以助歡先以茅一神內之左右為飾
花之亭去瓦在右池坊在左又其左及茅三神門前
為待客之茶亭展觀演劇之場參錯於其間金鼓与
絃哥相親加以村間之雜樂喧鬧如沸夜則万燈齊
点炫耀祠前更自市街至村巷皆揭燈于戶外以祀
之方里之間皎如白日賽謁之人頂背相軌人車之
色昼夜綏輶既而期滿情意未款更請延五日境界
於是一變茶亭之偃蹇如伏者（蛟）起為層樓重閣綵

纏裏柱被欄者如綃而嬌態曼曼呈技於其上遠而
望之如天仙御風五雲弄舞而從之下則挽樓車盪
樓船覺飾錦繡紅旗搖鋪幕飄而兒女之纏綾綴凝
脂粉褊褻舞宛轉奇者羅列于上下如憑夷擊鼓湘
妃鼓瑟而童女爭舞皆記其村字市号東西來集於
祠前者十有餘其他魚鼈曼衍縱橫交錯如織道路
嗔咽紅塵漲天蘭香薰日觀者應接不暇左右則碧
櫺紅樓並棟連臺繡箔珠簾隔路掩映游人飲士在
其上哥呼喝采以為笑樂者幾百人真如華胥之夢
可謂盛矣蓋祖宗之有勤勞於國事藉、乎口碑野

衆而士民之衆洪汎非一日也況先公之威明震耀
乎外蕃功德蒙被乎海內天子賜之以殊爵列國重
之如父母苟在是國親奉其政者誰不觀感而興起
乎夫人有德則思々而不已則言々而不已則奇々
而不已則生祀之（通）享之淫佚之餘狂奔舞蹈亦勢
之所必至其愛慕之情蓋如是而後初足世之區々
者凌拘于儀文或後其若狂此爲足与語斯道哉昔
者孔子觀蜡曰賜也樂乎子貢曰一國之人若狂何
樂之有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沢非尔所知也夫
蜡猶然况於斯祭乎嗚呼戊辰以來天下之大勢一

變幸未先公即（世）以來治体又大變人情随易旧故
不親吾不知數年之後果如何也古人曰君子之沢
七世而斬如先公之沢未可遽斬其裡祀于後世也
必矣然以今考後則欲再觀此盛恐不可期矣則生
於百年之後而欲觀今日之盛者舍文字而何賴焉
則後之觀者將有感慨于斯記

淨海墓下作

法華萬卷托竜宮成就生民濟度功來泊平公塔下
月浪華西指水連公

芳野懷古

櫻雲夾路遠層々、遺恨無人說廢興、日暮東風落花
急、寒禽啼上延元陵、

失題

萬古風雲氣千秋日月心、聽雞草堂雨、憶古獨沈吟、
寄懷副島謙助在東京

同橫一劍入東州、何計獨歸卧海陬、好夢有時千里
外、與君又上墨樓、

成富君水功之碑

久米易堂君

名邦武文一郎ト稱ス藩校

長トナリ藩校教授タリ維新ニ達シ
目史編輯官大學文科教授トナル天

保十一年
生ル

環島水有奇狀、其代天成功者誰、成富兵庫助君也、
君諱茂安、姓大藏、其先漢部、由韓土來、傳文火興、
織、黼黻大倭之盛治、後昆奮武、天慶之乱、大藏春實
未淫荒紫、因留處焉、世襲太宰職、迨至寛仁、裔孫種
材攘女真、其族繁滋、在筑前為原田、在筑後為三
原氏、而江上成富氏著於胆前矣、初壽永西播、原田
種直首唱勤王、鎌倉有興、江上氏始徙胆前、其後分
為吉里氏、四世諱良種、始稱成富氏、曾孫諱種秀、屈
竜造寺氏、是為君曾祖、々諱種貞、多戰功、父諱信種、

兼姻辭命以永祿庚申生君於佐嘉郡益田君年十
七始從軍討賊二十攻訖後一月十勝隆信公勳賞
稱十右衛門三十三征韓師起直茂公擢將先鋒隊
堂報事名獲屋豐臣太閤召見聞君唐島吉州咸興
等戰狀不勝壯快方食舉椀盛酒曰壯士飲之舉座
稱榮其武如此四十一弭南東師還日亂已歸矣富
國之道可專講也乃尽力勸農墾山野填斥鹵疏川
閘渠薄封十郡山蔚而野潤莫不存厥績而以此島
之剽閘為最大工也登島北瞻則山嶺層複天山起
西脊振聳東其水右泻右注鍾八百八溪而就平地

急流箭直河濶水壯群壑皆花岡花蝕剝淘汰石英
雲母隨流而下水清而甘浩沙如雪日採金銀光雨
潦至則暴漲如万馬脫羈絆堰樹轉石潰決四出其
害不可禦也河水過此濶九十間南為嘉瀨川入海
東為多布施川自古設閘曰北村石閘佐嘉城利害
之所繫故君特殫匠心就北岸築洲背勾旁沿流以
蔽川口曰象鼻長四十五間濶五間漸狹至三間止
措盤石鎮之曰龜石之島北角相距僅七間交互對
峙曰天狗鼻兩鼻固築石為基乃以土豚堰本川之
流水一頓而逆流撞減龜石怒跳砰礮入兩鼻之間

則較寬將倍闊既旋回而南乃左右支吾漸狹寸間於是造石閘以吞之閘五間水底設暗障以蔽其前餘水落堰下乃成是良設水閘曰良取橋平水半閘涸皆闔漲皆用故佐嘉無旱涝其他制水杆沙多听敷設用巧精到其慮甚深遠矣今石閘寬文廣成造從君遺範也後人慣利而不講其所敷設寢殘夷又洪水輒蕩決土脉修補苦煩至寬政際以石代之猶據天保之季迫象鼻築石堰則其觀美而勞省從是游涉不決龜石漸沒水暗障不可復見古者水深三尺今則不及半泥沙及半泥沙及田蓋悔之矣君既

修源乃遵下流紆餘曲折以至佐嘉左右派如繆篆域中五千戶無不依流郡中水田九千餘町受其浸水獲稻無慮十五六万斛生齒繁息及十万口余巡諸國未見水利之委曲如佐嘉者也佐嘉俗每年仲春闔石閘而漚下流曰涸落季春每户祭水神編蓼為盆画紙為旛挿青梅枝泥猴為贄結蓼以盛供饌号曰兵庫盆豈君所教邪抑繁君也神埼郡水不周乃修窪山源流穿累十餘町故之豺谷為田手川潤井餘村三根養父二郡綠今歲河數遭汎濫乃築大堤距岸百餘步起千粟至坂口而募條蕩背植楬樹

今老翠蒨葱連三里、堤外之民不復知水患、望以仰
景行、杵島郡成瀨、馭乏水、造大日村水閘、引塩見川、
茅野化稻田、每年村民就潮泉寺、為兵庫祭、不飽、肥
前水善相山趾、築堤以貯水、至秋灌田、名曰堤、亦君
所教也、曰郡燒米堤、灌白石鄉、獲稻三万斛、元和以
降幕府、數課諸藩、築江户大坂、名古屋諸城、君必往
督蒭工事、按圖配布石、及主者操工、不復移動、曾奉
君任其工、疊成甚完固、名勳諸藩、加藤清正以証韓
役、蓋識君、及修熊本城、招君俱巡視、曰、非御無可共
治者焉、君寬永甲戌九月八日卒、年七十有五、壯歲

孰孰士卒樂死、晚季從版築、草舍露息、与役夫同寢
食、衆悅趨工、其遵水也、循性操縱、不敢逆、前武後文
其揆如一、可謂千古之偉人也、勝茂公以四子直弘、
属君鞠養、君避祿讓之、公別賜六百斛養老、直弘二
兄仕幕府、而獨留仕舊、故成富氏為舊臣首、君子孫
襲養老祿、亦世為番頭、邦人甚重名、古者有名代部、
君亦行古之道歟、雖然君豈惟賴祿傳名哉、肥前貴
賤男女、無不知其名、近年河水不修、思慕益深、謀建
石島中紀功德、正三位勳一等伯爵副島種臣、江上
氏之胤也、作題字、余因蒐其譜、叙述梗槩、垂諸不朽、

明治二十有四年六月

古川君之碑

我忠宣公、有純忠之臣曰古川君諱松根、通稱典一、自少事公、終始一節、公薨、殉之初、公之薨、君上野田、頌容、深川、亮藏、及余四人、主葬事、設局、君舍、時神葬、草創、因延橫山由清、蜷川式胤、商定儀式、君自執筆、因画注記、兩日而備、明日殯、君將相、今三位公、顏、靈、壘、呼余、問銘而作之、案、淚、滂、下、流、紙、去之者二、既殯、畢、掩泣還舍、私頌容移局、昏將罷、君留而勞之、自盛^{（麦）}酒、四人各爵一爵而散、明朝納墳、銅牌成、君招

余、書室、謂曰、大納言重官也、為後世慮如此、為是、自研墨、書碑、筆法適廉、熟視曰、可矣、鑄以歆金、余出、君乃勸孺人香田氏往、拜柩、於是舍內無人、布洋毯於正室、端坐、自又、孺人還、驚惋、匿、馳、往、視、則利又深、截吮而既殊、孺人泣曰、昔日作淨白屏風、豈為有今日乎哉、乃展而藏之、年五十有九、實明治辛未正月念一日也、葬在公墓、後望其冢者、識與不識、莫不愴然、感動、古稱慷慨赴義、易、足容就死難、彼可以死也、猶且為難、况殉者國之大禁、君可以不死、而我不欲生、殯殯三日、所以報公周詳、無遺、避人耳目、神色自若、

是豈尋常人之所能哉。考其行事，亦有大異於人者。
烏君，名璋，傳綢，妣橋李氏。君其第三子也。文化癸酉
十月，生於江戶櫻田邸。明治公生，淨穉夫人，命俱游
遨，及長，穎悟多才藝。夙為公所器，及襲封就國，特賜
祿十田，別成家，以為近習。其學通典故，致意翰藻，和
哥秀逸，書西及美，運筆如流水，姿態秀動，不佞規矩。
又曉音律，善相刀劍及器具，受衣文於高倉家。其修
潤辭命，应手衡吻，如珠走盤。凡公之贈答燕饗，內外
之儀式，服飾器財，应用之物，兼意立辨，輒彬々可觀。
為近習二十年，陞為其長。又十四年，聽行走，自便七

年，常景隨，不離左右。蓋公亦不能離之也。知遇之深，
且渥，不能不自死。人皆悲其志，然是未足悉君衷也。
君逢遭明主，自識稟賦以補拾，自任雅而不僻，俗亦
不流。要在穩當適用，橋然之行，謬々之論，皆非其志。
故在內，上機密而無所建，等儕顯用而無所競。毫髮
優渥而無所誇，耀然當其所任，則直往不讓，毀譽不
顧。榮辱不忤，惟誠以致身，不自有也。家在城東，衡茅
蒿疎，号楠園。又号寧樂園。晚徙城北，宅地較寬，庭隅
祠人麻呂，花并雜植。凡月蟬蛸，明窓淨几，評陳古今，
吟咏自適。望之如神仙。与余居近，君聽自便之歲，余

入侍公。因親知君為人与君臣之際。君軀幹不甚大。眉目清雋。性不修邊幅。然容止自可象。其在君側。狎不失敬。畏不忌愛。是其所以全恩眷久而不厭也。子德主仕。今公為家扶与家令。深川亮歲。懷心輔翊。家道頃者亮歲。謀余曰。古川君之事。耿然在心目。每憶之。使人警發。今其墓木拱矣。而我髮已皤。恐遂泯滅。不傳。欲建石告後。子其撰文。於是公子公女及知君者。皆悅贊成其功。今公賜題曰。純忠之碑。嗚呼。我藩養士三百年。恩德甚深固。晚節得君。播美於天下。君沒而藩廢。天下無私民。雖然。士為知己者死。主沒之。

義。終古不滅。聞君風節者。其知所興矣夫。

田峻十二月詩并序

余久住京城。聞雅頌之音。非不愉悅。但疎野成性。每出郊外。過擊壤。則浩然發興。為嚮買地於目黑村。督耕有年。頗知東國月令。因賦十二絕句。與野老共咏之。題曰。田峻十二月詩。信父俚調。亦足以資採風。則君子幸正之。黃獨苗肥。竹笋抽。一犁細雨。溫似晴。正逢播菽好時節。芳草如烟啼勃鳩。獨怡竹笋皆目黑之美。四月。村南村北摘茶歌。一半蒔杭一半禾。門巷無人忙燕。

々、紫藤架下落花多。東國乾田近年盛種早稻及桑

黍、老梁華麥未薈、南軒午氣醉蜂兒、秋園月令君須

記、正是葡萄欲熟時。葡萄特熟必蜂兒集來

菊籬黃綻芥莖肥、楓葉黃著霜蕎雪飛、最是秋郊堪画

處、夕陽駉稻一牛歸。十月

霜氣成花東、菱田窮陰日月少晴天、城南泥路車埋

輻、蘿蔔如山不抵錢。十二月

新編七潮人海志并序

卷之十一 詩經卷第十一

46.342





